

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

小說新報 第三年 第八期 目錄

●封面

胡律園遊戲冊頁第八幅

●插畫

方蘭坻山水冊頁第四幅

南洋蘇門答臘內山著名華僑家庭合影

方蘭坻山水冊頁第五幅

上海名花秦淑貞小影

蔣恆軒花卉真蹟

上海名花愛廬小影

蘇州名花妙香樓小影

蔣恆軒花卉真蹟

北京名花小紅小影

●短篇小說

清代佚聞 德菱第二

哀情 小說 悔

(林紓)

(瘦鷗)

目錄

清代佚聞 紀雅薩克之捷

倫理小說 一年

軍事小說 刀環夢

哀情小說 折柳飛花記

社會小說 納袴子

哀情小說 雀屏遺恨

社會小說 鬧房鑑

家庭小說 曙星淚

●長篇小說

豔情小說 同命鳥

哀情小說 井底埋香記

名家小說 真假婚書

名家小說 天作之緣

●談薈

墨隱廬漫墨

技擊述聞續錄

(綺綠)

(廬父)

(少芹)

(懺紅)

(劍山)

(虹俠)

(秋水)

(鴛痕)

(定夷)

(瘦鷗)

(莒狂)

(之棟)

(定夷)

(鴻壽)

懶。移。記。異。

(綺緣)

蕭。索。室。隨。筆。

(劍舒)

季。廬。筆。記。

(季廬)

● 豔藻

怨。女。詞。

(王郎)

擬。某。生。致。某。詞。史。書。

(秋心)

代。某。校。書。致。某。君。書。

(詩隱)

● 藝府

文。選。

(定夷)

詩。選。

(定夷)

詞。選。

(定夷)

曲。選。

(定夷)

● 傳奇

星。劍。俠。

(東園)

● 彈詞

芙。蓉。淚。

(醒獨)

● 諧藪

短。命。壽。文。

(詩隱)

羣。仙。中。秋。遊。月。宮。記。

(秋水)

蘭。盆。會。賦。

(詩隱)

空。心。大。老。官。傳。

(詩隱)

滑稽新語二十二則。

● 謎海

別。有。會。心。室。談。虎。

(惟一)

謎。錄。

● 補白

名。不。備。載。

御

著
超

畫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仇十洲仕女冊頁

實父仇先生為有清一代唯一之畫家尤工仕女袖之細已入化境宮庭之內粉和之潔就以藏得一緜為寶不肯輕以示人因之仇十洲真蹟吾人不見輕見本局益覺得與陸叔同氏仇十洲仕女冊頁一部用珂羅版精製印行與原本無分毫之殊紙張極大紙質尤精每紙僅印一而合之則成一畫分之可錄以策架懸為精品崇拜十洲者幸
一元六角 外埠加郵費一角

蔣恒軒花卉冊頁

蔣文恪公恆軒為南沙之子由傳職仕至大學士應制清雍正乾隆兩朝以事名海內流傳家傳尤工花卉每有進呈純皇帝輒稱賞不置有師承之法之御題人皆以為南沙有子也本局近覓得恆軒花卉大冊十二幅此畫非坊間所印之贗品可同日而語且係用珂羅版精製與原畫不殊絲毫為貴重名畫起見每紙僅印一面此張極大紙料尤淨合之則成一畫分之可錄以策架懸為書齋客室之一元六角 外埠加郵費一角

費曉樓仕女冊頁

費曉樓先生詩丹畫為有清畫家所稱仕女與仇十洲改七張二人之名本冊頁凡十二幅描神之細看意之工俱造極端先生且善吟詩每幅均有題句亦復香墨並倫本局為貴重名畫起見每紙僅印一而合之則成一畫分之可錄以策架懸為書齋客室之一元六角 外埠加郵費一角

古畫

內宮皆極名貴之作共計六十四大幅略舉如下(一)花卉有畫自也王翊客文徵明馬江吾彭玉堂等之作(二)山水有倪雲林趙孟頫石田仇十洲吳梅村查二瞻項景范等之作(三)山水有沈周周文徵明等之作(四)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五)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六)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七)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八)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九)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十)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十一)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十二)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十三)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十四)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十五)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十六)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十七)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十八)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十九)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二十)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二十一)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二十二)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二十三)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二十四)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二十五)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二十六)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二十七)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二十八)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二十九)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三十)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三十一)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三十二)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三十三)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三十四)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三十五)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三十六)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三十七)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三十八)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三十九)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四十)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四十一)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四十二)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四十三)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四十四)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四十五)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四十六)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四十七)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四十八)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四十九)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五十)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五十一)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五十二)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五十三)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五十四)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五十五)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五十六)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五十七)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五十八)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五十九)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六十)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六十一)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六十二)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六十三)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六十四)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六十五)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六十六)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六十七)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六十八)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六十九)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七十)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七十一)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七十二)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七十三)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七十四)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七十五)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七十六)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七十七)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七十八)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七十九)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八十)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八十一)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八十二)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八十三)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八十四)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八十五)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八十六)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八十七)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八十八)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八十九)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九十)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九十一)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九十二)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九十三)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九十四)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九十五)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九十六)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九十七)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九十八)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九十九)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一百)山水有王翊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翊等之作

方蘭坻山水冊頁(四)



南洋蘇門答臘島內著名華僑家庭合影



方蘭坻山水册頁(五)



常與移樹影免檻
泉聲白石猶有
其法 吳興陸叔同氏
珍藏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影小貞淑秦花名海上



蔣恒軒花卉真蹟



吳興陳氏珍藏

上海名花愛廬小影



蘇州名花妙香樓小影



蔣恒軒花卉真蹟



吳興陳氏珍藏

影小紅小花名京北



短篇



小



說

告 廣 書 新 局 書 華 國

(訂)

(增)

黎 黃 陂

軼 事

出 版

黎公元洪既為革命元勳又任民國元首功業政治久已彰彰在人耳目間至往事感聞世間無專刊之書知之者殊渺江都貢少芹先生曾撰武漢報界籌政閱時甚久所交多黃陂侍從故於黃陂軼事知之甚詳本局特延先生編著是書搜羅宏富事實翔確非拾報章一鱗一爪之作凡尊重黃陂者不可不讀是書莫不爭誦是書出版以來大受社會歡迎茲經再版持加入黃陂最近軼事一語一動皆與今日政局息息相關如反對復辟及被逼退位府第遇刺脫身虎口等事皆世人所亟欲知其詳者茲編無不加入全書總目如次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軍官時代之軼事

第三章 起義時代之軼事

第四章 南北統一時代之軼事

第五章 二次革命時代之軼事

第六章 困處京師時代之軼事

第七章 帝制發生時代之軼事

第八章 雲貴稱兵時代之軼事

第九章 繼任總統時代之軼事

第十章 復辟時代之軼事

第十一章 旅津時代之軼事

第十二章 結論

卷首冠以黃陂偉照三編製版極精一黃陂就任總統後之偉照二黃陂全身偉照三黃陂任副總統時之偉照全書一冊並不加價仍售大洋五角



短篇小說

清代 佚聞 德菱 第二

(林 紉)

李容。江南廬州巢縣人。以甲午舉人。謁選入都。攜其十三齡之子玉尊。居其戚吳侍御家。侍御以能棋。故與入八分公奕。隆為友。過從甚密。李亦善棋。而能書。隆公一見稱美。謂侍御曰。李孝廉天機清妙。與之晤對。終日弗倦。余有幼女柳枝。年十四矣。其弟阿福。甫十齡。邸中乏一教讀。然柳枝頗能詩。得李孝廉為之師。思路當更清。潛惟余頗清貧。僅月以二十金供孝廉。不審其能從我否。侍御笑曰。咸同之朝。官翰林者。月處一館。不過四金。今二十金。乃云少耶。唯上公能否容其幼子玉尊入邸。公曰。卽盈盈如玉。雪者。耶。年幾何矣。曰。十三。公曰。可。吾滿洲人。以脫略高爽。為上得玉尊。伴讀亦佳。遂約日置酒。延先生。容既受聘。戒其子曰。阿尊。我父子。囊人。猝入朱邸。爾跬步不宜輕出。尊曰。吾父第行。兒可留吳翁家。或能自課。容曰。阿尊。自爾失母。吾一日未嘗去汝。汝今文選漢書。各背誦。至半部。不如更從我朝夕。以竟其業。男子眼中。宜不着貴賤。第行吾素足矣。尊遂如言。既入邸。女弟子出拜。雖不髻而辮。而肌理如脂。眉目如畫也。尊亦白。督敏妙。彼此對立。如玉人。公見之。愕然。容遂命尊入謁。夫人。夫人年已四十。而婉妙如三十以外。見尊美。麗而嫻禮節。則大喜。既授書。阿福少鈍。而柳枝慧倍於常。女尊慎守父訓。與女不交一言。女晨出而午入。

治針。可二時許。乃更出受唐詩音節。柔婉聲若繞梁。而飛尊每讀書輒輟。而傾聽之時。以眼角斜睇。往往與女波相接。則又俯而讀書。時二人雖年少。無猜然已兩兩心印矣。公亦時出與容談棋論書。見尊終日伏案。而書法更柔。而能剛挺。而近媚。乃大稱許。然以宗室平民之界無壅尊之心也。於是二年容得良鄉知縣缺。頗腴沃。而尊讀漢書文選已畢。年十五矣。公大置酒。爲容父子送行。尊入拜夫人。夫人泣然曰。玉郎處吾家二年。余媿不盡禮。玉郎或不見罪。尊唯唯。更揖柳枝。柳枝雖強笑。而眼波中似欲有言。乃爲禮所格。無敢輕出一字。容既赴任。遂以資遣尊赴巴黎留學。

時爲光緒三十二年三月。都下紛傳立憲言人人殊。而孝欽太后方失德菱女士。頗欲以人代之。聞柳枝名。卽以懿旨。召入禁。隆公既喜且悲。喜則其女得侍東朝。或博郡主位號。悲則太后年高。喜怒無恆。恐將以此得禍。顧柳枝則夷然一無所怯。準備入宮。公爲製美衣數襲。柳枝曰。無庸也。東朝果見悅者。當有賜賚。吾家雖窮。極美觀。終遜宮製之佳。不若仍以常服進東朝。或矜清儉。而美阿爺之廉。素公笑而允之。夫人則淚滋於頰矣。時孝欽方駐蹕南海。德宗皇帝不豫。獨居瀛台。隆裕后與帝別居。自瀛台至后寢殿。路至紆曲。然后於晨光未動時。已朝儀鸞殿。實未敢自至瀛台也。女既入宮。隆裕后一見卽悅。特孝欽恩眷。不如德菱女士之深。時李崔二巨璫方用事。徵醫之詔徧天下。諸侯各以醫至。人多藥雜。崔奄又希東朝旨。時與御醫詰駁。兩宮御藥之房。劃然不通。有無女晨朝儀鸞殿侍孝欽。櫛沐軍機入朝。女則與諸宮眷靜默侍丹宸。之後。孝欽季年。服飾較前爲遜。雖珍寶山積。稀所進。御帝雖瘖喘。然尙臨朝。女見帝蹠起。甚艱心竊憐之。顧無敢形諸顏色。防孝欽不測之怒也。

南海本爲古苑。結構幽邃。女別居。與殿門少遠。孝欽午睡。例得退居。作家書。上其父母。女偶涉筆墨。爲宮詞百篇。顧未能就。余僅抄其數首云。紛傳小苑牡丹開。拂柳分花小。輦來行傍菊籬高。履滑夜來雨。長一分苦。深宮侵曉試新粧。習習微風扇早涼。朝罷一聲傳御膳。宮娥捧盒盡鵝黃。殿門垂近整宮鞋。俯首時時患墜釵。老佛向儂微一笑。大家來門入仙牌。(八仙牌爲孝欽自製者)新霜已降薄寒凝。曉殿沈沈未熄燈。怪道內宮侵早集。明朝御駕謁西陵。女深秘其稿。不以示人。近年始零星見之。及十月十九日。帝將大漸。宮中紛亂無紀。而御醫分班進御。皆請脉東朝者。帝不之與。卽侍帝者。東朝亦不聽入。二十一日。帝崩于瀛台。二十二日。孝欽相繼升遐。內監爭竊禁中寶物。一時大亂。女隨隆裕后哭泣。喪次極力侍后。后哀戚中。頗以女爲賢。少帝立。攝政王監國。后遂聽女寧家。唯命仍當。不時入宮。女得出。公夫婦相見。大悅。仍除舊舍居之。

宣統三年。女年二十。武昌事起。少帝遜位。公欲殉國。夫人謂阿福少。而柳枝未有壻家。不聽殉。然皇室經費雖定。而俸祿弗及。莊田復荒。邸中漸貧。而大藩數人已避地析津。正月十二日。兵變。公邸在東城。聞礮聲。蘇拉奔入。語曰。革命黨人入城矣。公曰。命已革矣。胡尙有革命之軍。吾意必有他變。語未卒。邸外已大譁。鎗聲續續而動。有數卒以鎗刺刺門。呼曰。趣開門。此貴人家。宜有金錢。王爺家財。得諸國民。今國民還索之。王爺吾輩不勝。滿苦當乞川資還鄉也已。而集者愈衆。有三數人已奔至垂花門下。公知不免。遂挾夫人及柳枝。阿福避入後圃。花窖而邸中。鸞聲達曉。遲明視之。資帑一空。書畫紛落。蹂踐有斷。其一。段以裏洋鏡者。晶玉之器。小者已亡。巨者擲碎。庭墀之下。蒼涼如經兵燹。公及夫人咸大悲。而女所居之書屋。

幸肩鑄未動內廷所賜珍物及金錢咸貯書篋之中。卽詩稿亦完整。女悲極。却用以自慰。而家衆亦漸集。公含悲命稍整理。衾褥幸在。後兵退。匪至。舍人嚴扃其扉。護存百之一二。而公已清貧如洗矣。越數日。忽有郵者在門。則李容書至。馳致千金爲壽。且寓書於公曰。上公鈞鑒。容所治幸未遇亂兵。歲入如故。聞公被劫。心爲愴然。郵上千金。供從者一日之用。豚兒玉尊已歸自西洋行。且入都通謁。幸上公以平日訓迪之恩。進而導之。公得書。歎曰。李君終長者也。因謂夫人曰。皇室凌替至此。滿洲已亡。吾家當夷爲平民。柳枝年已二十。吾意不欲更嫁。貴胄玉尊。清整通贍。又爲吾故人之子。不如嫁之。余于玉尊初至時。並柳枝同立。幾成爲兩玉人。以格于宗室之尊。不遂。吾相壻之意。今滄桑已變。無貴無賤。吾當爲女得人。不能自矜。爲高帝龍種也。夫人曰。玉郎溫婉。與柳兒必諧好。無間君不語我。我意已然。且俟明日決之。是日晨起。夫婦營營若有所待。已而闌者入。言李公子進謁。公趣入。卽延至柳枝書屋中。縹緗滿架。几席若染異香。玉尊踉蹌不卽坐。公及夫人同聲言曰。玉郎遊歐幾年矣。尊曰。匆匆五稔。不圖歸國。竟逢巨變。公曰。尊甫篤念故交。昨以千金見貺。平日老夫視此。初不屬意。今難中直若饑之得啗。渴之得飲也。嗟夫。尊甫古誼直衷。王孫而進食矣。夫人猝曰。玉郎娶未。玉尊忸怩不能答。久乃言曰。未聞家君有此訓。令公曰。然則未娶耳。玉尊低首。仍不之答。公及夫人相視無語。乃曰。玉郎胡不暫住邸中。玉尊曰。家君命以卽日赴縣。公曰。然則玉郎當爲老夫寓書。公匆匆卽案上作札。玉尊斜睨。中有以室女奉公子箕帚云云。玉尊此時腦筋紛亂。幾暈於地。幸力支其軀。然顏色已變。夫人大驚曰。玉郎何爲。玉尊曰。適肝氣發動。非劇疾也。移時當愈。夫人趣進茗。茗入神定。袖書興辭。願亦不敢竊啓。旣上之父母。李大悅曰。柳枝雖隸身。玉牒然才女。

也。又事我如父。吾兒得此爲配。幸福無窮。立時報書以金條脫籍珠爲定。已復自笑曰。在昔萬無是事。區區一條脫殊足令邸中人齒冷。顧在今日。又別論矣。禮成後。玉尊如身侍金仙。幾於匪日不加膜拜。女則溫裕如昔。不薄寒陋。嘗私謂玉尊曰。吾自入宮侍東朝。長日在錦繡堆中。如飫甜甘而不鹽豉。今日方知蘆簾紙帳。閣暖梅酣。勝於玉京絳闕多矣。

踐卓翁曰。翁之小說。多得諸傳述。此事聞之吾友林瑯西。瑯西方藝田南苑。歲入數千金。長日蕭然。哦詩自樂。余羨之不已。一日酒半。述此以示余。事頗真實。人則假託耳。嗟夫。歷代易姓。實無如民國之處。皇室善也。隆裕太后以馬鄧之母儀。踵唐虞之盛事。太和殿哀悼之會。至者數萬人。無一人不寓悲悼者。卽隆公亦深明盛衰之理。不以殘貴驕人。以嬌女嫁士流。慨然不以爲貶。遂使一時佳話。傳播千春。踐卓翁筆墨。與有光榮矣。

隋煬帝令畫工繪士女之圖數十幅。懸於閣中。上官時自江上回。鑄烏銅屏。可環寢所。磨以爲鑑。詣闕投進。帝以納迷樓。而御內其中。纖毫皆入鑑中。帝大喜。曰。繪畫得其象耳。此得人眞容也。以千金賜上官。時事見迷樓記。李確士東山札記。謂春畫卽昉於此。按漢書景十三王傳。海陽畫屋爲男女羸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之云云。春畫實肇端於此。李氏殆未詳攷耳。張衡同聲歌曰。衣解衣紛卸。列圖衾枕張。素女爲我師。儀態盈萬方。衆夫所希見。天姥教羲皇。緯書謂黃帝得房中之術於素女。故詩云云。徐孝穆文曰。優遊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降盈虛。盡軒皇之圖藝。所謂列圖與圖藝。殆亦後世之春畫也。宋畫苑有春宮秘戲圖。蓋亦此類。故亦謂之春宮。

(崑瑩)

哀情
悔

(瘦 鵲)

村中雨一星期矣。黪雲壓天，半如積絮。四郊似入重陰，都呈愁慘之象。雨脚未止，風力復勁。風雨結爲聯軍，聲勢益壯。厥狀大類怒獅，千百奪檻而出一一。張牙舞爪，若欲覓人而噬者。如是數日，村中皆騰愁歎之聲。街衢間積水盈尺，渟爲巨潦。巷中皆水，已成溪流。村之西爲黃河支河，水亦大漲。怒潮飛立，作聲如虓虎。幸濱河有堤，以防漫溢。故村人尙安居無恙，但祈天晴不意昨日之夕，風雨益猛。堤忽潰決，河水立時泛濫入村。屋宇多圯，死人無算。其有未死者，則驚起欲逃，顧街中積水丈許，逃路已絕。一時哭聲震天，雜以牛馬狂嘶之聲。鷄犬多死，浮水若飄萍。屋宇有較高者，尙巋峙於水上。羣人齎集屋頂，喃喃禱天。弗已。且明雨乃驟止，水亦漸退。而村中慘象四呈，觀之令人心惻。有謝氏者，爲一村巨富，家中已無他人。第一有一母二子，父營商南洋，以肺疾死，遺產百萬，悉歸母子。錦衣玉食，村人咸黷羨之。是日謝夫人忽以人延村中名醫姚醫士。姚醫士者，與謝氏有舊，平昔時相過從，友誼甚篤。因應召造謝氏家，方登樓，遇一老僕於梯次，卽叩之曰：「夫人安乎？」老僕搖首答曰：「姚先生，夫人尙安，惟長公子已死，次公子亦恐不救矣。今夫人方踞次，公子側，啜泣未已也。」姚醫士頷之曰：「謝爾見告，吾姑往視之。」遂拾級登樓，入一廣室。謝夫人長踞床次，泣甚哀。其次子曰仲豐，時方偃臥如死，雙眸半展，睛光若暗。若明，膚革作慘白，迴血筦透露於外。色乃益顯，額際被創，新裹以布，而血液尙沁沁而出，染白布爲赭。謝夫人聞姚醫士足音，立仰其首。姚醫士點首爲禮，趣至床前，略驗仲豐，卽歎然謂謝夫人曰：「夫人其止泣，公子良無礙，創勢固重，然尙可治，必不至死。更數星期者，且霍然矣。」謝夫人聞語，似慰，目光驟明，頰輔微微顫動，略現喜色。有類大地回春。

河。流。解。凍。者。嗒。默。不。聲。者。有。間。斗。又。投。身。於。地。搗。地。大。哭。曰。謝。天。救。吾。謝。天。救。吾。姚。醫。士。微。語。曰。此。爲。反。動。殊。無。足。怪。然。爲。愛。子。故。爲。狀。乃。類。癩。發。亦。可。憐。矣。繼。謂。老。僕。曰。夫。人。獨。居。匪。佳。爾。亦。知。夫。人。有。近。親。否。老。僕。答。曰。有。黃。夫。人。者。爲。夫。人。姊。氏。月。前。嘗。來。此。勾。留。旬。日。而。去。所。居。在。黃。村。去。此。可。百。里。今。鐵。路。已。毀。火。車。亦。停。一。時。既。未。能。告。以。此。間。音。耗。彼。亦。未。由。來。是。姚。醫。士。曰。茲。事。容。吾。籌。之。爾。第。以。黃。夫。人。居。址。告。吾。可。矣。老。僕。少。思。遂。舉。以。告。姚。醫。士。識。之。手。冊。中。卽。扶。謝。夫。人。於。溫。榻。之。上。出。安。眠。藥。進。之。且。謂。之。曰。夫。人。勿。自。苦。幸。以。公。子。爲。念。今。茲。此。狀。不。可。令。公。子。見。之。夫。人。當。以。勇。氣。自。持。以。禦。厄。運。須。知。昨。夕。之。事。被。痛。苦。者。非。復。一。人。子。哭。其。父。母。哭。其。女。全。村。中。子。遺。之。人。一。一。都。沐。眼。淚。之。中。矧。公。子。尙。可。救。夫。人。何。戚。戚。爲。謝。夫。人。哽。咽。曰。嗟。夫。新。語。甫。出。口。訕。然。而。止。咽。際。已。爲。眼。淚。所。塞。聲。乃。不。能。復。續。姚。醫。士。曰。夫。人。其。少。息。無。事。邑。邑。長。公。子。不。幸。遭。此。橫。禍。然。次。公。子。尙。在。夫。人。當。念。之。也。謝。夫。人。遂。無。語。而。目。光。仍。遙。注。仲。豐。初。不。旁。瞬。越。數。分。鐘。已。入。睡。鄉。姚。醫。士。徐。步。下。樓。至。於。門。外。聞。鄰。人。三。五。方。聚。語。謂。昨。夕。洪。水。之。來。有。如。偷。兒。潛。至。村。人。初。未。料。及。此。着。故。亦。未。加。預。防。以。爲。入。春。多。雨。不。日。當。放。晴。耳。孰。意。其。爲。禍。之。烈。乃。至。此。也。水。來。時。謝。夫。人。方。與。二。公。子。篝。燈。閑。談。而。水。已。突。至。倉。猝。登。屋。頂。幾。及。於。難。聞。長。公。子。已。死。次。公。子。亦。被。創。惟。夫。人。獨。無。恙。耳。一。人。曰。彼。二。子。貌。頗。相。若。殆。孿。生。者。耶。一。人。答。曰。二。子。初。非。孿。生。而。貌。固。宛。然。肖。也。兄。弟。皆。美。豐。姿。修。短。亦。相。等。長。者。曰。伯。新。年。二。十。白。皙。如。處。子。次。曰。仲。豐。年。十。九。顏。色。較。黑。而。眉。目。亦。嬌。好。如。畫。之。二。子。者。村。人。咸。稱。之。爲。雙。株。玉。樹。彼。此。他。無。所。別。惟。以。顏。色。別。伯。仲。耳。昨。夕。死。者。爲。伯。子。已。逐。波。臣。而。去。當。乃。父。生。時。最。鍾。愛。之。平。昔。兄。弟。頗。相。得。手。足。之。情。綦。深。謝。夫。人。既。喪。其。夫。則。寄。其。愛。情。

於二子之身。不備愛之已也。且崇拜如神。祇昨夕水至。母子皆大驚。亟登屋頂。忍死待援。會有浮木逐水至。撼仲子首。仲子立暈。伯子趨救。失足墜水。時則怒濤方洶湧而來。立擁之去。迨及旦。明謝夫人及仲子皆獲救。仲子暈絕者再。爲勢滋險。夫人一心繫繫此子。噉泣已半日矣。一人微喟曰。吾願上天。相此仲子。勿遽折其天年。脫二子俱死者。謝夫人將何以堪。諸人語至。是不期微顫。蓋皆憶及日前嘗見伯子亭立門前。日注風雨。作夢夢之狀。秀髮淩風。微裊狀若蟬翼之初展。而今乃不知飄泊何所。并骸骨亦杳。人生朝露。良可哀也。維時諸人中有老嫗。柔聲言曰。此子貌過美。非壽者相。今日之橫死。殆亦天命使然。老身亦嘗有子。死於武昌革命之役。年僅十八。貌美正類此子。清夜思之。無不淚零。今見此子之死。益愴吾懷。吾知彼於此時。必在淤泥濁水之中。白晢之面。黯然而點。漆雙眸亦失其明光矣。諸人皆垂首却立。慘然無語。老嫗亦淚盈其眸。汪然欲涕。姚醫士掉首微喟。予而去。念及謝夫人悽惻之狀。彌增鬱邑。而老嫗結尾數語。尤打入心坎。弗能復忘。愉悅中似見伯新之尸。逐波遠去。而波紋散瀟。似又化爲縷縷眼淚者。是日午後。姚醫士復造謝氏之家。見老僕。卽告之曰。吾已以人至黃村。延黃夫人至。今鐵路已毀。在勢不能遽行。果水勢退。風力平者。明日當可附舟至。是時天復雨。天光幽暗如潑墨。雖在陽春三月。而爲狀乃類似深秋。姚醫士既登樓。見仲豐已醒。無大痛苦。謝夫人坐床以撫摩其手。雙眸耿耿。然慈光盡露。此一幅慈母愛子之圖。姚醫士後此往往憶之。謝夫人者。貌初非美。眉目尙清整。而雙顴嶄然。外突則頰山岩之巋峙者。故謝夫人之貌。祿祿如常人。年在四十以外。亦無徐娘半老之致。惟其目光森冷。熠熠如電。人見之。輒爲之靡迨。一見仲豐。則又易爲慈藹之狀。平日與鄰毗晉接。亦頗和易。以是謝夫人以慈

母聞於鄉。當其夫生時。亦至賢淑。有賢婦之名。所生祇二子。皆英挺。尤愛仲子。仰之若日星。而夫則深愛伯子。似在仲子之上。然兄弟相愛。未嘗有間言。同食同寢。同遊同息。二人乃似合爲一人。不可分析者。執意見嫉於天。遽奪伯子而去。仲子幸賴姚醫士力。得不死。未及旬日。創處已平復。體力漸強。飲啖亦健。願以不見其兄。時加詰問。謝夫人誥誡婢僕。勿洩其事。一日。仲豐病良已。後以此事叩姚醫士。姚醫士知不能隱。竟據實以告。仲豐大慟。躡床上。繼卽伏枕而泣。嗚咽不能已。姚醫士亟加撫慰。令勿哭。時則謝夫人已入。引身近牀。次低聲問姚醫士曰。彼已知之耶。姚醫士頷首曰。然。彼已痊。可知之無妨。且茲事體大。在勢不能終隱也。後拊仲豐肩曰。仲豐吾友。勿過悲。爲君母故。曷以勇氣自持。令兄已及於難。恣哭無益。眼淚。干行。要不能作返魂湯也。仲豐哭少止。仰眸注視其母。銜悲言曰。嗟夫。阿母阿兄死矣。母奚爲獨茹荼。苦秘不告兒。夜夜枕邊。正不知漬幾許淚痕。果告兒者。兒當與阿母分此悲緒也。謝夫人聞語。悲極爲狀。欲暈。姚醫士亟趨前。扶之。椅中。夫人昏吻。皆顛。顏色如死。雙眸停注於前。似驚似怯。仲豐愕然問曰。阿母阿母。是胡爲者。姚醫士答曰。是神經受震耳。法當加以防護。而今而後。慎勿再道令兄事。再道之者。母夫人必且無幸。又顧謝夫人曰。夫人勿憂傷自苦。曷歸寢以資休養。遂呼婢至。扶夫人去。夫人顛頓至於門次。回首望仲豐。眸中呈爲奇光。爲前此所未嘗見者。翌日午后。斜陽猶戀屋角。有籃輿至謝夫人家。輿中一中年婦出。神宇至肅穆。小婢迎於門。立登樓告謝夫人曰。黃夫人至矣。老僕聞聲而出。引黃夫人登樓。時則仲豐已下床。臨窗而坐。首微側。睡至沈酣。額際秀髮紛披。凌風微裊。一書拋椅側。受風亦亂翻不已。謝夫人則兀坐沙發之中。木然如石象。目光炯炯。然注於窗外。厥狀似然。火炬黃夫人既入。立趨前曰。

阿妹別來無恙。吾息念汝。此次霖雨爲災。水忽決堤。實爲從來未有之浩劫。嗟夫阿妹。聞新姪死矣。其事確耶。謝夫人初不遽答。瞠目視黃夫人。既乃力撲其懷。縱身而哭。哭聲慘惻。無倫似中心迸裂者。黃夫人力持之。淚亦錯落如繩。謝夫人哽咽良久。似已罷極。因偃伏弗動。少選始仰首言曰。嗟夫阿姊妹日來震懼極矣。入暮輒見幻影。并聞怪聲。獨坐沈思。則立起恐怖之念。更數日者。且癩發矣。語次竟體皆顫。似中嚴寒。黃夫人溫言慰之。搗其淚痕。謝夫人忽起立曰。豐兒方沈睡。慎勿破其好夢。姊曷入吾寢內。聽吾一傾肺腑。吾胸中方有萬千語。言無可告訴。願又如骸在喉。終以一吐爲快。今卽吐之於阿姊之前。願阿姊聽之。黃夫人柔聲答曰。恣妹言之。吾必諦聽。無忽。惟汝務宜力自鎮定。澹然若無事。脫非然者。神經亂矣。謝夫人作苦笑曰。非神經亂。特靈魂被楚毒耳。遂攜黃夫人手。逕入寢內。闔其扉。睽黃夫人坐發爲震顫之聲。曰。姊其靜坐。聽吾作懺悔之詞。嗟夫吾姊伯新死矣。村人咸以爲昨夕洪水突至。遂捲伯新而去。實則不然。此中尙有他故。姊其勿聲。吾當傾筐倒篋而出之。語至是。傾身向黃夫人。目光如電。炬凝注其面。卽嘶聲言曰。嗟夫吾姊殺伯新者。吾也。黃夫人一躍而起。力把謝夫人腕。引吭呼曰。妹爾殆癩矣。今曷傍阿姊而坐。力自鎮定。新姪之死。固屬可傷。卽阿姊聞之。亦爲雪涕。然豐姪尙在。妹當少殺其悲憶。妹倩在日深愛新姪。今新姪乘化歸盡。必往依妹倩於天上。父子晨夕相共。夜台當不寂矣。妹……謝夫人陡變其色。怫然言曰。亡夫在日固深愛伯新。然伯新實他人所出。非吾子也。黃夫人聆此數語。爲之奇駭。唇吻微動。似有所語。顧舌附於齶。久久不能作聲。謝夫人又曰。姊勿作此駭怪之態。吾語確也。姊謂吾神經錯亂。實則非是。吾亦清明如姊。頭腦中初無纖翳。謂吾不信。可誓之。天茲事固極秘。前此未嘗告人。今

事已至是則不得不告吾親曠之人脫再勒而不發者斯真癩矣姊亦憶吾當日與夫結婚時耶吾家固富有而貌實非美惟黃金之力大足爲吾張目人見吾金則亦奉吾以美人名號時則亡夫方在盛年有衛玠璧人之目顧困於貧落魄紅梨村中吾初遇之於市朗朗如玉山照人一日爲七月上浣市人有孟蘭勝會與會者凡數百人結隊過市各持華燈作魚龍曼衍之狀問以維樂弦管歌唱之聲徹天夾道皆人狀如山海個郎方立吾家門前遊目縱觀忽爲稠人所擠竟仆吾家門內首觸石立暈阿爺亟命臧獲昇入書室爲之裹創以流血過多良久始蘇叩以家於何所答云無有與之言社會中事無不洞曉每發一言亦復雋雅有致阿爺深契之館之家中居數日創勢已平個郎道謝欲行阿爺尼之聘爲記室如是一月相得益甚此一月中吾亦已傾心其人屏角窺郎心輒趨弗已嗟夫阿姊吾爾時愛彼之擊匿言可喻直願仰臥大道塵墟之中聽彼踏吾心坎而過彼果引以爲樂者吾亦甘之顧吾雖愛彼而個郎殊落落偶或相見執禮甚恭吾心竊鬱邑決欲以黃金購其愛情個郎貧甚遂亦爲黃金所賣居吾家五月而同心之結締矣謝夫人言至是少止引其舌於口外微潤其唇既又言曰婚後三月適值陽春吾偶動遊興攜個郎作西湖之遊惟此一遊而吾命宮中之磨蝎至矣一日至柳浪聞鶯從容冶步於萬柳之中聞春鶯作歌啞咤如嬌嬰見一女子在柳陰下漫立遠視臉散春纈纖腰娜娜如弱柳個郎似驚其豔色乃微變女亦驚覺翩然入碧陰深處而逝由是個郎常默默若有所思居旅館中凌晨必出迨暮始歸輒復微喟不已嗟夫吾姊彼蓋與柳陰下之女子結不解緣矣女名小碧居柳浪聞鶯家中初無他人但有老母女貌既絕豔性復溫文遂奪個郎之心非復吾有吾既愛個郎良不忍梗其好事而個郎亦力格

傳

六

情。魔。卒。不。能。破。情。誓。而。出。嗟。夫。阿。姊。是。殆。天。意。耳。僑。居。西。湖。而。月。吾。欲。引。歸。個。郎。堅。不。許。又。越。旬。日。而。歸。歸。後。三。日。以。赴。蘇。訪。友。爲。辭。復。往。西。湖。迎。女。來。村。中。別。賃。一。屋。以。居。之。如。是。一。年。吾。乃。長。在。愁。城。苦。海。之。中。個。郎。每。出。吾。則。獨。坐。飲。淚。憑。茲。理。想。構。爲。幻。圖。恍。見。個。郎。與。彼。女。駢。坐。海。紅。簾。底。細。數。指。螺。郎。情。如。蜜。妾。意。如。酥。嗟。夫。阿。姊。吾。心。碎。矣。吾。銜。恨。隱。忍。者。一。年。彼。女。已。誕。一。子。越。兩。月。吾。亦。誕。一。子。彼。女。先。天。因。弱。產。後。未。久。卽。死。時。吾。亦。病。夜。中。時。聞。個。郎。往。來。室。中。狀。如。檻。獸。且。行。且。發。長。歎。間。以。低。呼。彼。女。之。聲。吾。病。十。日。而。瘳。個。郎。遂。抱。一。嬰。歸。云。爲。彼。女。之。子。嬰。面。目。如。畫。與。個。郎。尤。肖。個。郎。怡。然。謂。吾。曰。一。年。來。吾。二。人。貌。合。神。離。無。容。爲。諱。今。爲。此。二。子。當。結。永。好。爾。曷。爲。吾。故。育。此。無。母。之。兒。兒。爲。吾。出。不。能。棄。捨。也。吾。中。心。恨。極。弗。能。復。忍。因。握。拳。號。咷。申。申。而。詈。個。郎。怡。立。於。側。初。不。少。動。已。復。柔。聲。言。曰。爾。曷。一。念。舊。情。爲。吾。撫。育。此。兒。果。不。吾。許。者。是。絕。吾。矣。吾。掉。首。不。顧。揮。手。大。呼。曰。趣。將。此。野。兒。去。無。溷。吾。爲。個。郎。領。首。抱。兒。欲。出。至。門。次。又。回。首。言。曰。行。亦。良。佳。吾。將。兒。行。矣。吾。殊。不。能。割。捨。此。兒。決。與。同。行。來。日。方。長。容。再。相。見。語。已。微。喟。蹀。躩。出。門。而。去。嗟。夫。阿。姊。吾。固。以。精。魂。肉。魄。加。愛。個。郎。者。胡。忍。見。彼。遠。去。一。時。怨。憤。都。蠲。立。時。追。躡。其。後。個。郎。去。猶。未。遠。因。引。其。裾。同。歸。後。此。個。郎。往。南。洋。行。賈。吾。則。與。二。子。同。處。此。村。二。子。貌。皆。肖。父。吾。卽。諱。爲。孿。生。之。子。衣。冠。袴。履。一。一。相。若。惟。一。則。顏。色。較。白。皙。一。較。黑。耳。二。子。駸。駸。長。大。相。愛。甚。擊。伯。新。初。不。知。其。身。之。所。出。事。吾。如。母。知。之。者。惟。吾。及。乃。父。而。已。十。數。年。中。吾。未。嘗。少。洩。其。事。惟。心。坎。深。處。實。恨。伯。新。至。於。刺。骨。當。年。奪。個。郎。心。者。卽。此。孿。兒。之。母。而。個。郎。之。愛。情。今。復。與。彼。女。同。埋。三。尺。斷。墳。之。中。不。復。加。被。於。吾。故。吾。怨。恨。之。氣。遂。集。注。伯。新。一。人。之。身。願。吾。心。雖。銜。恨。貌。若。鍾。愛。伯。新。亦。一。無。所。疑。愛。吾。如。愛。其。母。已。

而個郎自南洋抱病歸。淹滯經月。撒手遽死。臨死力把伯新之手。戀戀若不忍捨者。語既引手掩面。嗚咽不自勝。黃夫人低首微噫。兀坐無語。謝夫人又曰。疇昔之夕。吾方與伯新、仲豐同坐燈下。閑談燈光。熒然寫吾三人之影於壁間。光動影亦微動。阿豐戲指三影較其肥瘦。初不知水已冉冉而入。瞬息沒踝。伯新及阿豐均躍起。擁吾登樓。至於屋頂之上。十分鐘中。水益飛漲。阿豐首觸斷木。仰後而仆。伯新趨救。失足入水。則亟扶屋頂之緣。用以自支。當是時。吾乃見伯新之面於水上。面目宛然。一似當年。見小碧於柳陰之下。吾憤且恚。妬念勃勃而動。私忖吾一生幸福。實喪小碧之手。設無小碧。吾夫當亦不致遽移其情。念至是恨極。幾於癩作。於是翔步趨前。力推伯新於水中。旋見其光澤之髮入旋渦而沒。彼固不能游泳。必死無幸。嗟夫。嗟夫。吾已殺小碧之子矣。言已大喘。氣息幾不相續。引手自扼其腕。骨節皆格格而鳴。黃夫人面白如紙。默坐無語。謝夫人又悲聲言曰。嗟夫。阿姊。今伯新死矣。悔已無及。實則吾亦深愛其人。有同己子。彼固可兒足。生人愛第以乃母之仇。深入吾心。遂舉其平昔懿行一筆抹煞。果吾當時不以彼爲小碧者。亦不忍殺之也。嗟夫。伯新。吾知悔矣。吾雖殺爾。心實愛爾。爾果有靈。曷歸乎。來。吾將革面洗心。勉爲人間第一之慈母。今吾已忘爾。母并忘爾。父所耿耿不能忘者。爾耳。嗟夫。伯新。曷歸乎。來。黃夫人頓聲言曰。妹當禱諸上天。乞赦爾。過謝夫人。大呼曰。吾爲殺人之女。凶上天。安得赦吾。翌日。遂瘋。送之瘋人院中。長日笑啼。雜糅歌哭。無端每日薄暮。則倚窗而坐。目注斜陽之影。聲呼伯新歸來也。

清代 佚聞 紀雅克薩之捷

(綺緣)

遜清以外族入關。長於弓箭。武功頗足稱述。嘗平蒙藏。滅四部。四夷來歸。如江朝宗。中俄雅克薩之役。尤增歷史之上榮。譽林興珠彭春二將。奉聖祖命出征。以寡敵衆。一戰而敗疆俄。和約遂成。邊圉賴以安謐。其功可謂偉矣。林興珠尤深得用兵之術。能合古法。故哥薩克隊。雖以驍勇善戰。名亦望風而靡也。初興珠隸吳三桂部下。懷悍善戰。每交綏。輒奮身當前敵。雖圍之者數重。無不爲盪決而出。一時號爲虎將。斬將奪旗。立功頗偉。三桂初頗寵任。後因謗之者多。遂加疑忌。常恐其懷貳心。興珠聞之。竊不自安。因嘆曰。豎子畏首畏尾。豈能建大業者。吾推心佈腹以輔之。雖斷頭裂腹。亦所不惜。乃未嘗得封侯賞。且將疑我。今其行乎。遂率所部歸清。帝封爲建義侯。賞賚有加。興珠感知遇之恩。遂誓死以報矣。

甲子歲。聖祖御景山。徧召諸臣。商決國政。慮夷人火器之精。殊非弓馬所可及。一旦有事。必難取勝。因謀有以禦之。諸臣莫解。相率緘口。獨興珠進蠻牌之計。謂必可獲勝。惟善用牌者。北地不多。當求之於漳泉間。其地之民。世世習此。無不能者。每舞時。兔起鶻落。有如宜僚弄丸。得心應手。觀者僅見牌旋轉如風。不得見人影也。今適有來北地開墾者。招而集之。約可得五百人。然後臣更加以訓練。半歲之後。悉成精銳。卽以拒火器。夷人不足畏矣。聖祖喜諾。卽以委之興珠。立辭以去。

時俄人勢益張。屢來擾黑。輒多侵掠。黑人亦強悍善戰。勿甘受辱。則集衆與抗。終以器械不良。三戰三北。遂閉關自守。任彼飽掠而去。由是畏之益甚。號爲羅刹。小兒有夜啼者。每呼其名以恐之。清聖祖怒。謀出兵討之。乃命都統彭春統鐵騎三千。由陸路出。而興珠則卽率其五百蠻牌兵。由水路進攻。大軍旣出。邊

城已爲俄人所占。且以重兵守之。此外援兵。猶續續來。黑人多爲所戮。間有得脫者。亦輾轉流離。慘痛萬狀。興珠等益憤。誓滅此朝食。以安黎庶。遂與彭春約。請乘其援兵未至。急攻之。必可一鼓而下。則餘孽當自退。不待窮追矣。苟待其外援大至。羽翼旣成而圖之。勢且不敵。彭春諾。因詔部下潛進圍城。力攻之。俄人首尾不能應。勢遂窮蹙。縱有巨炮。而內兵多在城外。被阻不敢多發。且卽發亦難命中。益惴惴。不宵其會。因顧部下曰。吾儕遠道而來。去國至遙。一旦城破。則覆巢之下。寧有完卵。行將駢首以就戮。卽不然亦終身爲俘虜耳。爲今之計。誠不若死守茲地。靜俟外援之至。一旦援兵來。則內外夾擊。敵軍自不戰而退矣。衆諾。其守益力。彭春雖出全力攻之。亦不能卽下。已而外援果至。約五百餘人。乘巨筏順流而下。其行至疾。聲勢亦壯。距圍城時。僅二日耳。

興珠所統蠻牌軍。未嘗助彭春攻城。惟駐於要道。謀緩急有以相應。至是諜者來報。敵援已至。興珠掀髯笑曰。果不出老夫所料。今敵人養銳而來。志在必戰。苟任其登陸。必猛若獠犬。銳不可當。縱之又必與城內敵軍相合。則彭軍不足與當矣。當俟於中道而腰擊之。所謂出其不備。攻其無意。不難一鼓而盡殲之。諸公其從我命。此行必奏膚功。以還衆皆歡應。願爲國效死。遂分乘小舟前進。旣遇敵。則相率棄舟潛入波底。一軍皆裸。不著寸縷。冒牌於頂。而右手挾利刃。以前敵軍。駭甚。驚呼爲大帽。韃子。擊以矢石。不能中。易以火器。而蠻牌藏於水際。彈丸遇水卽蛩然中止。亦不能入。敵軍益駭。莫知所措。蠻牌軍復覓水出。以長刀掠敵船。敵衆驚呼不能禦也。亟駛舟欲遁。而林軍益乘勝自後斫之。敵兵十九墮水。死者僅數十人。爭泗得免。興珠遂督其部下登陸。乘勝圍城。繞之數匝。敵軍仍死守勿懈。興珠大呼曰。江心之勝。特徵

幸耳。其母因此自滿。苟敵人大隊來者。吾輩危矣。盍乘此下之。遂命部下五百人。各刈敗草。一巨束。蓋敵軍樹木。柵以守。堅不可破。欲藉火力以克之。是夜三鼓。敵衆猶執火拒守。興珠令所部各持草積城下。縱火燃之。四面皆焚。紅光熊熊。若金蛇之吐燄。當者鬚髮皆盡。狂噪而退。林軍長驅追逐。殺傷殊衆。敵人請降。部下怒其反覆。擬盡戮之。興珠止之曰。戮降不德。勿可爲也。當懷之以柔。令皆悅服。則此後仰念上國之寬。當勿更來相擾。倘盡誅之。則雖取快於一時。而異日相遇。必奮力相鬪。恐不畏死矣。衆始稱善。遂縛其酋而縱餘衆。始歸。所部僅死數人。及墜水滅頂者一人耳。班師之日。居民多簞食壺漿以饋之。

方興珠鎮其地時。俄人憚其威。不敢來犯。及督師南歸。守卒單薄。俄人故智復萌。仍來襲之。去且鑑於前失。易木柵爲土垣。仍出焚掠。及清軍至。則堅守勿出。去則又出而掠矣。諸將欲用興珠陳法以破之。而土垣着火不燃。終勿得計。聖祖怒。譴責諸將。而興珠之功亦由是而湮沒。殊未嘗加賞賚。或遷其秩也。興珠亦不復在意。惟恨匈奴未滅。每興髀肉復生之感耳。生平有奇癖。不能一日離婦人。苟勿然者。則翌日必筋骨作痛。不能任事。清制軍中惟貝勒以上。始可挈女子以俱。蓋深守婦人在軍士氣不揚之說。興珠督軍出征時。潛攜二滿女以從。而飾爲男子。藉以杜衆口。顧性朴慧甚。未嘗交納顯宦。尤不能得諸親貴歡。故其後有讒之於聖祖者。且聖祖亦曾遣二侍衛侍之。興珠終以私匿女子故。恐爲所見。不令入帳。故侍衛歸。亦譖之於上。聖祖深惜之。終勿忍加罪。惟笑曰。彼老矣。左右扶持。須人。男子多粗獷。不足當此職。故敢爾也。朕自許之。抑何傷哉。然興珠後竟因是不復起用。偃蹇以終。良可惜也。

府 樂 新

絕雅克處之捷

●軍中秋夜 五更調

(東園戲作)

一更鼓。月出黃昏後。千營傳燧明如晝。一甌麥飯一盤豆。軍中滋味君知否。

二更鼓。月轉營邊柳。帳篷獵獵西風吼。秋聲四面鳴刁斗。軍中鐘點君知否。

三更鼓。月正中時候。健兒多少營門守。電光一閃空郊藪。軍中號令君知否。

四更鼓。月斜雲隙漏。蟣蟲幾人生甲冑。霜夜捉襟恒見肘。軍中寒信君知否。

五更鼓。月落西江口。枕戈睡起涼侵袖。弓衣灰盡憑誰繡。軍中窮苦君知否。

小倫理 一年

(塵父)

悲夫傷哉。今距吾父之死。一年於茲矣。此極短之光陰。如一瞬之飛過。而吾父之聲音笑貌。乃隨此無情之光陰。奮其速度。愈馳而愈遠。曾未有絲毫痕跡之遺留。回思去年今日下午三時之前。猶及見吾父枯瘠之病體。憔悴之慈容。雖奄奄一息。已無發言之力。顧猶馳其慘淡之目光。遍矚吾儕。似道其最後之別離。而垂乾之淚流。被雙頰矣。凡斯現象。當爲有父者所不忍目覩。而尤不忍不睹者。以後此將永無再見。此慘劇之幸福也。嗟夫。嗟夫。由今思之。果吾父能常以此慘象相示者。卽置吾身於淚世界中。吾亦弗辭其苦。然而安可得哉。安可得哉。

嗟夫。嗟夫。余慧人也。余之性靈。常較庸人爲透明。余之神經。常較庸人爲敏銳。讀者當知凡屬此類人。其激刺必較尋常爲多。受一度激刺。卽增一度煩惱。迨激刺之度既高。則煩惱之性。幾成爲第二之先天。似天生慧人。常挾煩惱。而俱來。甚不可解者也。余自數年來。日受外界之激刺。固已觸景成愁。有懷皆恨。友人謂我悲觀太甚。殆非幸福。余意人類何所謂幸福。悲觀於幸福何與。自今思之。人類固未嘗無幸福。幸福維何。卽父母俱在耳。今吾父之死。非余不幸之最大者歟。將毋以余悲觀。有類無病而呻。因而尅減幸福。蒼蒼者乃乘機奪吾父去邪。嗟夫。此譎言也。余於此一年來之景象。攷察之。固已發見一年之前。殆未嘗有所謂悲觀。余前此自認爲悲觀。與吾友之所以謂我悲觀者。特文人積習之一種。非真正之悲觀也。嗟夫。嗟夫。余之有悲觀。其自去年今日始。

余父九齡而失怙。余未見吾祖之死。余父十一齡而失恃。余未見吾祖母之死。余有兄生七齡而死。余有

姊生九齡而死。余方幼稚。固未解悲苦。余自有識以來。固未嘗目擊人死。尤未見愛我之人之死。不圖此破題兒。第一次乃實驗於至愛我之老父。吾不解吾爾時之悲度。果達極點與否。第覺自有生以來。未嘗有若是之悲。又似此悲境。已充塞吾身體髮膚。無一隙之空間。余固有神經症。腦中常幻爲種種異想。爲常人所未嘗想及者。余於吾父之死。常試用吾腦力。舉世界種種可悲之事。無逾於吾父之死。則知余之悲度。果已達於極點矣。實則余於吾父之死。已覺此心如死。縱可悲。有甚於死父者。似吾身已死。無論何事。均無從依附。而不知其悲也。

今者。吾父去世已垂一年。墓門之草。已更一度生死。蠶封之泥。經雨露之侵蝕。已稍變其形。所植墓木。長增尺許。前此最大悲哀之形體。迄今已成陳跡。而此悲哀之實質。似由整塊而搓成長縷。環繞方寸間。將縷縷然。永無斷時。隨吾身而終古。一經激刺。似布縷之受牽扯。全體顫動。則心酸淚下矣。余嘗赴喜慶之場。聞鼓樂之音。突然如驚皇皇。然不知所出。嘗赴劇場。聆伶人之歌。悄然而悲。悵悵然如覺有思。尤甚者。赴寺院。而聞鐘磬之聲。似吾父纔死時。延僧超度。則疑彼等所爲。殆都爲吾父之故。似見一棺橫陳。吾父之屍。仰臥其上。幾欲力起。其體強之更生。迨覺其妄。則大慟。欲絕。又或赴喪家。而聞哭泣之聲。似死者卽爲吾父。或彼等所哭。皆爲吾父。幾欲奔赴靈幃。視死者果爲吾父否。已覺其謬。則噉然而哭。人謂余弔死之哀。實則余此際之哭。非哭死者。亦非哭父。特覺心中有可哭者。在而此欲哭之機。則吾父之死。實有以啓之也。上述種種。要爲不常經見。平均每月一二次而已。外此有令余常日徘徊欲絕者。則吾母之凄寂也。吾母以知命之年。遭此傷心之事。見弟妹之權訴。憐其未至解憂之時。已嬰可悲之遇。吾旁見之。更爲

哀慟。凡此皆屬有形悲傷。吾前言有神經症。嘗幻爲種種異想。卽至一燈獨坐。索然無俚之時。思潮起落。常有上項情事。一一湧現。卽不然而微歌。酣舞。興會淋漓之際。亦常現此等思想。要而言之。凡屬動作。靜止。寢食。夢醒。殆無時不有此種現象。一年之久。固未嘗稍有減殺。嗟夫。嗟夫。天下可悲事。莫過於喪其親矣。

余言過長。讀者或嫌余煩瑣。實則余所欲言者。殆未盡十之一耳。或疑余言之過甚。似自詡其孝。實則此安足言孝。自余思之。除以忤逆聞者外。恐一經此境。其景象當都不減於余。特余握管爲文。較口說略增聲色耳。讀者苟有與余同一不幸者。可就自己經驗之實象。持相比證。當知余說亦尋常人類所同然。非過甚之談。則自詡之謂。或者免乎。余言本卽由此終了。願一提孝字。又增余無限之慚感。嗟夫。嗟夫。如余者。何足言孝。余縱能悲己死之父。乃不能事生存之父。今人於仇讎之死。莫不喟然太息。似人至死。冤仇盡解。後此但解悲憐。弗復懷憤。方吾父生時。秉其摯愛之心。示我以應爲。禁我以不應爲。下至飲食寒暖。靡不操心。雖余年已長。一切能自了解。而吾父視我。仍如嬰孩之時。願復訓誨。無所不至。余非下愚。自知余父瑣瑣愛我。使然。願當嚴詞斥責之際。適余胸存煩懣。或不免作色相向。似嫌其多言。煩絮者。今於悲父之外。常自恨自悔。而慮終身無補過之機。其情較悲死尤難堪。以此言孝相去何遠也。嗟夫。今卽悔之。亦已晚矣。最哉最哉。吾父雖死。吾尙有母。將來總不免以悲父者。悲母。慎弗更有此追悔之舉也。

凡人值紀念日。必回思此紀念日之所由來。此所以爲紀念也。今日何日。非余極大悲哀之紀念日邪。吾思去年今日。似吾父臨終慘象。一一復現。目前因追而上之。如健全之吾父。方一一表示所以愛我者。思

一 年

至此幾如成縷不絕之悲。復團結而成。盤塊悲極矣。凡文人於心有感覺。則筆之爲文。以瀉其固結之情。余不敏。亦得強與文人之列。因有此一年之作。一年云者。示此一年中之狀態。且以印證二年三年。至十年數十年情狀相較。果奚如也。

四

小軍事 刀環夢

(芹孫口述)
少芹筆譯

司德雷曰。某日之夕。余晚餐罷。殊悶損。因曳杖出室散步。蓋余之所居爲潑林村。是村距倫敦之西六七里許。地址幽僻。絕無喧囂氣。余性素好靜。且喜從事著作。故卜居於是。邇來已數年矣。當吾遷徙潑林村之時。正吾歐戰事發生之日。余徇愛斯葵士所請。舉此次戰事始末編爲一書。以供世人瀏覽。余因之終日埋首握管。無晷刻甯息。至神經恭憊時。則往村外。予飽吸新鮮空氣。爲精神上之補助。如是者。率以爲常。不謂是夕。竟有極悲慘之事。以實吾記載之篇幅焉。

是夕。新月在天。疎星綴雲。輕颺飄拂。著衣微涼。樹頭殘葉墮地上。微有聲。余杖行至村外。子立於叢陰下。覺連天一碧。蒼襲人立移時。乃往來小步。且行且若有所思。大凡文人通病。每屆著書立說。苟至沈思。渺慮時。必以散步爲藉。暢文機之一助。其實狃於習慣。以爲不若是。弗能機智活潑也。余躑躅約數十分鐘之久。似稍倦。擬穿樹林而歸。甫欲行。猝聞有啜泣之聲。自遠而至。且極沈痛。余大疑自念。荒野四無居址。何來此窮途之哭者。及辨其音。嚶嚶斷續。似爲女子。余知有異。亟尾其聲。行約數十武。聲愈明晰。歛至一土阜側。見有少婦。膝地而坐。手握素巾掩面而哭。草地之上。置竹筐一具。筐內滿貯鮮花數事。意殆憑弔荒墳者。余立其旁。注視良久。雖面目爲冠簷所蔽。弗可盡觀。然察其狀態。娉婷度必爲麗姝。無疑時。少婦涕泣間。亦似知有人窺探。乃輟泣。舉首睇余。余得窺其廬山真面。見此婦年事可二十許。而媚媚中含有嚴肅態。彼見余視己。出神其面部呈露一種忸怩顏色。於是徐徐起立。掇拾竹筐。欲行。余自念卜居潑林村。有年。附近居民無不諳識。是婦則從未靚面。茲娟娟此豸。胡爲出現於人跡罕到之處。不覺好奇之心。

頓生欲窮其踪跡。因踵其後行約十數武。少婦遽停步。反身詰余曰。君何事躡吾行。須知吾非蕩婦。君以是况我君目盲矣。言次眉宇間隱蓄有愠意。余亟歛容答曰。密昔斯以余爲何如人耶。余之所以來此者。以子哭於路者而哀欲叩以巖末耳。及見子又未便遽爾發吻。今承下問。用敢冒昧。瀆詢。然則密昔斯果有何隱痛乎。盍告我。我固非儂薄者。當不致爲他人道也。少婦審視余有頃。乃叩余姓字。余具以告。少婦微鞠其躬曰。君殆司德雷先生乎。仰山斗久矣。顧余之慘痛。歷史本不欲舉以告人。今遇先生不妨縷晰直陳。嗟乎。司德雷君。君知余所哭者爲誰乎。蓋卽余結襦未及彌月之夫孟爾貝也。余急僂曰。孟爾貝君耶。余素識其人。不圖卽爲子之賢。藁砧前聞渠已應政府最後之徵。召遠征強德。豈彼已歿於王事耶。果爾。余亦爲之淚下。少婦聆是語。泣不可仰。已而哽咽言曰。孟爾貝爲余之夫。而亦君之故友。頃聞君編纂吾歐戰事始末記。君苟篤念舊誼者。盍以吾夫事蹟筆之於書。妥死後之靈魂。則亡人之目瞑矣。余力可其請曰。密昔斯以是責畀我。余敢不盡茲義務。顧孟爾貝君與德人戰鬪。史余無從探悉。明日余行。馳書戰地。參觀員搜羅彼之材料。彙寄我也。少婦曰。亡夫事實。他求自渠。從征後。雖當軍事。旁午之際。仍屢以書報余。書中記載綦詳。凡彼之寸縑尺素。悉寶藏余之身畔。而跬步不敢稍離。君欲闡揚幽烈。余姑以是書授君爲參考之資。俟戰事記殺青後。璧之於余。余非欲私爲己。有不過留茲手澤爲垂久之大紀念耳。語次置竹筐於地。探懷摸索良久。出紙一束。授余。出其鄭重之語曰。是區區者。君勿輕示他人。異日所事。卒業。余當過君。走領也。余領之。少婦乃詢余居址。就月下出鉛筆記之。旣而掇筐欲去。余轉叩少婦姓氏。里居。少婦曰。余之身世。悉詳載吾夫書中。君一閱卽知。此際本擬與君稍延晷。刻作深談。第自吾

夫行役後數月曾舉一子今尙呱呱在抱余昏夜來此臨風灑淚藉殺思念亡夫之哀慟茲夜將亭午恐吾子伊呀喚娘索乳余實不敢久延也語至此於是手拈冠簷向余鞠躬爲禮而去余目送其行方策杖循途歸坐書室中侍者以咖啡進余略啜少許亟出少婦所授之函件就燈下展讀始悉孟爾貝與少婦結婚前之歷史及從戰後之事蹟閱之眞令人柔腸寸斷蓋少婦爲亞利尼斯各爾氏乃吾英著名律師卜突之愛女也余泚筆記之以下卽就其原書中而刪繁就簡者

孟爾貝爲海軍卒業生與亞利尼有中表親初孟爾貝早年喪父母再醮他氏孟貧無所依卜突憐而收養之視之如己出比長與亞利尼甚相善青梅竹馬兩小無猜而步履之間弗能斯須離間有暑刻間睽隔則惘惘然若有所失論名義兩小爲兄妹行就感情上言之則尤篤於伉儷也卜突素知兩人之相愛本有以女妻孟爾貝之意因謀諸其婦婦多爾利氏賦性極豁刻且輕貧重富乃力梗其議謂有女當嫁得富家兒斯一生之喫著不盡若孟爾貝爲吾家寄養子相窮而福薄安有發跡之日吾女寧適牧豬兒誓不與渠爲伍卜突雖不韙其說然亦無如何也當卜突夫婦私議之際不料爲孟爾貝亞利尼所聞孟引嫌漸與女疎女訝其改變初衷又疑其情有別鍾因叩之故孟初弗肯言再三詰之始以實告女大不謂然且曰愛情爲神聖不可侵犯之物豈父母所得而干涉之吾摯愛君似覺世界之男子無有出君右者縱有之余都視同土直矣余輒自矢此身非君不偶孟爾貝曰其奈若母弗許何女毅然曰設許我則諧之否則死之言已泣數行下孟爾貝感其情之專注於己由是復與亞利尼形影益密多爾利氏惡孟爾貝無行欲斥而逐之下卜突意良不忍因籌調停之策會海軍學校招考乃使孟入校肄業校址瀕海距

倫。敦。十。數。里。孟。以。往。返。未。便。且。因。多。爾。利。氏。不。喜。已。遂。絕。跡。於。卜。突。之。門。亞。利。尼。思。孟。爾。貝。之。心。綦。切。見。孟。不。來。數。致。書。於。孟。孟。感。亞。用。情。之。摯。欲。報。以。書。又。恐。啓。其。母。疑。團。以。致。迄。未。答。覆。亞。利。尼。恐。孟。抱。疾。僞。言。省。視。其。姨。媼。潛。往。莫。禮。海。峽。晤。孟。爾。貝。莫。禮。海。峽。者。卽。海。軍。學。校。所。在。之。地。點。也。

先。是。亞。利。尼。之。至。莫。禮。海。峽。也。當。晚。必。歸。繼。則。恒。數。日。不。返。多。爾。利。氏。心。大。疑。久。之。偵。知。其。情。痛。斥。女。非。是。且。戒。與。孟。絕。女。弗。可。因。之。家。庭。間。時。起。冲。突。然。由。是。至。莫。禮。海。峽。寢。疎。矣。數。年。孟。爾。貝。卒。業。海。軍。總。長。嘉。其。沈。毅。有。爲。飭。入。班。儲。軍。艦。爲。備。員。孟。爾。貝。請。假。歸。謁。卜。突。夫。婦。多。爾。利。氏。以。孺。子。大。有。可。爲。特。垂。青。睞。卽。其。女。與。孟。密。切。彼。亦。不。之。禁。蓋。婦。人。之。心。最。存。勢。利。爲。普。通。之。傳。遺。性。也。孟。爾。貝。見。婦。與。已。漸。近。融。洽。微。露。乞。婚。意。婦。欣。然。允。可。旣。訂。正。式。婚。約。矣。會。海。軍。賄。案。發。生。全。體。褫。職。孟。爾。貝。雖。未。與。聞。其。事。然。嫌。疑。關。係。在。所。難。免。亦。在。停。止。之。列。多。爾。利。氏。當。此。際。深。悔。相。攸。未。具。隻。眼。遂。陰。蓄。悔。婚。微。旨。因。商。諸。卜。突。卜。斥。其。妄。孟。爾。貝。固。意。氣。自。雄。者。請。於。卜。突。願。取。消。前。約。婦。大。喜。德。卜。突。實。行。卜。游。移。未。決。亞。利。尼。聞。之。刳。臂。肉。自。矢。謂。有。斬。我。不。適。孟。爾。貝。者。必。自。刃。而。死。婦。怒。其。不。徇。己。意。詭。詞。將。逐。女。以。恫。之。詎。女。竟。毅。然。去。及。婦。知。而。欲。挽。留。之。已。無。及。矣。女。旣。去。往。晤。孟。爾。貝。磋商。謀。術。孟。以。著。書。自。給。女。則。就。愛。爾。蘭。市。立。女。學。校。之。聘。爲。教。員。所。入。之。資。僅。足。自。贍。無。何。孟。爾。貝。偕。友。人。組。織。一。書。肆。已。則。經。理。其。事。開。幕。以。來。所。獲。甚。豐。亞。利。尼。在。校。中。節。衣。縮。食。亦。稍。有。儲。蓄。顧。亞。利。尼。雖。誓。與。母。絕。然。其。孺。慕。眞。忱。則。無。時。或。輟。自。入。愛。爾。蘭。市。立。學。校。後。仍。與。老。父。卜。突。通。函。且。慰。問。其。母。多。爾。利。氏。縱。無。答。覆。而。豚。犢。之。愛。亦。未。嘗。稍。忘。也。未。幾。卜。突。以。某。項。刑。事。訴。訟。案。據。理。爭。執。爲。仇。家。暗。殺。亞。利。尼。聆。此。耗。星。夜。馳。歸。益。以。孟。爾。貝。爲。將。伯。助。

要警長爲之緝兇。雖偵騎四出久之。罪人未得。案遂虛懸。卜突固家。無恒產者。自遭慘死。後未及年。餘多爾利氏。勢漸不支。賴孟爾貝陰爲補助。婦遂移其疇。昔輕視之心。又加青眼。謂得婿如此。他日一副老皮囊。可獲有厝骨所也。因促孟爾貝與女結婚。乃消吉於期年以後。

時歐洲戰事正劇也。吾英夙以海軍著名於世。當德塞宣戰之始。英皇本嚴守中立態度。嗣以德人破壞世界均勢。乃毅然加入戰團。初次下動員令之時。孟爾貝卽投効軍前。願犧牲生命報國。海軍總長以其曾涉賄案。嫌疑屏而弗用。及血戰數年。英國將領捐軀者大多。數英皇喬治第五。亟欲博最後之勝利。乃下末次之動員令。凡從前閒散軍官及有處分之員。悉徵集入伍。孟爾貝聞之。遂以身許國。尅期出發。時亞利尼與孟結婚尙未及匝月。方冀多情夫婿。伉儷終身。驟聞身入戎行。寧不牽衣泣別者。然迫於軍國大計。又烏敢以兒女私情。墮丈夫愛國之心。無已亦惟有吞聲飲泣。不過臨別時握手依依。道聲前途珍重於軍事。倥之際。頻以音書報我而已。孟爾貝既赴戰地。亞利尼卽依母以居。每日必佇立門外。盼郵使賚書至。苟爲孟爾貝書。亞未遑啓讀。先吻其函而憂喜兩字。悉隨其書中之語爲變。遷數月。亞腹部漸彭亨。知蚌珠成胎。喜而馳函報孟。孟亦欣慰過望。由是慰問音耗。迄無虛日。迨分娩在卽。孟爾貝之音問忽斷。絕女猶以爲戰雲日亟。彼或無暇作書。初不之怪。及小兒呱呱墮地之日。而巴爾幹之噩耗遽至此。噩耗維何。卽孟爾貝陣亡之事。蓋兒生之日。正孟畢命之時。多爾利氏恐女聆茲消息。致生他變。因誠侍者弗令女聞。亞利尼固機警。活潑之女子。久不見孟之書來。早逆知有異。又不敢以不祥之語向老母直陳。而徑寸芳心中。日以茲事盤旋。不下幾千百遍。亦惟強自解慰。私祝夫婿之無恙已耳。一夕夜方闌。亞

擁。羹。歛。倚。榻。上。置。兒。於。懷。以。乳。漿。恣。其。飽。啖。忽。神。經。忒。倦。眼。澀。欲。眠。朦。朧。間。瞥。覩。孟。爾。貝。拳。帷。入。其。狀。態。與。平。時。無。異。亞。喜。甚。欲。與。之。語。而。口。舌。木。強。似。弗。能。發。聲。第。見。孟。爾。貝。趨。已。前。熟。視。兒。有。頃。既。而。淚。下。如。雨。形。容。慘。淡。亞。利。尼。欲。以。手。握。其。腕。孟。則。避。讓。之。亞。慍。而。詰。之。曰。君。闕。別。余。者。近。經。年。何。頓。易。態。度。若。此。豈。在。外。間。別。戀。新。歡。耶。縱。有。他。遇。然。對。於。舊。糟。糠。亦。不。應。驟。形。冷。淡。言。已。泣。下。孟。爾。貝。殊。無。絲。毫。憐。惜。首。他。顧。似。不。願。聞。是。語。亞。利。尼。悲。憤。交。集。趨。前。哽。咽。曰。君。果。忍。心。置。妾。於。不。顧。耶。……此。語。未。畢。孟。爾。貝。忽。轉。身。欲。出。亞。利。尼。呼。之。止。孟。亦。弗。之。聽。已。出。室。去。矣。亞。頓。起。噉。嚙。曰。忍。哉。孟。爾。貝。……忍。哉。孟。爾。貝。忽。聞。耳。畔。有。人。呼。曰。兒。夢。覺。耶。亞。豁。然。而。醒。見。呼。已。者。乃。其。母。多。爾。利。氏。也。因。告。以。夢。中。所。見。且。曰。孟。耶。死。矣。母。不。敢。直。告。復。多。方。詭。詞。以。給。之。亞。終。不。信。於。是。日。夕。啼。泣。不。旬。日。形。銷。骨。立。幾。如。嬌。豔。梨。花。驟。經。風。雨。摧。殘。憔悴。欲。死。矣。母。無。術。以。慰。藉。之。乃。授。意。於。其。姨。媼。強。邀。同。游。公。家。花。園。以。祛。其。悶。損。女。力。辭。不。克。勉。為。應。命。蓋。女。自。孟。爾。貝。從。征。以。來。恒。杜。門。不。出。今。忽。詣。清。閑。地。址。飽。吸。新。鮮。空。氣。殊。覺。耳。目。一。暢。也。是。日。公。家。花。園。正。開。陣。亡。將。士。追。悼。會。亞。利。尼。逕。入。來。賓。室。聆。臨。時。主。席。演。說。且。將。藉。以。探。孟。爾。貝。之。踪。跡。多。爾。利。氏。恐。女。得。其。究。竟。因。嫉。媼。嬾。女。他。往。女。不。可。時。主。席。者。適。演。說。孟。爾。貝。捐。軀。事。實。全。場。無。不。流。涕。亞。利。尼。聞。之。長。號。一。聲。倒。地。而。殫。逾。時。始。甦。多。爾。利。氏。召。摩。托。車。昇。之。歸。女。悲。天。愴。地。誓。不。欲。生。又。以。親。老。兒。幼。遂。強。作。未。亡。人。然。終。日。則。以。眼。淚。洗。面。而。已。嗟。乎。閱。者。諸。君。多。爾。利。氏。蓋。婦。人。中。勢。利。之。尤。者。也。彼。平。時。腦。筋。中。但。知。有。金。錢。二。字。苟。有。供。給。我。豢。養。我。者。雖。父。之。夫。之。亦。無。不。可。當。卜。突。在。日。屢。以。其。夫。不。能。供。已。揮。霍。為。恨。致。日。尋。詬。諍。至。對。於。孟。爾。貝。之。態。度。既。如。吾。前。書。所。述。無。庸。贅。語。茲。孟。已。逝。女。猶。青。

年麗人若聽其守柏舟之節以終則匪惟辜負其好時光卽己之半生衣食無所依賴因謀諸女之姨媪欲令其再醮以爲他日溫飽計女初猶婉拒繼辦之不已乃予以嚴厲之詞色婦野心不死潛訂約於某富商迎親有日矣女廉得其情訴訟於公庭事遂寢絲是與多爾利氏分析而居賃賣漿者之餘屋聊蔽風雨舍撫育孤雛外暇時輒痛哭孟爾貝率以爲恒久之鄰人憚其煩欲使之遷居女乃於夜深獨步荒郊傷心灑淚慟亡夫蓋不如是不能殺己之悲憤也

余編是稿旣成適倫敦某報社需余短篇著作因以是篇授之發刊後一般都人士咸曉然孟爾貝君之歷史無不手執一編互相傳述越日之夕余在室中正屬他稿忽聞叩關聲侍者啓扉肅客入則亞利尼也向余鞠躬致謝第作簡單之語曰亡夫之得以垂諸永久者先生之賜也余遜謝再四並邀之坐亞利尼卽向余索其前夕授余之函件與辭而去

話 閒 窗 秋

(獨 醒)

囊於友人書案。見有蠶兒謠一篇。以託興之微旨。示愛國之肫誠。惜著者姓氏近忽失憶。亟錄之以公同好。辭曰：「蠶兒飢桑葉肥。蠶兒飽桑葉稀。蠶兒會作繭。與子食肉糜。蠶飢難爲婦。阿郎將無衣。蠶飢飽郎。不管驄馬尋春。歌緩緩。阿儂人道。娉婷十年作婦儉。且勤起來梳洗天。黎明鳴機。軋軋驚里鄰。與郎厮守過一生。愛惜蠶子當兒孫。飼蠶長久識蠶性。遠來生客不到門。難得朱陳一會面。三眠四眠楊柳村。省識溫涼卜晴雨。低鬟傾身泥郎語。願儂作繭。郎作蛾。教郎安穩無風波。阿郎歡笑意。云何風波搖搖。夢中墮對儂。儂笑背儂。咒可憐。宛轉身相隨。辛苦綿綿知爲誰。願郎作蛾。儂作繭。郎心溫暖。知深淺。淺深溫暖真難爲。憑取儂家波。一剪登時剪破膜。千重無端秋雨。復秋風光陰壓線。閒中過時節。穿針別後。逢縱使蠶蛾變胡蝶。也應繾綣相迫。從吁嗟乎。儂盡儂心。郎意轉與郎做個同功繭。以是因緣。當生天阿郎。從我無棄捐。』惻曲纏綿。神韻卓越。諷誦一過。殊令人忠愛之念油然而生。

小哀情
折柳飛花記

(儼紅)

東風惻惻雨淒淒。幾樹垂楊繫馬蹄。惆悵江南春去後。落花叢裏杜鵑啼。
綠葉成陰悔已遲。斷腸心事落花知。玉簫吹徹黃昏月。宛似揚州夢覺時。
寂寞欄杆夕。照徹藤蘿庭院。落花紅稀。陽關一曲。猶堪憶淚濕。當年白紵衣。
垂盡珠簾掩盡門。春風深鎖落花魂。桃紅人面歸何處。空剩琅玕染淚痕。

儼紅生曰。嗟乎。草草浮生百年一夢。余每誦。雖有千年鐵門檻。終須一個土饅頭。之句。輒爲惆悵。久之。不知彼熱中名利者。亦有是念否。雖然。名可忘也。利可忘也。此外種種。固莫不可忘也。不可忘者。惟情。余困于是者。已久。作繭春蠶。牢牢自縛。雖欲解脫。終無由也。我畢生唯一知己。舍伊人而莫屬。惜乎。用情太摯。乃爲造物所妒。花好月圓。終成幻想。所憑以證此癡情者。僅存此一片酸心。兩行熱淚耳。今淚且盡矣。心且碎矣。而環顧天宇。伊人安在。倘亦知阿儼將爲汝而憔悴欲絕乎。

余遠遊凡三載矣。一旦歸來。鄉音未改。黃童白叟。倚閭相迎。喁喁歡笑。閑話桑麻。然而我意殊不在斯。僅虛與酬答而已。亟往訪伊人之居。則雙扉深鎖。蔓草自春。寂寂空閨。玉人已不知所往。詢諸鄰右。亦無知者。懷喪哉。此行縱無令威化鶴之悲。而人面桃花之感。兜上心來。卽欲擺脫。又焉能免。破扉入。風景無殊。寂寞妝台。塵封明鏡。亭亭之倩影。拈花高懸。猶對我而笑。脂盞粉奩。陳設亦井井有序。湘簾斐几。依然如故。所少者伊人而已。噫。伊人果何往耶。以我腦力之簡單。縱默然冥思。亦無從得解。遑論度其行踪哉。謂爲紅顏命薄。黃土埋香耶。則鄉人胡無知者。且侍兒亦多敏慧。知書胡勿以尺素相貽耶。謂爲楊花力弱。

柳絮身輕。或已捐棄前盟。付之逝水。而不以觚生爲念。耶則誓言猶在白首盟深。且伊人必不致薄倖。若斯也。嗚呼。噫嘻。我知之矣。蓋或好事多磨。名花遭劫。長旛十二。究有誰懸。而爲沙吒利輩所劫矣。此豈娟娟何足與敵。愧煞儒冠。誤我空具七尺昂藏。不足庇一女子。寧勿爲天下笑。并爲一己羞耶。雖然。伊人果眞已作羅敷之別嫁歟。則必人言嘖嘖。羣起猜疑。胡皆又噤若寒蟬。秘不我告耶。抑伊人靈慧似具夙根。已敝屣塵埃。瑤池返劫。而與雙成蘭香輩相伴耶。是誠不可知也已。

嗟乎。舊遊如昨。好夢成塵。芍藥欄前。荼蘼架下。非我與伊人。且夕攜手徘徊之所耶。今也東風肆虐。花事闌珊。蝶夢迷離。驚醒斷腸之客。鶯啼宛轉。催殘綺麗之春。落紅成陣。飛上輕衫。而伊人亦與花同命。相將飄泊天涯。漫無歸宿。誦花落人亡兩不知之句。不禁淚泫泫下。而不知所從來矣。雖然。花落可再開也。苟待來春。一被東風之嘯拂。則仍嫣紅姹紫。爛漫枝頭矣。而人也則何如世每言薄命者。謂終莫若名花。若我與伊人之薄命。且較花爲酷。花如有知。且笑人矣。噫。伊人果何往耶。究尙有知否耶。苟稔我現處斷腸之境者。當必來相慰藉矣。我徘徊于此小園者。竟日灑淚。乃益甚襟袖間。漸不能容。則瀉而之地點點。與落花之瓣相雜。一色猩紅。良不能別。是落花是淚血也。與參差之竹影相雜。縱橫成行。又不能判爲淚點爲竹影也。淚珠既盡。舍而至他。舊恨新愁。重重交集。終莫能自釋。

噫。此非我與伊人握別處耶。風景依然。韶華不再。新柳枝枝舒其長條。嫩葉且可下垂。及地。柳而多情。胡不干。疇昔之日。緝我征騎。勿使上道耶。猶憶就道之時。伊人親御七香車。相送流波。四盼淒然。欲泣誠有。如六才子所云。馬兒慢慢行。車兒緊緊隨之苦者。及夫陽關分手。瀕去天涯。伊人猶掩淚悲歌。南浦之詞。

曼聲低度。纏綿悱惻。余亦忍淚倚玉簫和之。裂雲穿石。所不敢誇。特與伊人所度。腔恰能合。一時天際如晦。萬物不。懂。紫燕黃鸝。相率引去。伊人與我相與倚樹。大慟。繼復軟語叮嚀。聲猶在耳。旋復遠送出郭。始掩面而返。我雖關山遠。越作嫁。依人而每于風雨晦明之際。落花飛絮之天。願影生憐。輒來悲嘆。實未嘗或忘此情。此景也。嗟乎柳枝俯仰隨風。條分縷折。曾不知其數爲數千百萬。然設以我之愁緒。一一抽出之。與之並列。則又愁絲較柳絲爲多矣。嗟乎。尙何言哉。

綺緣曰。吾友懺紅。多情人也。近聞著有恨事。非吐不快。因以是稿相寄。是中情節。非余所知。特語語如剝繭抽蕉。淒涼悱惻。亦言情著作中之別調也。爰爲潤飾。並爲贅四絕句。而寄新報社刊之。

雋 錄 鐘 詩 社 江 城

折柳飛花記

杜鵑花 燕剪

碧血有痕，憑點染。

枝懸絳焰，燈干炷。

司馬夫人曾見，如

紅淚染成啼蜀魄。

爛熳無聲啼夜月。

心驚九月春如海。

啼血空教春似錦。

魂歸闌苑秋深寺。

青衣欲化，自裁量。

影度珠簾，玉一雙。

玉真娘子藉催工。

烏衣裁就出并州。

羞池其羽劃晴雲。

尾布雙歧，絮落風。

脚泥不斷，雨如絲。

影掠吳淞水，半江。

(智叟)

(惺齋)

(毋我)

(髯翁)

(筆隱)

(臥雲)

(儂影)

(三郎)

社會小說 執袴子

(劍山)

清之季世。有王淳者。至自四川。僑居於金陵鍾山之麓。王之先世。業儒。祖若父。皆登仕版。淳少穎敏。早有文名。十六七歲時。已主文壇。獨以數奇不偶。未獲高第。但舉孝廉而已。因無意進取。於是決意隱居。遂挈眷而來。江甯於鍾山之麓。擇地而居。地廣四五畝。修可十餘畝。四圍範以竹籬。內蒔花木。中則建築巨廈。淳日則移情山水。夜則從事詩詞。故其著作頗多。惜皆未傳於世。名之所以湮沒。有由來也。

淳夫人陳氏。沉靜寡言。不慕榮利。與淳偕居金陵後。惟日以唱和爲樂。顧此時夫婦年逾不惑。而膝下猶虛。淳殊弗介意。惟陳氏望子心切。乃僮淳納小星。爲嗣續計。淳力却之。且曰。妾而賢。尙不致爲吾家門楣。辱。否則恐肉慾上之歡娛。轉不敵精神上之痛苦。陳聆其語。一笑置之。會淳有契友某。來自維揚。挾一婢。年方二八。嬌豔絕倫。聞陳夫人欲爲夫購。妾願以婢相贈。淳始則不允。繼以其意極誠懇。乃受之。婢陸姓。梅香名。幼歲喪母。父嗜賭。因負逋。故遂鬻女爲婢。今爲淳妾。自分已得如天福。翌年生一子。命名曰五寶。母以子貴。淳愈嬖之。顧梅香雖爲小家女。而頗知禮節。縱得其夫。懽心初不敢獨擅專。房寵也未幾。五寶已屆成童。淳自課之。五寶性極穎敏。而不動於讀。淳雖嚴督之。其頑劣如故。不得已。則延某宿儒館於其家。某本積學士。其誨人也。循循善誘。逾年。五寶學業稍有進步。然日久厭生。又故態復萌。師無術約束。以告淳。淳責之。五寶逃學。弗歸。師遂辭去。五寶愈無顧忌。長日無所事事。與牧豬奴爲榜。蒲戲。負輒向其母索錢。予則欣然。跳擲而去。不爾者。卽臥地。噉啣不償。其願弗止也。久之。又與匪徒狎。舉人世間種種不規則事。無不唯所欲爲。初猶向父母索金。繼則行使。詭伎倆。父母苟稍稍責讓之。輒以惡聲反報。鞭之。則

以老拳相揮。王淳至此始悔教子無方。自怨自艾。乃有避世思想。一日忽披髮入山。不知所終。五寶自父逃亡後。益自縱。恆數月不返。陳氏與梅香商。惟有速爲子納婦。俾可收其既渙之心。因倩人爲之物色。遂聘城內吳氏女。消吉爲之成婚。自是五寶果不外出。二母大喜。一日五寶與其妻話家常事。妻佯詢以爾父何之。答云爲僧。曰何爲而爲僧。五寶大慚。不能答。再三詰之。始吐其實。其妻多方以冷語侵。五寶面赤不能答。又勸之曰。博者牧豬奴戲耳。逢場作戲。或可偶一爲之。若溺此不返。不至破家不止。其改之。五寶雖唯唯。而心實不韙其說。某日因事入市。見博友談某卜某等。因嘲之曰。多日不見。豈石榴裙下能束縛人耶。我等望眼將穿矣。今日相晤。何妨一戲。五寶却之不得。遂入博場。是夜竟不歸。自是以後。又溺於博矣。母誠之若不聞。妻諫之則反唇。未期年。財產幾去其半。妻以憤死。嫡母以憂死。存者惟五寶之生母陸氏耳。

有陳甲徐乙者。本狡滑小人。素與王淳爲友。一日晤五寶於博場。見其恣意揮霍。乃設計誘之。於是鬻之於花天酒地之場。五寶怦然有所動。惟寧垣之繁華。遠不及滬上。乃挈之至滬。舍於某旅社。日則馳騁於繁華之區。夜則徵逐於花柳之場。久之與某妓狎。欲購之爲妾。因示意於陳徐。陳徐大喜。以爲墮入彀中。乃謀於鴇婦。鴇婦示不舍。曰此我家搖錢樹也。安可去。苟強我割愛者。非五千金不可。陳徐見鴇婦有允意。乃許以三千金。鴇婦諾之。二人出語。五寶曰事已成。但須多金耳。五寶詢以身價幾何。則以五千金對。五寶難之。陳徐同聲答曰。如此佳人。藏之金屋。可飽受一生豔福。五千金不爲巨也。五寶欣然認可。乃就滬上營一藏嬌地。妓名香水。居滬三四月。遂挈之返寧。同居一室。挾制其母。與以禮貌。香水固奢侈性成。

自適五寶後。裝束競尙華麗。飲食精美絕倫。稍不如意。輒恣意滋鬧。陸氏婉勸之。亦不之聽。不得已。惟有償其所願。是時五寶雖絕跡博場。而供給香水之用。費反浮於賭博者倍蓰。

陳徐自乾沒五寶二千金後。又索妓家酬資。故得遨遊滬上者年餘。無何資已告罄。遂反甯垣訪五寶。五寶聞二人造廬來訪。乃與其母偕出謁客。陸氏向二人長嘆曰。兒不肖年事差長。至今弗能自立。坐食祖宗遺產。殊可恥也。二君苟念亡人舊誼。倘有機遇。煩一提攜。二人點首者再。旣而曰。欲得優位。舍出仕外無他業。今國家方籌賑開捐。若費萬金。縣篆可立致。他日利權可十倍取。償也。陸氏答曰。豚兒無知。安可爲吏。且今家道中落。萬金烏能立致。陳徐再三慫恿。陸氏意爲之動。遂羅掘資財。得萬二千金。以付之。句其爲子納粟。數年後。果權魯省知縣。時香水則猶家居也。旣就任。五寶日剝民之脂膏。以實私囊。獄必以財決。生死訟則以賄爲轉移。以故人民多怨謗之。嗣以誣法殃民。爲人控告。卒罷職。且虧欠公帑無算。上峯欲監追之。五寶懼甚。乃出平日所得以償其事。雖寢由是已。差等於竄人子矣。

陳徐聞五寶之罷官也。乃往報警耗。冀詐鉅金。及至陸氏問子之音訊。二人蹙額曰。音訊頗惡。我等之來實爲此耳。陸氏知有變。固詰之。二人乃具以五寶之事。告且張大其詞。以恫之。謂苟不籌巨資營救者。則生命將有危險。陸氏大駭。詢所需若干。陳徐曰。非二千金不可。陸氏曰。昔之捐納入官。尙勉湊成數。今則何來鉅金。二人曰。金錢與生命二者。誰爲重。夫人果惜金錢。是非余儕所能爲力矣。言已。欲出。陸氏終以愛子情切。乃湊千金之數。畀二人。方陸氏之入室也。香水乃責陳徐曰。吾家財產之傾覆。皆汝二人爲之。今若此。余將何如。二人笑謂香水曰。爾猶甘鬱鬱久居此乎。香水曰。去將何之。二人乃附耳語移時。香水

唯唯。是夜。陸氏悲痛欲絕。終宵不能成寐。黎明起視門戶。洞開而香水已杳。如黃鶴尋覓。終日卒不得。陸氏既憂子遠。羈異地。又恨香水挾資私奔。輾轉愁思。頓染重疾。不數日。竟奄然而逝。

五寶自去職後。欲歸而資斧無着。向友朋告貸。而從前故舊。皆視同陌路。人情勢利。大率如斯。惟宦途爲尤甚也。於是摒擋衣物。典鬻一空。僅得十金。遂買棹過歸。越日已抵上海。時囊金已盡。僦居於湫隘之旅館中。乃馳書寄甯。旬母速匯資來滬。俾得早日旋里。一夕。方于黃浦灘旁。忽見有二男子。一女子。攜手自遠而至。摩已之肩。側過熟審之。則陳徐與香水也。五寶呼曰。二君竟忘故人耶。何一見似不相識也。二人曰。丐漢我輩。豈與爾爲友乎。以足蹴之。五寶曰。豈有錢則友。無財則否耶。乃就香水而問。以來滬之故。香水叱曰。丐漢何纏人也。卽呼街捕逐之。三人從容緩步去。五寶憤恨返逆旅。日盼其母匯資至。而沈沈魚雁。音訊寂然。無已。惟循陸徒步行乞歸。比至家。則門庭如故。而氣象蕭然。堂燕不來。蛇蝎爲穴。不禁大哭。入門見母柩在堂。蓋死已半週餘矣。乃縞素其服。日夜拜哭於母柩之前。旣而售其住屋之半於鄰人某甲。而藁葬母妻。歲事後。愧悔不已。遂無意人世。乃作絕命書。敘其生平過失。勸戒後來之少年子弟云。某不肖。不能光大門楣。致將祖遺財產。全行蕩盡。吾父爲吾而披荆入山。吾母吾妻爲吾而憂憤以死。苟吾當日能力求上進。而置身通顯者。何致有今日之現象。而乃不喜讀書。溺於淫賭。遂致敗壞家聲。喪失人格。不知者必謂某實遭談卜。陳徐輩之欺騙。乃致有今日之現象。然推原禍始。則皆我自召之。於人何尤哉。嗚呼。某於今日。不特爲名教罪人。抑且爲王氏敗子。所以苟延旦夕者。老母與妻未葬耳。今葬事已畢。吾願了而吾亦脫離塵世矣。敬告世之富家子弟。其各勤勉讀書。力求上進。幸勿貪淫好

賭。而爲前日之我。垂死之人。言盡於此。少年子弟。尙其鑒之。
鄰人見五寶歸家之後。終日啼哭。知其已悔前非也。咸來勸勉。五寶但唯唯而已。一日清晨。鄰右見其家
門戶洞開。疑之。入其室。人已不見。惟得此絕命書耳。

隼錄課鐘詩社江城

統
符
子

三十六宮
新柳 (分詠)

杜。牧。深。憐。秋。夜。月。

者。卿。初。唱。曉。風。天。

(智叟)

鴛。鴦。細。數。牽。春。夢。

翡。翠。初。來。動。客。情。

(筆隱)

誰。容。天。子。岷。山。住。

纒。縮。征。人。灞。岸。行。

(臥雲)

聲。澈。玉。簫。飛。翠。鳳。

蔭。疏。金。帶。露。黃。鸝。

(惺盒)

邵。雍。月。窟。都。春。意。

張。緒。風。流。正。少。年。

(三郎)

深。貯。阿。嬌。連。內。苑。

初。迎。過。客。拂。長。隄。

(粗豪)

春。台。高。峙。晴。峯。列。

官。渡。低。牽。畫。舫。初。

(鏡癡)

誰。憐。別。館。無。雙。豔。

初。唱。陽。關。第。一。聲。

(子山)

哀情 雀屏遺恨

(虹俠)

西子湖在武林城外。爲東南靈秀之區。湖山掩映。景色絕佳。時值春三二月。堤邊桃柳。紅綠爭妍。日麗風和。花香鳥語。步步引人入勝。青衫紅袖。結隊偕行。以騁游觀之樂。三潭印月。爲湖山勝景之一。九曲橋邊。多駐畫舫。湖上有彭公祠。水中立美人石。高數丈。兀突嶙峋。四圍曲檻雕欄。壁柱多名人題咏。雪泥鴻爪。錦繡琅玕。將與山色湖光共爭千古。某年春月。時值修禊之辰。士女如雲。游人似織。或放棹於荷叢。或揚鞭於柳蔭。若恐負此美景良辰。特爲之一一點綴者。萬紫千紅。隊裏忽來一天上安琪兒。香海亭中含顰。悄立濃纖。得宜修短。合度儘從古。比擬美人之豔語。俱不足描寫其聲容。第覺眼底。裙釵到此。都無顏色。此仙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看。將謂貯金屋者何人。豔福幾生修到。執意造物忌才。紅顏命薄。美人竟歸沙叱利。人生福慧信難兼。蓋女郎身世之悲。有足令人感慨唏噓。不忍卒聆者。女郎姓周。名稚鳳。梁溪人。父宦於浙。隨居武林。父名鳳梧。紅羊劫時。參左文襄戎幕。多所運籌。得軍功知縣。文襄移節督閩。留鳳梧在浙。辦理軍需善後。遂家於浙。歷任大吏。器其才多倚重之。優差肥缺。蟬聯不絕。以故宦囊充裕。惜半生勞瘁。嗣續尙虛。後房之寵。數將及釵。仍屬熊羆。夢香惟側室。余氏得育掌珠。卽稚鳳也。稚鳳生而穎異。長益聰慧。十餘齡。卽通書史。性喜丹青。花卉草蟲。出筆妙肖。針黹手工之屬。一見能精。親友得其手筆者。均珍藏之不櫛。進士之名。遂傳遐邇。求婚者踵相接。鳳梧擇壻。綦嚴。百不一當。以故及笄之年。猶復待字閨中。時有李芸堦者。先世皆顯宦。亦以知縣聽鼓於杭。與鳳梧同僚。而又同里。性情相得。過從甚密。良友多情。時作聯床之話。一日。鳳梧述及家事。頗抱鄧攸無子之悲。雖有掌上明珠。難免遠離膝下。欲得乘

龍快婿以伴桑榆。暮景則又殊難。其選此心耿耿。不卜何時可以償願。芸增卽曰。次子慶保年與令媛相若。特恐景升豚犬難配。鸞鳳倫能不棄。其愚歎聯。秦晉則我有子五人。此子不妨長贅君家。鳳梧篤於友誼。逕允其請。夫以一言之契合。遠定兒女之終身。事實未免孟浪。稚鳳一生之命運。從此墜落於愁雲慘霧中矣。

光陰容易。轉瞬吉期。芸增以慶保入贅周家。鳳梧愛女情殷。自必推而愛婿。天從人願。鳳梧又於此時得嘉善縣篆。錦上添花。喜氣重重。賀客見此青年夫婦。無非天上璧人人間嘉耦。諛詞充耳而已。慶保年少新婚。溫柔乍入。初亦極爲滿意。第暴戾性情。有時不免流露。此子襁褓喪母。失教良多。芸增又以案牘勞形。無暇顧及家門瑣事。惡劣性情。釀成非伊朝夕矣。芸增意氣豪邁。遇事不計利害。歷任縣治。地方多蒙其福。上司頗失歡心。時握歸安縣篆。湖水泛濫。田禾盡遭淹沒。上省乞賑。被駁不准。芸增痛民失所。開倉急賑。粟少民多。則破私產以繼之。文告多觸上游。忌上司銜之日。伺其短卒。以擅動倉穀。名登白簡。去官之日。琴書寥落。闔郡爲之墜淚。此耗傳來。慶保欲還家省父。平昔性嗜飲酒。醉後時效灌夫罵座。今遭失意之事。則拋箸擲碗。更爲無忌。稚鳳遇人不淑。惟恐父母傷心。隱忍曲全。多方掩飾。自思女子外母家而內夫家。今君舅去官。舉家歸里。義當還侍舅姑。以盡天職。且慶保性情如此。難以理喻。留此更傷父母之心。遂向堂上婉轉陳詞。卒達偕歸之志。歎乃一聲。稚鳳遂別其息息相顧之父母。而與此愛情不屬之夫婿一舸。過歸矣。

稚鳳自入李門。事上待下。無不盡禮。隣里鄉黨。賢聲鵲起。芸增有妾張氏。恃寵而驕。性情詭詐。平時最喜

播弄是非。顛倒黑白。生有三子。年均幼小。恐家子主持家政。不利於孺子。遂日於芸塔前。譖其短。以聞父子之情。幸長媳薛氏。人極溫厚和平。恐不容於庶母。遇事屈己俯順。乃張氏胸存私見。終難得其歡心。家庭變爲外敵。此中隱痛。誠有難以言。語形容者。以稚鳳之聰慧過人。安有不知此中底蘊。憫嫂氏之積年抑鬱。歎自身之心事難宣。雖處錦繡叢中。不啻荆天棘地。差幸妯娌之間。頗爲相得。竊計同心協力。或可勉強持家。詎料逆境之來。偏與意計相左。數月之後。嫂氏忽染暴疾而亡。遺孤多在襁褓。稚鳳鞠育之一如己出。自歎遇人不淑。早已同衾各夢。何來璋瓦之占。遂以嫂氏幼孤之一。立爲己嗣。其翁芸塔壯志未酬。居恆鬱鬱。不久亦長逝。夫兄亦因喪耦寡歡。相繼殂謝。從此一門幼小。境遇堪傷。慶保終日尋花問柳。醉飽笙簧。未嘗計及家事。且以約束無人。愈加縱情盤樂。有時稍不如意。則大肆咆哮。聲色俱厲。人見之皆趨避。稚鳳婉譬曲喻。百計解釋。以冀其悟。雖具此苦心。孤詣終不能格。其凶頑。此中歲月。惟有以眼淚洗面而已。且自芸塔歿後。生計日形窮促。幸稚鳳持籌握算。條理井然。處置得宜。尙可勉強敷衍。卽或青黃不接。則刺繡繪畫。以濟其窮。每至魚更三躍。猶工作不輟。辛苦經營。栽培子姪。冀可零丁成立。庶幾不墜家聲。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而人苟至無可奈何之境。決不稍寬其遇。以拂亂其所爲。彼蒼何心。問天不語。誠難索此中之理解矣。

慶保之三弟琴保。早歲文定。同城薛氏女。今已男冠女笄。自當成禮完姻。薛氏娶來。貌亦可人。惟性情習慣。與稚鳳大相逕庭。嬌嬾嫉妬。多言生事。見嫂氏德容言工。完全無缺。爲宗族親戚所敬愛。家政之權。操在彼手。心甚厭忌。欲借事中傷之。以攘其權。隨日矚其短。知慶保夫婦貌合神離。遂施鬼蜮之謀。長舌爲

厲。蜚。語。頻。傳。謂。稚。鳳。不。避。嫌。疑。叔。嫂。之。間。曖。昧。難。言。稚。鳳。以。純。潔。之。身。忽。遭。誣。讒。之。毀。雖。則。捫。心。無。愧。究。經。人。耳。雖。堪。自。念。艱。苦。持。家。操。心。慮。患。實。爲。一。家。大。局。本。無。利。己。之。心。今。反。勞。而。無。功。致。啓。同。室。之。戈。且。彼。心。險。惡。苟。不。避。地。爲。良。未。來。之。事。正。有。不。堪。設。想。者。遂。以。家。事。交。與。庶。母。張。氏。管。理。決。計。歸。寧。父。母。鳳。梧。見。女。之。來。也。頗。爲。欣。喜。念。慶。保。馬。齒。已。長。尙。無。職。業。深。恐。有。誤。女。兒。終。身。若。必。待。其。雲。路。鵬。程。致。身。清。貴。再。爲。謀。入。仕。途。豈。不。甚。願。第。慶。保。終。日。浪。游。放。心。已。久。不。能。攻。苦。芸。窗。似。難。僥。倖。金。榜。幸。逢。海。防。開。捐。遂。趨。終。南。捷。徑。爲。慶。保。報。捐。府。經。指。分。浙。江。驗。看。到。省。一。切。手。續。費。用。均。代。爲。辦。妥。慶。保。藉。裙。帶。之。福。居。然。翎。頂。輝。煌。聽。鼓。於。武。林。矣。官。場。最。爲。勢。利。鳳。梧。平。昔。交。游。廣。闊。應。酬。週。到。今。東。床。到。省。照。應。自。不。乏。人。且。芸。階。在。浙。政。聲。卓。著。口。碑。載。道。慶。保。來。此。又。可。襲。其。餘。蔭。以。圖。差。使。斯。時。慶。保。之。地。位。固。非。常。人。所。能。及。名。雖。在。浙。候。補。實。則。仍。是。作。嬌。客。於。外。家。若。他。人。處。此。必。感。激。靡。涯。稍。爲。振。作。藉。圖。報。稱。而。慶。保。則。不。然。依。舊。沈。湎。酒。色。早。夕。徵。逐。每。至。漏。深。尤。未。歸。室。稚。鳳。一。腔。心。事。抑。鬱。難。宣。念。及。此。番。歸。省。實。因。冤。遭。不。白。家。中。難。居。雖。於。父。母。之。前。強。爲。歡。笑。而。心。中。隱。痛。耿耿。不。忘。兼。以。生。平。愛。好。事。事。不。肯。落。於。人。後。故。夫。家。之。短。長。自。身。之。不。幸。從。未。輕。洩。於。人。不。知。己。者。方。且。日。以。陞。官。發。財。來。賀。此。等。無。謂。之。周。旋。適。足。激。刺。其。心。事。以。促。其。生。機。乃。歸。寧。未。久。鳳。梧。忽。寢。病。日。重。一。日。祈。禱。計。窮。慮。扁。束。手。竟。爾。拋。棄。人。世。而。長。逝。天。下。最。難。堪。者。莫。甚。於。死。別。而。况。稚。鳳。之。處。境。又。無。一。事。足。以。慰。其。懷。從。前。猶。可。得。老。父。之。愛。憐。今。天。奪。其。父。尙。何。餘。地。之。可。容。反。不。若。了。此。殘。生。或。冀。相。逢。於。地。下。卽。妄。想。不。克。如。願。而。勞。生。息。死。安。寧。亦。較。勝。於。人。間。幻。想。來。魔。疑。心。生。鬼。投。環。仰。藥。百。計。求。死。幸。生。母。余。氏。防。衛。多。方。不。離。形。影。且。謂。女。曰。汝。母。一。生。祇。

育汝一人。萬不忍坐視不救。目覩罹此慘劇。况吾年已老。在世能有幾時。今不幸汝父先亡。此後之歲月。無非苦雨。淒風。賴汝長依膝下。尙可稍慰傷心。汝也安可先我而去。言次面色之慘淡。聲音之嗚咽。悲苦萬狀。旁觀聞之。亦當酸鼻。而况當局者。驟聆此言。能無愁腸寸斷。慘痛欲絕乎。

鳳梧歿後。各房利其富有。皆存覬覦之心。特以彼此觀望。不肯首先發難。而於稚鳳與慶保。則嫉之更甚。緣鳳梧在日。因女及婿。捐官置物。不吝所費。諸姪旁睨。因羨生妬。背後常有厚女薄族之謗。第懼於鳳梧勢力。不敢形於言色。今無所畏忌。則平時之積憾。自必盡情發洩。欲借端逐女。以快其私。明知慶保易與。不難相欺。遂使人告慶保曰。人家謂妹丈係嗣與我家爲子者。今叔父已故。田產財物。理宜早日收管。則席豐履厚。一生可吃著不盡。吾爲君計。何不乘此機會。改姓爲周。計亦良得。不然名爲贅婿。實掌家政。非李非柰。殊不得體。此等似調似嘲之語。誠屬難堪。如慶保之性如烈火。安能受此譏評。憤怒之餘。立逼稚鳳偕歸。不願頃刻暫留。致遭家人之白眼。稚鳳亦深悉女已出門。母家之事不當干涉。今既處處嫌疑。此間自難久住。驟聆此語。急痛攻心。遽爾量絕。比甦吐血不止。呻吟衾枕。數月纏綿。病骨支離。頓改舊時顏色。雖延醫調治。而心病終屬難痊。余氏素性佞佛。終日焚香拜禱。不離蒲團。其事雖愚。其心良苦也。

李氏自稚鳳歸寧。家政均由庶母掌理。百事怠廢。几案塵封。祇圖自奉之娛。置鄰里慶弔於不顧。寥落門庭。頓改舊時氣象。又復愛憐少子。縱其所欲。煙酒嫖賭。無所不爲。不給則以古玩書畫到處求售。不計其值。以芸堦畢世搜羅。珍藏鴻寶。而供不肖孤注之一擲。道路傳聞。人言嘖嘖。稚鳳不願再返家中。與之同歸於盡。輾轉籌思。惟有在杭另租第宅。以便慶保聽鼓謀差。但泰山已頽。局面非昔。開門七件。所費時恐

不。賞。慶。保。則。又。飲。食。起。居。習。慣。奢。靡。豪。情。猶。昔。日。作。湖。上。之。逍。遙。久。而。久。之。金。盡。囊。空。生。計。日。促。雖。稚。鳳。躬。操。井。臼。勤。儉。持。家。拔。釵。沽。酒。搜。篋。添。衣。終。有。不。支。之。勢。憂。能。傷。人。勞。易。致。疾。吐。紅。舊。症。勢。日。增。劇。支。離。病。體。弱。不。禁。風。自。春。入。夏。轉。瞬。驚。秋。藥。惟。治。病。何。能。醫。心。秋。雨。秋。風。正。是。愁。人。天。氣。凡。抱。痼。疾。者。每。因。而。轉。劇。稚。鳳。自。知。不。起。命。侍。兒。扶。坐。取。筆。硯。至。出。如。柴。之。手。抖。顫。而。書。自。輓。云。「當。年。草。草。締。姻。說。甚。麼。蜜。意。稠。歡。贏。得。枕。邊。千。點。淚。此。恨。綿。綿。終。古。受。盡。了。淒。風。苦。雨。可。憐。案。上。一。燈。知。」淚。承。於。睫。擲。筆。而。逝。得。年。三。十。有。五。傷。已。

小說會 鬧房鑑

(穎川秋水)

咳。咳。說也惶恐。我今年馬齒又加長了。雖未必如隱語中之遠看十七八。近看廿二三。湊成一個雞皮鶴髮八十歲的老嫗。却亦年逾四旬。合着半老徐娘資格。回憶二十載前月圓年記。靜處深閨時候。雖不。便。自。誇。沉。魚。落。雁。閉。月。羞。花。但。與。親。串。人。家。姊。姊。妹。妹。比。較。起。來。那。雪。膚。花。貌。綽。約。風。姿。我。却。首。屈。一。指。哩。因此媒妁往來。向我母親討取庚帖的。倒也不少。不是說張家富有田產。便是說李家曾做貴官。并有說那家子弟。面龐如何俊俏。天資如何聰明。正是一對璧人的。真可算得天花亂墜。妙舌翻蓮。倘遇着沒有定見的婦人。被他如此一說。那得不入其彀中。且幸而在二十年前。風氣閉塞。若在今日自由時代。保不有血氣未定的女孩兒。聞此花言巧語。芳心躍躍。泥他母親。成就這事。不顧後悔的呢。我在當時。雖亦在隔房聽得親切。覺此事羞人答答。不便啓齒。只得由我母親做主罷了。咳。吾爲此言。若被那開通不過的人聽得。恐不免罵我幾聲頑固。不合時宜哩。閒言少敘。且說當時我母親因我是一個嬌養女兒。寶貝一般看待。那裏肯靠着媒人油嘴。就此許給人家。東家打聽。西家探訪。聽得人家口風不對。便行回絕。這也是做母親的愛情嬌兒。慎重婚姻起見。不可錯怪他老人家的。我的姻事。却就此延擱下來了。光陰荏苒。又是三年。我已二九青春。此時母舅和我作伐。欲把我許配與他居停主人的長子。母舅本典業經理。他主人姓劉。固富有多金的。就是我今日的夫家。說也奇怪。我母親向來是謹慎不過的一聽母舅所說。却是命也不算。籤也不求。一切迷信舉動。都蠲免了。在今人眼光看來。倒要贊他一句開通得狠。但據我看來。却並不是開通。至親莫如姊弟。自家骨肉。信他斷無欺騙罷了。不然再說一句五百年前的。

孽障。三生石上早已注定。亦未可知。如今亦不必細表。且說當時母親答應着舅舅。舅舅便歡天喜地。以冰人自居。不多幾日。卽行下聘。我母親因爲是愛女終身大事。亦請了許多親戚。男女老幼。擠擠挨挨。聚了好些嘉賓。看着這豐盛的聘禮。無不嘖嘖稱羨。說我不知是幾生修到。年長的向我道賀。年幼的更向我取笑。此時我雖不作一聲。心中却是快樂。以爲有此美滿姻緣。後福無窮。真是願作鴛鴦不羨仙。哩。過了一個年頭。我家舅舅。又來光顧。說起團圓一節情事。我母親欲待不允。却因我年已長。我夫亦已年逾弱冠。故亦只得應允。一面就忙忙碌碌的備辦妝奩。兌換首飾。添置衣裳。說到我家景况呢。本不能稱得邑中巨富。但靠着父親在日所掙的財產。可也不少。母親因親生骨肉。只我一人。雖有一個兄弟。却從遠房嗣過來的。就把不得將所有田房屋產。一齊與我。只是礙着親族眼兒。不甚方便罷了。故我嫁時。奩具却也應有盡有。世俗所傳的四廚八箱。還覺不甚希罕呢。咳。母親的意思。豈不願我一生一世衣食無憂。永享榮華富貴麼。那知如此珍奇貴重之品。竟似曇花一現。轉眼卽空。真正做夢還想不到哩。在今日時過境遷。祇得自怨命苦。但在當日樂極生悲的時候。却是難受得狠的。

吉期既屆。賀客紛來。喜宴宏開。貂珥滿座。熱鬧情形。一時間也難於罄述。過了午刻。又聞音樂迭奏。笑語喧譁。兒童紛傳新婿已來。愁態可掬。諸女眷亦皆唧唧嚶嚶。私相傳述。謂新郎言語若何漂亮。面貌若何清秀。我此時只好低垂粉頸。裝作不知。但心中不知不覺。却快慰之至。一霎時間。又聞新郎告起。百兩旋來。我也只得含着眼淚。拜別母親。這時難捨難分的情形。大凡做過新嫁娘的。總可知道。不必細述。不一時間。已到夫家。隨卽行那結褵合巹。坐牀撤帳等種種俗套。從今日看來。好好一個伶俐活跳人兒。一做

新娘便被那喜娘人等牽來引去。如做提綫戲的傀儡。任他搬弄。毫無自由。豈不可憐可笑。倘我的婚期在現今數年之內。我亦當撇著嘴兒不依哩。但在二三十年以前。却是家家如此。不得不勉強順從。諸禮已畢。新娘始可休息。但是休息儘管休息。到了晚間。却有一重難關。我的弄到這般田地。總可算得此重難關害我的。

肆筵設席。佳客紛來。我夫家的賓朋。固不讓我家之盛。而興高采烈。則尤過之。因多一闈新房。權利。新婚的當夜。廳堂上面。人聲嘈雜。猜拳聲。弄酒聲。笑語聲。哄鬧聲。以及與新郎打趣聲。兒童喧啾聲。一時並作。獨我一人。則覺得小鹿兒在心頭亂撞。這却是何故呢。實因中國歷來風俗。做新娘的最為拘束。一班惡客。歡喜鬧房。瘋瘋癲癲。有搭沒搭。故意利新娘。歪纏。咳。此等習慣。不知是何人作俑。說什麼三日嘸大小。又說什麼越鬧越發。據我冷眼看來。並不是刻薄他們一句。總不外三種的心理。第一種。講年長的。這年長的。不是親戚中前輩。麼。論理講來。斷無鬧新房的興致了。不料也嘻嘻哈哈。如癡如醉。豈不可怪。我代他細細想來。却有緣故。因此輩結婚的好日子。過了許久。想到今生今世。再沒有宴爾新婚。洞房花燭的希望。不覺且羨且妬。故爾就借他人之杯酒。澆自己之塊壘也。顧不得身為尊長呢。第二種。講少年的。此等少年。大約已經成婚的居多。想自己早已結婚。不怕再有人前來鬧他舊房。故而無法無天。且因他自己結婚時期。被那嘉客鬧得落花流水。不可收拾。心中苦楚。欲發無從。遂將後來做親的晦氣。以洩他平日的恨氣。第三種。講未結婚的青年。難道不想自己尚未聯姻。他日成親。有人來報復麼。但少年心性。最好妄動。那想到後來的事。況今日眼見人家鸞鳳和鳴。早存著一個豔羨的心思。一

存此心。那手舞足蹈的舉動。自然止不住了。有此三大原因。這鬧房的文明。自然愈見發達了。我當年結婚時。三種人物。居然半個不會缺得。可稱人才濟濟了。一霎時間。祇聽得樓梯上面。登登聲響。來了許多賓客。老的少的。肥的瘦的。長的矮的。擠滿一房。初進門時。還覺斯斯文文。像煞舞台開幕時節。演那天官賜福一齣。不多一刻。又像歌劇來了。嘻嘻哈哈聲音嘈雜。又不多一刻。更像舞劇來了。手足不定。舉止輕浮。到了後來。愈演愈烈。恍如孫悟空大鬧天宮一般。把人家整齊華麗的新房。平時閒人。不便亂闖的。鬧得天旋地轉。不成樣兒。初時坐索喜果。不滿其慾壑不止。繼而必欲一見新娘面龐。咳。他人的妻子。好醜。千他底事。必如此云云者。大約此等人。本來生成。佻儇平日。受著社會縛束。不得不戴上一個規矩的假面具。今日因借著三分酒意。就此按捺不住了。索看新娘不已。却不知如何。又被他們運動。我這小叔子。在新房中。捉起迷藏來。我這小叔子。本是一個有名的頑童。平日嬌養慣的。不去逗引着他。他還要想出新鮮頑意兒來。撮弄他人。經不得至親好友從旁攪撥。他有不惟命是聽。奉令承教麼。一時問搶得我手裏的紅帕子。遮着兩眼。實行起來。那賓客亦遮遮掩掩。與他鬪趣。那知一不留神。豁那一聲。檯上洋燈。立時粉碎。我小叔子亦急了。端着面盆中冷水。向上一澆。真叫火上加油。不可收拾。此時衆人慌了。手脚救的救。逃的逃。哭喊連天。毫無方法。只苦了我這新娘一人。正如啞吧。喫黃連說不出的苦處。祇得隨著喜娘急急逃命。可憐我是初入夫家。忽忽忙忙。不識門路。耳中又聽得新房之內。嘩粟剝碌烘烘之聲。不絕。真正弄得我眼也花了。頭也昏了。心也亂了。偶一失足。從樓梯滾下。跌得幾乎一佛出世。正待爬起。恍惚又聽得撲通一聲。不知又是何人。亦從樓上跌了下來。幾乎二佛涅槃。此時我倒突然清醒一點。留心看

去只見一人滿面血跡。忽聽喜娘喊着一聲哎。嚇姑爺跌傷了。方知繼續跌下來的。乃是我丈夫哩。咳。你們想想可憐呢。不可憐。

出了大門。心中更覺悽惶。又酸又辣。由着喜娘人等拉拉扯扯。約走十餘家門面。隨後公公婆婆帶着小叔子。哭喪着臉。忽忽而至。新郎更一蹶一拐。彳亍而來。同轉一個灣。到了一家門首。我公公隨即舉手打門。那家早因滿街人聲鼎沸。已從睡夢中驚醒起來。正想開窗探望。忽聽打門聲急。即便拔關而出一見我等。怔了一怔。我公公忙將原由訴說一遍。那人待理不理的。說起火人家。照着俗例。本不得到人家來的。况且今日你家又多一個未曾回過門的新婦。一發不得到人家來。你們難道不知道麼。我公公一聽此言。急得沒法。再四央求。幾乎下跪。幸虧救星來了。那主人的夫人。由內而出。問明緣由。究屬婦人家生性柔輒。說道事到其間。亦真沒法。說不得晦氣不晦氣。請進來罷。只是我家低門小屋。今天光顧。覺得簡慢些兒。我公公一聽此言。正如得了大赦一般。謝了又謝。率着衆人一哄而進。你道這家是誰。原來却是劉姓老親。不過我家極富。他家早已敗落。平日之間。雖祇隔一巷。不甚往來。即今天我家喜事。亦不過隨例下一請帖。並不曾前往邀他。總而言之。自恃富饒。眼高於頂。我亦不必代為講飾。此時急難之中。却要借重於他。無怪他從中為難。且說當時既到他家。舉首外望。只見火勢炎炎。不可逼視。料想是祝融氏乘興而來。擾了我家喜酒。亦是乘醉鬧房的。不然何以將我家所有房屋。連一接二。拖三倒四。當着燒烤。喫呢。而袖手旁觀的。亦復鬧鬧嚷嚷。有說如此高廳大廈。付之一炬。着實可惜的。有說宴爾新婚。突遭回祿。真正可憐的。又有說其家為人刻薄。人有千算。天有一算。却是罰當其罪的。紛紛擾擾。聽在耳裏。着實難

受還虧救者得力未及天明。祝融氏就興盡而返。由我公公請人前往勸諭。方知所有房屋產業悉付灰燼。咳罷了罷了。此際我娘家亦已知道天色一亮。早差轎夫前來接我。并請我翁姑丈夫一同前去。我翁姑那裏肯行。打發我同丈夫帶着小叔子回去。此際我亦無法只好從命。乘軒而歸。一見母親幾乎哭得死去活來。我母親再三勸慰。方始勉強收淚。住在母家過了數月。纔由公公收合餘燼。借屋居住。然家景則從此一年不如一年。翁姑感情亦甚淡薄。不怪那小叔子肇禍。背後還說我是火星坐命。帶得來的。咳。由我想來。當時不有至親好友。慫恿我小叔子。雖甚頑皮。斷不會在新房中捉迷藏。我小叔子不捉藏迷。我就是一隻火鴉。亦斷不會放火呢。這真叫得有冤無處伸哩。

如今人也窮了。家也破了。翁姑也去世了。我夫婦兩人因各跌一交。他的足已殘廢。我手也折斷了。當時的男賓。有焦頭爛額的女賓。有遺簪墜珥的小兒。有驚恐致疾的事。後都歸咎於我。教我如何分辯得來。咳。咳。此是我親歷之境。已經二十多年。何必舊事重提。以取人笑。但念此等風氣。各處皆有。現在事事改良。惟此獨不改。故特現身說法。以醒世人。庶不致如吾家。鬧此話柄呢。

家庭小說 曙星淚

(鴛痕)

秋氣蕭森。寒風凜烈。江楓抹赤。籬菊綻黃。四野蒼茫中。遙見一村。曰葭葦村。村中多齊姓。故又名齊家莊。闌闌相連。鱗次櫛比。固儼然一小城市也。時已黃昏。涼月渡樹梢而出。照見老屋數椽。落葉片片。墮紙窗。作響。窗內微露燈光。若明若滅。中有一人臥病在牀。痰聲漉漉。氣促屬絲。旁坐一中年女子。斂黛含愁。微聲而歎。望而知為病者之婦也。時膝下倚一兒。約八九齡。朦朧方醒。婦曰。禾兒。連宵累汝不眠。此時應疲倦極矣。禾兒則揉目四顧。謂婦曰。阿爹飲藥也未。婦搖手曰。禁聲。毋擾爾父眠。禾兒始無語。時人靜夜深。冷風從窗隙侵入。搖曳燈光。作慘碧色。令人毛髮為聳。回視榻上病人。瘦骨支離。無復人色。益不禁傷心。墮淚也。

未幾病人張目視婦。啓口欲語。而喉間痰涎壅塞。不能聲。良久始低言曰。吾病累爾。廢寢食。邇來亦瘦骨一把矣。盍稍休息。婦慘然曰。妾恨不能以身代君。至日夕。勞瘁亦分。內事病人欲再續語。則又為痰所梗。半晌乃指兒曰。兒慧甚。惜命薄耳。設吾不諱。卿須盡心教之。若叔直禽獸耳。語至此。氣喘痰湧。欲語不得。惟視婦與兒作戀戀之狀而已。婦急推兒曰。速將藥來。兒聞命趨詣爐側。取藥樽。詎心急手顛。傾藥於地。婦頓足曰。兒真鹵莽哉。無已。姑以茶潤其喉。於是淪茗少許。移燈灌之。則病人目閉氣奄。汗流被面。已向夜臺而去矣。

逝者何人。齊其姓。佳之其名。妻氏江。膝下僅一子。禾兒是也。有弟曰梅亮。即佳之所謂禽獸者也。今佳之年未四旬。一朝溘逝。江氏與禾兒撫屍大哭。至窗上已作魚白色。猶未輟泣。顧婦本女流。兒又冲齡。經營

喪葬。仍須梅亮。於是母子相率往梅亮家。亮爲人。外搗謙而內狠毒。久與其兄分爨。亮以刻薄起家。所蓄甚豐。娶妻黃。生子三四人。是日晨眠未起。聞門外剝啄聲。黃氏披衣啓關。則江氏與禾兒。倉皇直入臥所。伏地大哭。梅亮知兄已故。則色然喜。佯驚詢之。婦始起告以佳之死事。且求之助。亮聞是語。僞爲悲痛狀。旣而謂江氏曰。嫂先返。吾稍遲卽至。江氏遂偕禾兒歸。日晌午。尙未見亮來。遲之又久。始見數人昇一空櫬。至而衣衾等物。卽置其中。櫬旣小而薄。江氏大不謂然。而未敢明言也。俄而亮方徐徐偕堪輿者。至草草含殮訖。亮卽去。瀕行遺墊用之賬單一紙。時江氏悲天愴地。痛不欲生。亦未暇細閱也。數日後。亮忽來墊。歎謂所費約三百金。江氏曰。統計亡夫殮資。不過百餘金耳。胡得溢出若干數。言未竟。亮厲聲曰。嫂以爲多耶。曷不自辦。嫂苟不信。吾行便有債權者自來。言已。悻悻去。

翌晨果有十數人至。聲勢洶洶。齊言索逋。江氏受此輩囉哩。頗不能堪。則又不得不往求梅亮。緩頰。乃甫及門。亮家兒輩。羣逐禾兒曰。此無父兒也。可飽以老拳。禾兒吞聲弗敢與較。隨其母膝行至亮前。請與債主緩商。願寬時日。必償其逋。亮始猶不可。再三懇之。乃承諾。所幸江氏尙有財產若干。數百金不難立辦。屆期乃拊搗得三百金。持送梅亮。始克了事。時禾兒已九齡矣。江氏送就外傳。與亮之數子同學。禾兒性極聰穎。讀書冠同儕。師深激賞之。每晤亮。必獎禾兒。謂君之猶子。若此。他日不虞不能光大。齊氏門楣。卽君亦與有榮施也。亮陽應之。而陰實嫉禾兒。次骨。乃密籌中傷之策。

一夜。江氏夜眠而醒。瞥見窗上有黑影幢幢。知爲妙手空空兒。稅駕至。俄而寢門闢矣。驚甚。視禾兒。方濃睡。急撼之醒。曰。兒速醒。忽訇然一聲。則見有碩其軀。睥其目。黑巾而短衣者。已挾刃而入。江氏駭極。不能

語齒震。震有聲。旋聞賊大聲曰。禾兒安在。江氏聞語。心膽俱碎。斷續言曰。呼禾兒何事。賊復大聲曰。欲得彼之頭耳。江氏乃下榻伏於地曰。未亡人。祇此一塊肉。賴以延先人宗祀。室中所有任壯士取去。願勿害吾兒。果欲殺吾兒者。請先殺未亡人。語次。崩角流血。禾兒亦自床間躍起。跪於母側。賊睹此可憐之狀。亦良不忍。因歎息曰。爾母子何辜。吾殺汝。二人如屠豕耳。且替人作賊。大丈夫不屑爲也。爾母子此後其慎防。若叔吾去矣。言已。疾趨而出。母子吐舌良久。驚魂始定。於是宣誦佛號不止。

盜何人。綠林之豪客也。讀者試思。彼盜與禾兒何仇。舍黃白物不取。必欲得其頭而甘心。是明明爲人。所使也。嗚呼。孰知施此毒計以戕禾兒者。乃其叔梅亮也。梅亮久欲奪江氏產。顧無所藉口。計不如使盜入其室。殺禾兒以絕其支。然後使己之子承祀之。他日可完全得其所。脫非該盜。具有俠腸。助白刃無情。早膏禾兒之血矣。明日梅亮使人偵之。禾兒依然無恙。意盜未往。急往詰其負約。盜怒曰。子於禾兒。叔也。義當教養之。今反欲白刃相加。子真全無心肝。吾不能爲君殺無父孤兒。亮仍哀懇之。盜拔劍擊案曰。咄。速退。不爾者。吾當享子以七首。亮知不可動。怏怏返。然一計不成。又生他計。家庭之戾氣。曷有已時耶。由是亮對於禾兒。事事必善視之。江氏母若子。咸頌阿叔悔悟。明歲元旦。禾兒早起。爆竹除舊。桃符更新。六街簫鼓。又是一番氣象。往叔家祝歲。亮夫婦見禾兒至。殷勤倍至。諸兒亦競呼之曰哥。親密尤逾骨肉。旣而亮留禾兒午餐。且設酒具。亮呼諸兒陪飲。入座後。亮先斟禾兒。次自斟。則已空矣。作怒容曰。胡只一杯。爾嬌真憤憤。姪先飲。吾入廚中再取酒也。遂入內。禾兒素不喜飲。亮所斟之酒。未嘗沾唇。亮之幼子。最駭。且好酒。見禾兒不飲。父又不。在則竊取之一吸而盡。未久。忽呼腹痛。遽倒地。鮮血自口鼻出。禾兒大驚。

諸兒亦駭極狂呼時亮方徐徐執壺出見幼子狀怒叱禾兒曰爾何毒死吾子吾誓不與若干休黃氏亦出哭罵禾兒不止

杯中何物毒酒也亮本欲以之懲禾兒者不料其幼子竟爲禾兒代死亮於是反誣禾兒害其子遍邀親族聲言欲繫之有司江氏聞警亦至見此狀莫明底蘊親族又從而附和之公斷姑貸禾兒死特析半產與亮以償其子亮故固不肯磋商再四始從衆議江氏無奈如真言書券與之事始寢禾兒歸江氏怒甚厲聲責之曰若今尙見我耶毒殺彼兒耗去吾產幸親友爲魯仲連否則恐若已作獄中囚矣言次面壁哭禾兒泣曰冤哉兒於彼何仇彼兒所飲固兒杯中之酒也江氏亦恍然曰天平彼殆毒汝耶當汝叔往廚中取酒時彼兒鹵莽中毒實彼意想所不到故反噬耳我爲其所算矣雖然未死吾兒先喪其子天之報施惡人亦不爽然以一兒而易吾半產吾爲汝叔計亦殊不值由此江氏生計頓絀所入漸不敷出矣一日忽有市僧吳某者歛江氏之門貿然而至江氏亦素識其人姑延之坐所言皆家常絮語且曰方今科舉已廢讀破萬卷書奚用令郎年將成童曷棄學而習商業亦可謀什一之利江氏頷之曰學買固佳第無人提攜耳况渠年幼識短未諳貿易是以不願其遠出也吳某曰吾固常經商遠出者令郎果有此志不妨與余同伴設經濟不敷幸吾囊尙裕亦可相假貸也江氏感極欣然許可議畢擇期起程禾兒與母珍重而別隨吳附舟既至吳亟命舟子啓棹落葉蕭蕭櫓聲欸乃烟波蒼莽中剎那間望鄉關而不見矣舟行兩閱月各埠邀遊禾兒腦海中增無限閱歷惟回首桑梓時深陟岵之思一日舟次雲南吳登岸覓友囑禾兒株守舟中禾兒不耐寂坐因往市中閒遊信步所及不覺天色已暮比返至泊舟所則人

舟皆杳。惟江水蕩漾而已。禾兒至此。心懷忐忑。莫知所從。然尙疑吳某移船他處。因入市暫寓客棧。次日到處詢問。孰知其竟杳如黃鶴也。尋思吳何故先返。久之。忽悟曰。嘻。彼殆吾叔之所使也。忍哉。叔乎。竟使我離鄉萬里。形影相弔。吾悔受其愚矣。欲返。苦無資斧。乃坐江干。縱聲大哭。地僻人稀。無過問者。惟有滾滾江流。與禾兒哭聲相鳴咽耳。

江氏自禾兒行後。朝夕倚閭。盼望游子書來。而魚雁信沈。音問終杳。心疑其病。既而至吳某家探問。則不知何時他徙。屋內又易主人矣。問其鄰。皆云乘夜遷去。至今房金尙未還也。江氏大疑。頗怪其遷徙之詭秘。然究莫測厥故。歲改月移。忽忽一年。禾兒在雲南。已淪爲乞丐。日惟乞于街頭。乞得殘羹冷炙。聊以充飢。夜則宿古廟中。每值夕陽西下。念及老母及己之身世。不禁傷心飲泣。尙不知其母已因思子而病矣。江氏輾轉床褥。月餘始漸瘥。一日朝曦初上。偃臥未起。忽聞門外叩關聲。疑禾兒歸也。喜極霍然起。及啓門。則頓失望。來者非他。東鄰李嫗也。見江氏作詔笑曰。夫人胡近來如許憔悴。禾哥遠出。曾有信寄來否。江氏見詢禾兒。不禁泣然曰。禾兒自與吳某同行。至今音訊杳然。地北天南。不知飄零何處也。李嫗曰。令郎無耗。想係正在得意時。忘却堂上老母。夫人曷不往尋之。江氏曰。余固女流。未出里門一步。况家計蕭條。何從得贖作旅費。李嫗曰。無慮。子有產在貨產。而得見子計亦得也。苟令郎竟失蹤。夫人雖守此產。亦奚用。江氏思子心切。惑於李嫗言。竟首肯焉。李嫗見其許可。喜動顏色。曰。果爾。明日便邀牙人來。覓受主也。李氏領之。李嫗遂去。嗟乎。彼李嫗一村媪耳。何爲喋喋勸江氏貨產。尋子。蓋亦梅亮所遣耳。亮欲盡有江氏之產。故先害禾兒。次給江氏。使李嫗說之。而江氏竟安然墮其術中。嫗返報亮。亮遂出贖使人承買。

故短其值。再三增益。祇給以數十金。江氏捩搗數日。竟起行。

禾兒既行。乞日遊市上。漸與各店舖稔熟。有藥肆齊翁者。素仁慈。見禾兒年少。且非乞兒相。因詳詢其家世。禾兒具告之。翁太息曰。子之叔竟如斯殘忍。真狗彘不若矣。子既與我同姓。且窮無可歸。不如在此習業。我家不少噉飯處也。禾兒曰。嗟乎。吾叔視骨肉如路人。今丈乃認路人為一家耶。於是感激零涕。不置。安居齊翁家。晨夕灑掃。操作甚勤。暇則留心藥務。翁甚愛之。及久。遂命司掌櫃。偶缺藥材。使至川廣等處。配置。禾兒久思歸省。母因乏金錢。今乘購藥之便。喜甚。挾貲匆匆。行恨不肋生雙翼。飛至老母側也。時江氏離家數月矣。歷盡風霜。未見愛子。憂愁窮苦中。忽得寒疾。困頓旅館。倍形淒涼。所幸囊橐不乏。猶足供藥餌之費。待至二豎退後。所攜之資。俱已耗去。於是店主人遂下逐客之令。而江氏子然一身。借貸無門。亦不免為丐婦。一日。江氏方自人家乞得午飯歸。途遇一人。見江氏轉奔而西。伊何人。市僧吳某也。江氏初低首行。及見其奔識為吳某。於是亦奔而隨之。吳知不可避。返身見江氏。江氏泣曰。若攜禾兒同出。而今安在。言次。哭失聲。吳亦為淚。隨慰之曰。爾勿悲。令郎尚在此。皆不干我事。梅亮為之也。吾未忍致之死。棄之於雲南耳。因為縷述前事。江氏痛哭曰。天乎。吾與梅亮何怨。胡視骨肉之間。若仇讎也。豈真人面而獸心者耶。吳不答。揚長而去。江氏知禾兒之未死。益遠尋之。輾轉至成都界。行乞市上。瞥見一藥材行中。有淡妝少年出。豐眉而闊額者。禾兒也。猶疑目眩。逼視之。益真。於是近前。禾兒驟見江氏。驚而喜。喜而悲。各相視。不能語。久之。禾兒哭。江氏亦哭。哭聲慘絕。哀動左右。過者咸為唏噓也。時禾兒所事已畢。即與江氏。遄返雲南。齊翁亦甚欣納。從此母子相依。俱免饑寒。禾兒每對人言。惡叔謀害事。輒嗚咽不置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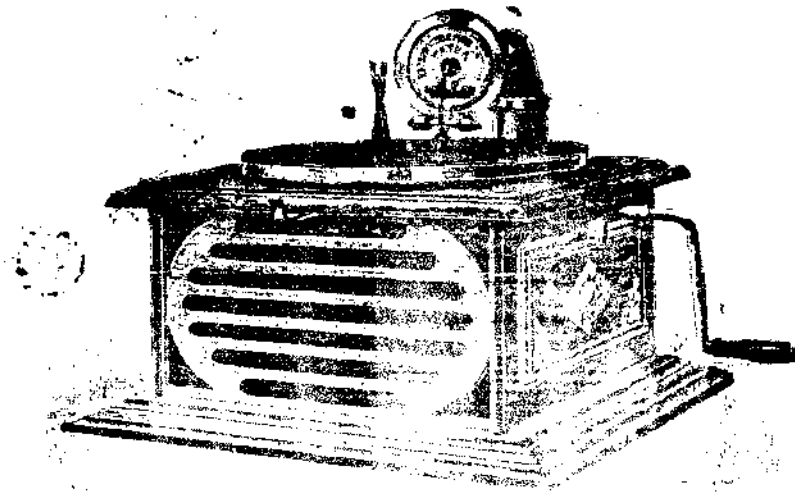
篤長。 ①

小



說

百代公司
機樣



本公司金鋼鑽針留聲機器雙面
 唱片早已馳名環球毋待贅述所
 需鑽針一久用不煩掉換即此
 一端異點頗蒙社會歡迎况唱片
 盡搜羅普天下最有聲望之名角
 所唱全屬真確毫不虛假不但自
 信且可面試如欲樣本函索即寄
 所遞回件郵資敝處自行粘訖

上海
 四川路九十一號

天津法馬路六十號
 香港皇后大道

長篇小說

小說情

同命鳥

一名後仇儷福

朱蓉華女士口述

毘陵李定夷著

第十八章 送君南浦

吾聞之人生與憂患俱來斯言洵不謬也不然當墮地之初胡爲卽呱呱而泣耶余多庸福幼承父母之保育長獲夫壻之愛憐熙熙攘攘殆不知世間更有憂患二字使能長此百年以迄奄化無愁絲之縛吾腦府則我之生也雖寂焉無聞與草木同腐然此生前之享用亦堪自擬神仙中人如是夫豈不佳願造化弄人常拂人之願冥冥之中似一一爲之主宰不幸之人絕處每可逢生幸運之人有時亦受磨折余自覺近年以來心境既非昔比興味亦大消滅自然之趨勢所謂莫知爲而爲者卽就此次吾母之喪事言之亦使余之精神上受絕大之打擊生老病死固人生不可倖免之事然余之視母以爲靈護正好愛日方長不諱之變至速當在十年而後詎料薤露之歌蒿地而來此誠不啻青天霹靂余能不肝腸摧絕乎

余既決意奔喪歸鄉和哥於無可如何之中爲余劃得此策事固周矣密矣然隻身千里余實破題兒第一遭使非常此急迫之中余斷無此勇氣而敢奮然應諾及樺姊去和哥更就余商量行裝余心仍如亂

麻所答。每非所問。和哥又作慰藉之詞曰。蓉妹。母然汝固尙有老父在。若余則長爲無父無母之人。視妹之涕泗縱橫。思親之念油然而生。肝腸亦將摧絕矣。妹盍以余之故。力節哀思。毋使深痛巨創。猛攻愛汝者之胸臆。余聞言。連頷其首。和哥就余勸余之不效。乃借自己之悲痛。以博余之哀憐。其辭窮而其心苦矣。余報之曰。風樹之悲。誰則無之。但新喪者必較甚。是亦人情如此。哥其諒余。余方欲別哥而去。哥其努力珍重。毋令茂陵風雨再侵。相如則余西行而後。可略紓東顧之憂。和哥亦頷之。謂余總能爲妹自愛。第妹亦當爲余保重。余尋拂拭淚痕。獨自收拾行裝。和哥欲爲余助。余以取件無多。辭之。渠遂出門。置辦奠儀。備余攜歸。又購滬市最流行之香水。精桂花皂。玫瑰霜。雪花膏等。亦使余歸贈親友也。

一宵易過。又到明朝。余旣整理妥貼。惟待登輪啓程耳。顧余此時歸心如箭。度茲一日彷彿一年。卽強求一消遣之方。亦不可得。觀書旣無。此心緒閒話亦語鮮。倫次終日之間。如坐針氈。如附芒刺。時則仰望雲端。日光時則俯視腕上之時。計歷落不安之態。言之殊爲可笑。談何容易。又是一天。余晨起將昨日焦急情狀語諸和哥。和哥曰。妹毋躁。今日尙有一天也。妹宜鎮靜養心。憂急必病。余滋爲慮。且登輪而後。妹隻身獨處。更覺無聊。而三日三夜之間。視此二日尤長。使妹終日坐臥不安。不將癩癩乎。余且知妹昨日三餐僅進二次。每次又僅半盂食量。銳減效驗已著。若長途迢遙亦復如此。回鄉之後。又必哭損雙眸。哀毀異常。此一月之內。妹將不知憔悴至於何所。其爲余思之當如何。廣念深思。妹縱不知自愛。獨不愛余乎。余靜聆和哥語。已答之曰。哥言婉而情深。敢不銘之於心。余有時亦易一念以爲人旣死矣。急如此。哭亦如此。願此念之來稍縱。卽逝骨梗在喉。塊壘橫胸。驟欲去之。余殊無此妙術。今當長憶哥言。使由濃厚。

而漸歸平淡。余行而後，瓊娘必能承歡無間。哥可毋以遠人爲念。和哥唯唯。余又曰：「一昨和哥語余，家山無恙，邱墓就荒，生前定省無狀，死後祭掃失時，因是而起悲思。余此次返鄉，當代哥稍了心願，往省翁姑幽宅和哥極以爲躉，謂能因己之親而思人之親，以視近日女生之忤事翁姑者，不可以道里計。言次，傭婦忽傳客至，乃樺姊來也。樺姊非外人，登樓直入寢室，余逆之曰：「姊來何早？余家尙未早餐，姊亦枵腹乎？」樺姊曰：「妹殆夜半哭母，以致失寐，歟？視汝之眼，紅腫更甚，視汝之頰，啼痕尙在，余不待其辭畢，卽答曰：「姊獨非然乎？」樺姊曰：「余亦自知之，故今日戴墨晶鏡而來，及門方去之也。」言旣，取所攜之件，一一付余，且問余行裝已否置備。余俱答之。和哥曰：「船票尙未購就，余當立往辦之。」長江輪船開行之時，至早在晚間十二時，客貨若多，則或遲至黎明，亦未可定。吾輩當於晚膳後登輪。余曰：「哥尙須發電告吾父，四等商電常不能按時遞到，此報宜早去爲是。」和哥曰：「妹言允是。」購票之後，卽當赴電報局，招商局與電報局同在黃浦灘，相去不及百步。順道一行，本極便利。余領之，早餐竟。和哥卽外出，樺姊不歸，留此送余。余謂姊寓離此頗遠，晚間獨歸，事太危險。姊曰：「午後華哥準至，余夫婦當親送妹登輪也。」余始無辭。

悲莫悲兮生離別，此言也。吾聞之耳熟矣。余今別余夫及一家之人，隻身子行，非親嘗生離之悲乎？然而不僅此也。余是時方寸之亂，要非唇舌所能形容。生離死別之痛，并在一念，又并在一時。余夫囑余鎮靜養心，節哀順變。余雖口允之，實則言與心違。心又不容余之自主，樺姊見余狀，遂規余曰：「心煩則理亂，妹斷不可如此。」長江輪船向多鬼蜮，妹倘清明在躬，自無他虞。若偶一疏忽，禍且立至。余唯唯，然口終不能應心也。樺姊曰：「汝歸後，務爲余稟諸阿父，邀彼來滬，小住死者已矣，生者更繫余念。」阿父年逾半百，驟失

鴛侶暮境淒涼。不言可喻。使非頤養得宜。康健不無可慮。且阿父之愛阿母。非極真摯者乎。在尋常伉儷。尙難免鼓盆之戚。矧此三十年唱和無間之夫婦。白首有約。同命願違。其哀痛爲何如者。妹歸第一當春。慰阿父。惟汝弱息。最獲親心。父見妹面。必轉悲而開笑顏。如是庶不負此一行。且妹於阿父家居時。萬勿縱聲多哭。而增老人之悲觀。并望舉此意告諸光妹。余俱唯唯。深佩姊言之周到也。少間樺姊又曰。吾姑深以嘉妹光妹爲念。囑余致意於妹。回里後。宜存問之。余曰。余行色匆匆。不及往告叔父。媿母矣。姊其善爲辭焉。此番歸去。光妹自必聚首若嘉妹。則余方新遭大故。俗例未便往訪。卽良姊處。余亦不克前去。樺姊曰。七中禮懺。彼等或來也。余姊妹之談話未終。而和哥已歸。出船票授余。又以電報底稿相示。余曰。姊來。大佳。得姊一席話。不覺已到亭午。今日情形大異於昨日。日長於年。今日之日。轉瞬卽逝。和哥曰。但恨樺姊不能伴汝而行耳。否則沿途長望。指山話水。亦足以資消遣。樺姊曰。固所願也。但勿能耳。午後華哥果至。已將四時。傳叔父語曰。蓉姑獨挈女傭行。似尙未安。江榮隨余多年。老成可靠。蓉姑苟需男傭者。此人可以勝任。和哥曰。叔父允以江榮從行。自是余所至願者。蓉妹亦無不贊同也。余曰。叔父盛意。煞是可感。但途次旣無搬運等事。有一女傭足供奔走。似可無需他人。樺姊附余耳而語曰。女傭非吾家舊僕。人心難測。恐不可靠。吾翁之意。極是。妹應從之。華哥亦曰。人有旦夕禍福。旅行尤不可不防。婦女天質荏弱。究不如男子之足以應變。吾意亦以江榮隨行爲是。余諾之曰。旣有江榮相從。今日一電轉成多事。和哥曰。武昌至漢口。不過二十分鐘耳。岳父卽多此一行。亦屬何妨。於是華哥起立道別。約定回寓。召江榮守候於招商碼頭。

是晚八時。余遂啓行。挈一女傭。從和哥至江永停泊處。樺姊與蓉影同往。瓊娘以守宅故。余力辭其遠送。始止。至碼頭。覓華哥等。尙未至。乃發行裝入官艙。艙在賬房間壁。賬房邵姓和哥之友也。見余等至。極力招呼。和哥先與周旋。所談者。無非懇託照拂之詞。已而華哥等尋至。江榮所攜無他。僅寢具而已。和哥購一客艙票予之。並給以五金。以爲沿途凌雜之需。華哥又以小心伺候。堅囑之。艙中寢榻凡二。一上一下。其旁更有一小榻。余指定女傭處之。余居下一榻。上一榻高僅及肩。供余擱置行裝耳。部署略定。已將十時。余顧樺姊曰。勞姊遠送。妹心滋悅。此時雖不啓旋。但姊歸道頗遠。時已不早。姊盍別乎。樺姊曰。有華哥在。雖遲何妨。既忽曰。妹逐余行。即可耳。余急撫之曰。姊何作此語。妹縱獲罪。何忍見責。樺姊曰。余非責妹。妹殊誤會。余作此語。恐妹與和弟有所語耳。余曰。余夫婦別無所語。晨夕所見之人。何時不可共話。奚必待至臨歧耶。言時。彼此知其誤會。相與一笑而罷。至十一時許。華哥夫婦方致聲告別。余送之至甲板。上彼此淚毗。瑩然各道珍重。余俟去遠。方始入艙。又半時許。和哥亦行。臨行作簡單之叮嚀。語曰。途中莫問閒事。到家卽發電來。余諾之。蓉影依依不捨。噉然而泣。余本噉淚勿下。爲蓉影所動。不復能制。遂亦泫然。撫蓉影而慰之曰。余行無幾日。勾留至遲。不過兩旬。汝其毋戚。汝年長矣。願猶嬌。怒乃爾。余行後。汝慎勿與瓊影口角。致累彼受姨娘之責。蓉影唯唯。和哥遂携之行。硬忍心腸。終已不顧。

鬢紅曰。蓉華女士行矣。行者固屬難堪。留者亦未嘗不悲也。礎潤而雨。月暈而風。題紅館之幸福。其止於此乎。方期蔗境愈老。愈甘。甯料後路轉遜耶。

本回敘次極詳。盡左宜右有。無不自如。寫蓉華棹枕不安狀。尤見妙肖。濟和勸解之詞。與樺華慰藉之

語各有不同。而各能如其口吻。未復插入江榮隨行一節。自不可少。不然江湖多風波。以彼婉妙。胡能子行得毋不近情理乎。

第十九章 別後之瑣記上

余向有題紅館日記之作。讀者諸君早聞之矣。顧此朝夕所操之筆墨生涯。登程而後。無復有此精力。繼續從事。余乃改日記爲瑣記。不按時日擇要書之。雖一鱗一爪。未必能盡余之所事。而提綱絜領。大端尙無遺落。今卽就此『別後之瑣記』略加點飾。披露於諸君之前。余固可省口述之勞。卽諸君展誦至此。亦必以爲原本直書。轉視演成小說。較爲簡潔精當。而少許多浮言泛語也。余之瑣記曰。

嗟乎山牽別恨。水帶離聲。余今親嘗之矣。登程之夜。天甫微明。出吳淞口。入揚子江。天公作惡。輕風挾細雨而來。船身微覺震盪。余以徹夜未寐。頗思寢息。而隔室喧擾之聲。震耳度有妄男子數人。方作醉鄉遊也。余就窗隙外。窺烟雨浩漫。水天啣接。景物無可賞玩。惟凝神癡望而已。無聊之極。則取所攜小說讀之。書名『鴛湖潮』。出版甫旬日耳。和哥特爲余購之。以作行程中之消遣品。是時晨光透入。旣微燈焰如豆。又復不明。窮余目力。始獲讀下甫及一回。心定神靜。夢魘乘虛而至。不覺拋書入黑甜鄉。一枕醒來。取時計視之。已午後二時。伏居斗室。無昏曉。無晨夕。卽舟行至何地何埠。余非慣於旅行者。亦茫乎不知。但嘗聞諸余夫由上海附江輪行。一日半至鎮江。二日半至安慶。三日半至漢口。料此去鎮江。殆已不遠。入口後。所泊之各碼頭。余皆在夢中過去矣。時女傭卽取盥具。進謂午餐至。不欲驚夫人醒。尙留於此。第殺饑已冷耳。余以連日勞乏。兼之心緒不佳。胃納因之銳減。此際並不知飢。略一舉

箸。卽不復食。推窗外望。雨點益密。茫茫一片。陰霾緊觸。絕無放晴希望。余顧語女傭。謂倘輪抵漢埠。猶是如此。吾輩何以渡江。處此風濤。雨晦之中。不益增困苦乎。女傭不知所答。第以春日向多雨水之句。敷衍余耳。余又心口相語曰。此間尙在蘇境。漢口猶處千里外。天時陰晴。未必一致。卽不然。途程尙有二日半。詎敢必天之勿霽耶。

長途無事。余惟擁衾讀書。戶外塵囂。殊甚。余皆勿問聞也。盡一日夜之功。而竟鴛湖。竊念用情之不幸。至鴛湖。潮中人而極矣。劍廬彤瑛如參商之相左。至死未能一面。蕙華有難言之衷。寓至情於無情。尤動人之矜憐。薇亭茗華亦復三生石上未訂夙緣。冰華則雖有所天而遇。人不淑。薄命同慨。嗟乎。多情眷屬。如願以償。誠世間難得之事也。諺云。不登高山之險。不識平地之安。余得和哥爲壻。遂視美滿姻緣。等諸尋常幸福。而孰知愛河情海中。固有如許風波耶。言念及此。方寸稍覺快慰。又一日。輪至安慶。天果放晴。余告女傭。路程已去十之七。明日可抵漢口。是時余之歸心益急。初登輪時。知有三四日之行程。抱一耐心靜守之念。今則去鄉漸近。目的既在眼前。希望之心。漸切。轉恨不能立刻抵漢。以遂余之所望。前此二日。余猶靜讀小說。以資消遣。今則方寸轆轤。無一刻之安寧。并此心緒而無之矣。謝天謝地。余返漢皋矣。余父果攜僕從。待於江干。余見老父一聲阿爺。淚隨聲下。余遠慈顏。僅二載耳。而余父兩鬢漸斑。已蒼老幾許。面容亦殊清癯。度必哀悼過甚。而至於斯。余父不暇與余敘語。謂已雇定渡船。逕導余等登之。行李一切。仍由江榮照料。渡次。余始詢余母病情。余父以喉症告。且謂巖山亦幾罹不測。今母死而子愈。老天尙爲余留一生路。余不欲再問他事。以傷老人之心。因置而語他。余父

又謂余不料汝竟歸來當發電告汝時並無召汝之意汝去鄉已足兩年汝母常引爲念彌留之頃於汝尤拳拳不釋余聞是語雖欲忍淚勿泣不可得矣

抵家光妹素服出迎余觀此白衣縞裳淚如泉湧平昔余每寧家余母必笑逐顏開以詔余今安在耶余縱千喚萬呼而母之音容終寂寂無覩矣余不及與光妹敘語逕奔靈幃撫棺大慟哀痛之極幾至氣噎不能轉聲號啕久之光妹趨而勸余謂姊征塵甫息勞乏殊甚其母哀毀過分而傷老人之心余始拭淚便問岩山何在則渠已先聞余聲在隔壁高喚蓉姊余往視之面龐消瘦萬分幾不相識岩山卽曰蓉姊吾輩能重聚首恍如隔世矣余幾先阿母驅狐狸於地下今病雖驅除體尙未健據醫士言非休養半月不能復元蓋元氣大傷臟腑被創甚矣余遂囑渠速往安寢毋以阿姊歸來而致勞瘁渠從之返寢室余視其步履猶弱不禁風也

(未完)

哀情
小說

井底埋香記

(續)

吳門瘦鵲譯述

第五章

是夕。格蘭奇華斯爵邸中特張盛宴。大宴賓客。臧獲輩奔走伺應。往來如擲梭。音樂笑語之聲。騰於四壁。數年來邸中未嘗有此盛者。夜既深。賓客皆去。華燈一一而滅。茄愛勳爵見馬格蘭已罷甚。勸令將息。時在六月中。天氣甚燠。夜碧空如洗。明月皎然如水銀。顧破曉時。重雲四罩。月亦立隱。怒雷與狂飈俱起。繼以急雨。如是可一小時。邸中四壁皆震。老僕輩掉其白髮盈顛之首。微噫其氣。謂新夫婦乍歸。遽有此變。是爲兆惡也。園中有古橡一號「却爾司王之樹」。亦爲電擊。焦裂而仆。此橡爲格蘭奇華斯第一古樹。年事在百歲以上。况英國故家有迷信之說。謂橡樹仆者。其家必有凶事。然新夫人貌美如春陽。當爲上帝所相安。有蓄禍降及其身哉。茄愛勳爵起甚夙。下樓察勸其狀。臧獲爭告之。勳爵怏怏言曰。趣集爾曹。昇去此樹。茲事甚細。勿爲新夫人所知。迷信之說。良不足憑耳。維時風雨已止。天空復朗。萬花着雨。香乃益清。好鳥弄吭。枝頭作聲。絕婉媚。一若別闢一世界者。是日茄愛勳爵竟日無歡。時憶臧獲輩爲兆非佳之言。迷信之念。究亦不能遽蠲。而馬格蘭者。心殊欣慰。初不意其夫婿竟爲貴家之子。一身兼有富貴自願。乍出蓬門。便入綺羅之叢。感激之私。有不可言喻者。却爾頓夫人見愛女畢生有託。心亦滋悅。而胸臆之中。尙懷驕矜之心。以爲吾克羅姆之望族。却爾頓家固當與惠文勳爵家締絲蘿耳。馬格蘭入邸三日。漸覺稔熟。高居主婦之位。措置皆有法度。合邸之人。翕然無間。勳爵益深愛之。三日中造訪者絕夥。新夫婦一一延見。而朋好戚鄰復爭相延致。請柬之來。多如束筭。宴會也。園遊會也。跳舞會也。似連綿無盡者。

茄愛勳爵笑謂馬格蘭曰。吾愛誌之。凡此盛會。吾輩皆不可却者。馬格蘭率然言曰。茄愛。此皆行樂之事。君家舍行樂外。詎無他事耶。茄愛勳爵曰。他事正多。當屬卿續續爲之。恐卿罷極時。且怨懟耳。馬格蘭媯然而笑。花靨上明光。燦發自入邸以來。深以治事爲樂。正類螻蛄嬉春。翻飛於陽光之中。其視世間萬事。無一不愜心者。一日之晨。馬格蘭坐繡閣中。與乃母閒談滋樂。茄愛勳爵手一書。匆匆而入。却爾頓夫人曰。馬格蘭所事正多。吾願此書非請柬也。茄愛勳爵以書授馬格蘭曰。是較尋常請柬爲佳。蓋從亨德福夫人許來者。馬格蘭審視封面者久。始啓其緘。問茄愛勳爵曰。茄愛孰爲亨德福夫人。茄愛曰。此問答詞甚長。非一時所能盡。彼亦係出大家。爲亨德福伯爵德配。雖近中年。貌尙娟好。其人嫻雅有幹才。敏口給。爲交際社會之花。語至是。少止。已而又曰。馬格蘭。吾語猶未盡也。亨德福夫人於吾。有類第二之母。吾於兒時。卽得其推愛。故至今。吾亦深悅其人。馬格蘭曰。然則。吾亦當愛此夫人。與君同也。茄愛曰。吾愛如是。良佳。然有一語告卿。卿其誌之。吾之愛彼。特本於感激之私。彼之品格。吾實不敢加以評隲。此語第向吾愛言之。初未嘗告之他人。總之。阿爺在日。與彼家爲深交。願吾愛亦長保此友誼。勿令中絕也。馬格蘭曰。君勿絮絮。吾欲讀書矣。遂展箋讀曰。『惠文勳爵夫人妝次。惠文勳爵爲吾家故交。交誼深摯。無倫今夫人如能惠臨。亨德福家者。吾輩無不歡迎。先是。吾本欲造訪。藉傾積愫。惟念夫人乍歸。過從者多。殊不敢貿然登門。作不速之客。今茲願與夫人締交。永矢弗渝。吾夙視惠文勳爵。有如子息。則勳爵之夫人。吾亦無敢歧視。明日夫人容或有暇。擬卽登門。晉謁。當與夫人促膝作長談。表吾傾慕之誠也。愛麗絲。亨德福上。』馬格蘭讀已。以書授却爾頓夫人曰。此書肫摯極矣。母其讀之。以兒視之。世間良不少。誠厚之人。茄

愛。亨德福夫人亦有子女否。茄愛微頰立垂。其睫曰。所生祇一女。芳名曰琪麗霞。顧無子。夫人輒引以爲憾。馬格蘭綻其香櫻。微吟琪麗霞名者。再已。而又曰。茄愛。吾能否一見其人。彼亦將來此否。茄愛答曰。今琪麗霞不在英倫。亨德福夫人有表妹。作意大利之行。途中苦寂。故以彼爲遊侶。馬格蘭曰。彼狀奚若。年幾何矣。茄愛曰。馬格蘭。卿奚爲問此。彼年可二十三。貌亦便娟。黑髮而漆眸。厥狀頗類西班牙美人。卿果遇之者。當知彼爲何人矣。馬格蘭展其玉臂。挽茄愛頸。波眸榮然。停注其面。發爲低抑之聲。曰。茄愛。彼貌旣絕豔。君又深愛其母。兩家時時過從。胡乃高舉遠引。不爲情網所羅。且舍彼而取吾。抑又何耶。茄愛笑曰。吾愛是無他。吾愛卿深耳。須知吾之愛卿。實在全世界粥粥羣雌之上。舍卿一人外。無有當吾意者。卿之在吾目中。視他人。美萬倍也。馬格蘭聞言。感極淚華。立盈於背。茄愛又曰。馬格蘭。吾生平未嘗輕着情絲。迨見卿後。始立陷於情網。世界雖大而吾所愛者。惟卿一人。今茲吾當感謝上帝。已得此愛人矣。茄愛言旣。自覺所語甚摯。當能祛馬格蘭之疑。勿謂已有意於琪麗霞。亨德福也。

第六章

亨德福夫人來見馬格蘭時。爲態至沈着。在茄愛視之。似亦深悅。馬格蘭者。顧亨德福夫人。雖深沈不露。而中心實銜馬格蘭。至於刺骨。恨弗能毀其如花之面。爲愛女去。此情場勁敵。見茄愛方注意於己也。則益力自掩飾。展其摻摻之手。與馬格蘭相把握。口角間傲態畢呈。強爲笑容。目灼灼如鷹。瞇尙作溫謫之色。出語亦雋雅。自標其出身之高寒。喧移時。又謂馬格蘭曰。後此吾輩當革去浮文。相暱如家人。吾夙視惠文勳爵如己出。亦當愛爾如家媳。爾但自忘其爲新婦可矣。夫人復與却爾頓夫人相見。執禮甚恭。并

賀其得快婿。語至懇懇。馬格蘭斗憶琪麗霞。因舉以問亨德福夫人。夫人答曰。彼尙在意大利。樂而忘歸。此兒固好鄉居。見佳山水。輒爲神往。茄愛曰。琪麗霞將以何日歸。吾深盼之。彼於吾婦嘗有所許。頗願其實踐斯言也。亨德福夫人愕然問曰。彼許爾何事者。茄愛立曰。琪麗霞前此嘗許吾當愛吾婦如姊妹。彼歸時。諒能實踐斯言。亨德福夫人無語齟齬而笑。果茄愛目光銳者。當能見此笑。殊勉強也。居頃之。亨德福夫人遂別去。車過碧巷。夫人顏色立變。目光如炬。頰頰間盡呈怒容。切齒自語曰。吾知之矣。彼因此小恙。遂置吾琪麗霞於弗顧。然琪麗霞容華絕代。殊不懼他日無佳婿也。翌日以請柬至格蘭奇華斯邸中。茄愛不能却。因偕馬格蘭及却爾頓夫人往。亨德福夫人矯爲歡容。初不露悻悻之態。亨德福伯爵久與社會相隔絕。見馬格蘭惠然肯來。樂乃不支。讚頌之語不絕於口。復堅請後此時相過。從以敦友誼。茄愛許之。盡歡而歸。此時格蘭奇華斯邸中美滿已極。無有不如意事。茄愛力勸却爾頓夫人長留邸中。勿復歸。克羅姆却爾頓夫人不可。珍重別去。蓋見愛女得事君子。心已良慰。一子遠在印度。容有歸日。先人故業。尙待光復也。却爾頓夫人旣行。邸中少覺岑寂。而夫婦之間。情好彌篤。玉鏡台畔。長爲光風霽月之天。初無一絲微雲爲之翳者。一日在秋中。秋穫之期已過。秋林霜葉紅於五月之花。馬格蘭懷其嬌嬰於臂間。已儼然爲人母矣。古禮拜堂中。鐘聲其鏗。似含無限樂意。茄愛勸爵意得甚。大宴村人。無論貧富。皆得與宴。白頭老人競爲小勳爵。祈福伏而禱。天婦女輩。樂淚盈眸。咸盛稱小勳爵之英偉。一時祝賀之書。紛至沓來。似惠文勳爵家世。世以來。未嘗生子者。將彌月。遂爲小勳爵題名。討論久之。定名曰克勞德。克勞德。玉雪可念。嬌好如仙。童秀鬢金髮。酷肖其母。雙睛蔚藍。似掬仙湖中澄澗之水。注入其中。頰際有二淺

滿時時含笑。此其爲狀。一一與乃母同。惟乃母眉黛之間。若霧微雲。一縷而彼則無之。却爾頓夫人聞愛女已舉一雄。欣然而至。勾留數月。備極歡樂。迨翌年春。始返克羅姆。五月上浣。茄愛勳爵擬出遊。問馬格蘭曰。吾愛於意云何。亦願出遊否。馬格蘭立挽茄愛臂。婉婉言曰。茄愛。吾欲於此更得數月之歡樂。奚爲去。此君不見。拉勃納樹亂綠交織。如張翠蓋。籬上根花盡放。白如堆雪。園中萬樹亦方垂。垂着花。吾胡能舍。此格蘭奇華斯去者。且此間幽禱宜人。起居良適。奚事避靜。趨喧。投身紅塵。萬丈中哉。茄愛。吾愛。君其遲此一年。明年今日。吾決伴君出遊。今茲吾殊弗能去。格蘭奇華斯也。茄愛念此間事亦良多。百端待理。而愛妻之意。亦不忍拂。因謂馬格蘭曰。然則吾輩決以明年出遊可矣。屆時克勞德少長當攜以偕往。馬格蘭微笑。趨與茄愛親吻。一日侵晨。亨德福夫人驅車來訪。時方七月。格蘭奇華斯歸時。明媚之陽光中。如入畫圖。亨德福夫人似亦深愛小爵。每至輒撫摩抱持。不忍釋手。家雖非富而餽贈小爵者未嘗或缺。亨德福夫人亦不自知。以何因緣。獨加愛於此稚子之深也。是日夫人趨至邸中。欣然謂茄愛曰。吾今日凌晨卽來。因得琪麗霞書。彼不日歸矣。茄愛曰。此消息良佳。吾心滋悅。彼久留威匿司。如登仙闕。歸來屏居。亨德福古邸中。不知又當何如。今吾已得瑰寶二種。舉以示彼。彼見之必悅。然以何日歸者。亨德福夫人強笑曰。歸時當在三數日間。茄愛曰。吾意彼乍去。威匿司歸來必且苦寂。夫人亦嘗爲彼策將來乎。夫人微喟曰。吾乃無策。在勢當入交際社會。顧又弗能傷哉。此兒恐彼亦將長埋此間矣。茄愛聞語。惻然不期爲之動容。因柔聲言曰。亨德福夫人。吾婦目格蘭奇華斯如天堂。尼吾勿出。明年此時。當作倫敦之行。彼間有別業。尙可容膝。屆時當延賢母女作數月之淹留。亦見許否。馬格蘭大悅。雙頰如被朝霞。卽語亨

德福夫人曰。夫人幸見許。吾之往倫敦與否。亦將以賢母女之一諾定之也。亨德福夫人聆此。扼擊之語。心乃微動。因悄然言曰。夫人意良厚。吾必敦勸。琪麗霞從夫人之請。至吾之去否。實不成問題也。

第七章

亨德福夫人去後。茄愛勳爵即與馬格蘭同坐閒談。爲琪麗霞決未來之策。茄愛發吻言曰。名花無主。吾殊爲彼扼腕。馬格蘭爾不知彼貌之美。大有芙蓉出水之致。尤好行樂。枯寂非所堪。似此可人。乃深鎖於寂寂古邸之中。終年不見。一客有類入定之僧。伯爵方賦式微。久絕社交。而置酒高會。力亦不能致也。當是時。有臧獲將一書入。警折言曰。勳爵。林荷德貴族飭人賚書至是。并候覆書。茄愛啓緘。得一小簡。蓋茄愛嘗邀貴族子來復四日飲宴。而是日貴族適有他事。因以提前二日爲請。茄愛讀後。以簡授馬格蘭曰。吾愛來復四日之宴。能提前二日否。馬格蘭曰。可是固無所區別者。茄愛曰。然則吾當據是作覆。遂草一簡。授來人將去。來復二日。林荷德貴族已欣然而至。其人與茄愛爲至交。年事亦相等。能言善辯。爲人至有風趣。謂茄愛曰。茄愛君後此脫兒女郎中有如尊夫人者。請爲吾介。吾當娶之。爲妻實告君。尊夫人綺年玉貌。復具才德。允爲女流中之祥麟威鳳。並世不可多得者。茄愛吾友。吾殊羨君幸運也。是日之會。盡人皆樂。馬格蘭意興颯舉。出語無不動聽。座中人聞之。咸爲失笑。茄愛愛妻之情。至是益增十倍。席既撤。馬格蘭起去。茄愛送之餐室門次。吻其絳櫻。目送其亭亭倩影。至於樓上。旣歸座。林荷德貴族忽曰。吾見尊夫人玉纖之上。御一鑽石指環。精美無匹。實爲吾前此所未經見者。茄愛咕囁作小語。告以來歷。林荷德曰。君乃大幸。得此希世之寶。以夫人之美。亦固當飾以殊珍也。茄愛憶及當日贈環之時。展輔微笑。已

而二人共談犬馬之事。興采彌烈。馬格蘭既登樓。則至育嬰室中。視其愛子。至梯頂時。遇一侍婢。小立與之調談。凡此細故。厥後皆屬重要。入室後。立抱兒於懷。逗之使笑。兒果展其蘋果之髻。憨笑不已。馬格蘭顧謂保姆曰。不知此兒何日始能作語。吾頗欲聽彼掉舌呼嬈。嬈也。讀吾書者。當知馬格蘭此時實爲見其愛子。最後之一次。彼不解事之稚子。果能發吻呼嬈。嬈者。馬格蘭且鑄之靈府。永永弗能忘矣。居頃之。兒似有睡意。卽低吟睡歌。撫之入睡。睡既酣。遂授之保姆。含笑下樓。時則茄愛與林荷德尙在餐室閒談。笑聲間作。馬格蘭頗欲一吸夜氣。因被一玄色之肩巾。啓長窗。出至草地。茄愛斟酒飲林荷德。高談獵事。二人皆善獵。所語亦滔滔無竭。談久之。始入客室。茄愛意欲倩馬格蘭歌一曲。以娛上客。顧見室中空無一人。因愕然曰。馬格蘭初不在。是果安往者。於是掣鈴召臧獲。問夫人尙在育嬰室否。臧獲答謂夫人已於十分鐘前出室。當在園中散步也。茄愛因謂林荷德曰。內子性耽幽靜。每好於月上柳梢之候。徘徊萬花叢中。此時當在園中吐納夜氣。須臾卽歸。君曷入吾書室。吸一雪茄。林荷德已微覺罷。且以所進赤葡萄酒味至濃烈。亦略有醉意。頗欲吸烟少息。因從茄愛入其書室。然而林荷德斯時入書室。吸雪茄後。且追悔無及矣。二人縱談可一小時。而馬格蘭猶未歸。林荷德罷甚。遂興辭去。茄愛見馬格蘭不告而出。意亦微愠。私念有客未去。彼胡不顧禮。衷脫略。至是林荷德行後。茄愛卽入藏書之室。然一雪茄。取泰晤士報讀之。見一作饒有興味。因亦立忘其熱惱。讀久之。初不覺光陰之迅逝。驚視時計。已十時三十分鐘。而馬格蘭初無踪影。亦無片言隻字。白其夜出之故。亟入客室。閱其無人室中。華燈已熄。寂寂有類鬼窟。旋燈令明。則亦一無所見。茄愛大驚。力掣壁鈴。一少年臧獲應聲而至。因命往視夫人歸未。須臾返報。謂

猶未歸。茄愛知有兇兆。心乃狂躍。弗止。立銳聲呼曰：是必有誤。不見。此時將十一時矣。語已。卽不顧。臧獲自入馬格蘭繡閣。顧亦寂然。無人。初不見愛。妻倩影召侍婢問之。謂自晚餐時易服以後。未嘗一見。茄愛無已。復入育嬰之室。見小克勞德。方安睡。而馬格蘭則杳然無踪。茄愛既驚且急。疾奔入園。至於風物最勝之地。爲馬格蘭平昔所常至者。方于間斗。見小徑中有一黑影。就月光視之。審爲馬格蘭之支色。肩巾於是心乃益怖。四顧呼曰：馬格蘭。卿安在者。呼久之。初無應者。但聞晚風掠樹。瑟瑟作響。不已。茄愛奔突園中。復揚聲呼曰：馬格蘭。馬格蘭。而舍晚風掠樹聲外。初無所聞。不得已。廢然而返。繼復窮搜屋中。靡所不至。且引吭呼曰：馬格蘭。馬格蘭。爾果安在。爾果安在。爲上天故。願有以答吾聲。發後。但聞隱隱作迴響。臧獲皆起。各入頂樓地室。屋中尺寸之地。搜索已遍。而惡文夫人去如冥鴻。了無踪影。衆咸相覷。言曰：夫人安得失蹤。此事實非情理中事。因復四出窮搜。而夫人之失蹤。如故。茄愛色朽。神木植立。廣廳中心。狂躍幾欲裂胸而出。盡召保姆婢僕等至。窮加詰問。一婢謂曾遇夫人於梯頂。尙與調詼。後此乃不復見。一僕則謂曾在園中瞥見夫人。雪色之衣。飄拂於叢樹間。須臾已杳。不知所適。舍此二人所語外。無復迹兆。長夜未央。惡耗已四佈。茄愛虞馬格蘭或失足墮左近湖中。因命多人以鈎探之。顧是夕適有匠人築船塢於湖畔。初未見有婦人來此。數里間所有池沼。一一鈎探。復搜之於林苑田園之中。而馬格蘭終不可得。夜中小克勞德大哭。至於力竭而止。茄愛勸爵受此激刺。幾於癩作。躬率臧獲。自出探覓。迨及旦明。格蘭奇華斯邸中。已爲愁雲慘霧所籠。人人相對愁歎。嗒焉居喪。村人聞其事。亦皆大震。當馬格蘭出育嬰室時。香櫻上尙帶睡。歌尾聲雙鬢亦含笑。容而瞬息間。乃類曇花一現。瞥然而逝。夜來林中。旣無偷獵。

之人亦未聞槍聲。以意度之。決無意外之事。即盜剽之迹。亦未之見。加之馬格蘭淑德。慈範坦白。無私平昔。深愛其夫。無所不用其極。而待人接物。尤一出於至誠。縱有凶人。當亦不忍加以陷害也。

第八章

天明後。又得鄰鎮警察及克洛姆利營寨中軍官爲助。協同探覓。鄰人及戚友亦自告奮勇。結隊四出。一時人皆嘖嘖討論其事。謂惠文勳爵夫人果爲奸人所陷者。後此村中之人。亦將不能自保。今必剖白其事。庶絕後患。顧粟六者久。初無所得。亭午。紛紛返邸。茄愛勳爵立羣人中。憔悴無復人狀。似已身歷三十年之憂患者。中心既嬰重憂。益以困憊。且通宵未睡。朝來又未進食。斯時環顧羣人。顫聲言曰。諸君。詎無好消息報吾耶。嗟夫。上帝吾將何以處此者。一匠人發吻言曰。吾意夫人非童稚決無迷失之事。或歸寧母家。亦未可知。茄愛勳爵無可奈何。則亦姑信此匠人之言。發一電致克羅姆却爾頓夫人曰。馬格蘭果如歸寧。請復電見告。否則幸卽戻格蘭奇華斯。茄愛上。却爾頓夫人得電。皇急至於萬狀。念馬格蘭果安往。茄愛胡忽發電致問。此電之來。殊非佳兆也。因覆電致茄愛曰。馬格蘭未歸。當附第二班火車前來。茄愛得此一電。最後之希望。遂絕。維時林荷德貴族已聞耗策馬而至。力慰茄愛。茄愛示以覆電。并謂之曰。林荷德。吾將痼矣。此間人皆愛彼。決無寇仇。以吾度之。當不致爲人所陷。爾亦有說乎。林荷德答曰。吾殊不信。世間乃有此萬惡之人。忍傷尊夫人。一絲雲髮者。爾其重思之。夫人前此亦嘗與人有夙愆。否。於是細數馬格蘭平昔相識之人。半皆結爲良友。初無間隙。而村中之人。則力稱其才貌德品。無有加以詆謔者。凝思久之。實無仇人。林荷德忽曰。吾人尙未思及此着。夫人或在亨德福伯爵邸中。亦未可必。

曷飭人往問。茄愛然其言。立飭一臧獲前往。一小時後。茄愛方與林荷德同坐客室中。修書致蘇格蘭場。而亨德福夫人已攜琪麗霞姍姍而入。二人面色皆微白。似含隱憂。夫人趨近茄愛。顫手拊其肩。嚙嚙問曰。茄愛。此惡耗稿耶。茄愛仰其慘白之面。顫聲答曰。良稿。嗟夫。天吾心碎矣。夫人又曰。馬格蘭未嘗來吾家。吾之此來。卽欲以此報君。茄愛慘然曰。吾固知之。雖以人來問。而吾希望已絕。試思馬格蘭非童駱。安得倉卒造貴邸者。此時茄愛爲萬愁所困。初不覺琪麗霞與亨德福夫人同入。但有疾首蹙額。扼腕長歎。不已。琪麗霞亭立。其次玉顏白如梨花。波眸如炬。停注茄愛之面。似欲貫其靈魂而入者。尋乃展手把茄愛臂。發爲低抑之聲。曰。茄愛。君已忘吾耶。吾此來實欲慰君。茄愛廻首視其梨花之面。斗憶兩年前月明之夜。連臂同步於月下。懇彼愛其嬌妻。有如弱妹。今兩年一瞥。嬌妻又安在者。念至是。掩面而呻。琪麗霞拊其肩。婉婉言曰。君毋然。天下希望無盡。勿鬱伊自苦。茄愛悲聲言曰。吾希望盡矣。個儂温婉賢淑。深得吾心。今果生者必歸來。就吾安忍聽吾被此痛苦。彼之不歸。直死徵耳。亨德福夫人曰。是安足信。吾意夫人必無恙。容有歸來之日。今曷以此事託之倫敦及巴黎名探。迹其所往。今日之世界。非昌言妖術之時。在昔雖有遁形之說。今必無之意者。夫人或潛匿隱處。用以戲君。亦意中事。林荷德攬言曰。否。格蘭奇華斯邸中尺寸之地。靡所不檢。無論暗陬僻隅及櫃櫥箱篋等。探索殆遍。安得潛匿隱處。作兒戲哉。亨德福夫人又謂茄愛曰。適聞尊紀來言。昨夕嘗見夫人獨行園中。爾時或有宵小踰垣入。見夫人方御珍飾。故刼之而去。此事或有之乎。林荷德曰。吾輩固已料及此着。然園地去屋非遠。苟有聲息。將爲屋中人所聞。故被刼之事。亦不可遽信。夫人飾物中最爲注目者。爲一鑽石指環。賴此指環。或可得夫人迹兆。茄愛君

苟於報端登廣告者亦當道及之也。亨德福夫人曰：茄愛吾當有以助君。惟力是視。夫人平時言行雖多作偽。而此時則以至誠出之。當是時聞窗外小克勞德哀啼之聲。茄愛爲狀益悲。琪麗霞觀狀。顏色亦愈慘白。卽柔聲言曰：茄愛爾前此嘗以弱妹目吾親稔如家人。今曷許吾往視爾子。吾當有以慰之。茄愛喟然曰：琪麗霞爾意誠厚。願上帝相爾。然吾子乍失慈母。悲惻正與吾同。恐非爾所能慰藉也。然爾欲往視此子。固無不可。琪麗霞遂出至草地。自保姆懷中接小克勞德抱之一時。眉黛間斗現奇狀。雙眸亦炯炯作光。不已凝視良久。始俯首與之接吻。且低語曰：小茄愛小茄愛爾爲茄愛之子。小克勞德忽止哭。展其小靨而笑。是日午后琪麗霞卽逗遛不去。伴小克勞德於育嬰室中。而茄愛則未之知也。傍晚却爾頓夫入已匆匆而至。初亦不信馬格蘭之失蹤。竟成事實。迨聞茄愛縷述一切。則亦大慟。至是格蘭奇華斯邸中長爲愁雲所塞。合邸之人無復歡笑之容。雖園中萬花展笑。百鳥高歌。大塊文章爛熳。已臻其極。而此格蘭奇華斯容華絕代之花冠。則永永不復歸矣。

第九章

懸賞五百金鎊

疇昔之夜。羅姆歇埃之格蘭奇華斯爵邸中有貴婦人忽失蹤。修短合度。體態婷婷有致。貌美手纖。而白御珍飾數事。其值頗巨。指約一十字架指環。以鑽石綴合而成。秀髮純黃。如金絲。年可二十有二。當失蹤以前。人嘗見之於格蘭奇華斯家園中。時在晚八時許。被一白色夜服。緣花邊甚多。事後檢點衣櫥。一無所失。想在左近遇變。去家當不遠也。苟有人得真確之消息。報知倫敦辦蘭逆旅巷格萊勞遜

二大律師或羅姆歇埃格蘭奇華斯爵邱茄愛勳爵者當以五百金鎊爲酬儲款以待決不食言脫能覓得其人躬送至邸者當倍其數一九……年七月三十日倫敦

此廣告見於倫敦各日報上。傳達至遠。俱樂部中人皆爭道其事。交際社會中之女流亦復引爲談助。廣告排日登載。懸賞亦益至千鎊。但求惠文勳爵夫人消息。不復計其生死。營利者讀此廣告。冀以解決其事。俾得千金之賞。顧疑竇莫破。無由着手。如是凡六閱月。夏殘秋盡。轉瞬已入嚴冬。霜雪盈大地。似被綺素。惠文勳爵夫人之消息初無所得。倫敦偵探往來如織。力事刺探。居格蘭奇華斯邸中者三月。仍未探得迹兆。因至哀姆斯利村中。詢馬格蘭舊事。但知彼妹一生清白。初無隱私。舍茄愛勳爵外。別無所眷。加以賦性藹吉。平昔亦無相仇之人。故其無端失蹤。惟有以不可思議四字了之而已。却爾頓夫人自失愛女。心壘百憂。鬢絲已白。茄愛勳爵亦日增老態。非復前此面如冠玉之少年。彼已智盡力竭。終不得愛妻音耗。廣告也。賞格也。偵探也。一一均無效果。至是萬念俱灰。百望皆絕。偵探輩亦氣沮而歸。本欲破此震爍英倫之疑案。獲巨獎而享大名。詎鹿鹿數月。一無所得。朋輩亦無以爲助。相牽引去。林荷德貴族則力慰茄愛。祛其悲懷。亨德福伯爵愛馬格蘭甚擊。聞此噩耗。悼惜尤深。伯爵夫人亦時造格蘭奇華斯見茄愛。加以溫慰。警察署中則通告各地。當肆及首飾之肆。屬留意馬格蘭之鑽石指環。顧歷時久久。亦寂無所聞。故馬格蘭之失蹤。似無涉於盜剽。茄愛坐困愁城。悒悒不樂。其尤不歡者。則得馬格蘭兄却爾頓大尉自印度來書。頗以盛氣見凌。書中謂茄愛不愛其妻。乃至於此。果時時愛護之者。安有此事。茄愛不知所答。但有茄痛寸心。日受戟刺。幾於粉裂矣。時則印度之英軍營寨中。亦方聚論此事。聞者皆怒。佩刀鏘

然。作。巨。響。奇。拉。爾。海。中。尉。曩。嘗。求。婚。於。馬。格。蘭。聞。耗。尤。怒。奮。然。投。袂。而。起。謂。欲。解。甲。歸。國。必。覓。得。馬。格。蘭。而。後。已。却。爾。頓。大。尉。亦。躍。躍。欲。歸。顧。皆。爲。長。官。所。阻。大。尉。力。握。其。拳。悻。悻。言。曰。果。吾。一。日。生。者。決。歸。國。面。彼。薄。倖。之。人。問。彼。何。以。處。吾。阿。妹。海。中。尉。曰。彼。滋。愛。令。妹。當。不。致。加。害。其。身。此。中。殆。別。有。故。也。大。尉。曰。愛。情。雖。熱。亦。有。冷。時。吾。輩。遠。在。海。外。又。烏。知。個。中。底。蘊。吾。果。歸。者。必。向。彼。索。阿。妹。也。讀。吾。書。者。當。知。此。爲。印。度。之。事。今。當。騰。筆。敘。英。倫。事。矣。小。克。勞。德。自。失。慈。母。後。體。亦。浸。弱。幸。天。相。茄。愛。得。以。保。此。塊。肉。而。琪。麗。霞。亨。德。福。者。於。此。亦。不。無。微。功。忽。盡。祛。其。驕。矜。之。心。將。護。小。克。勞。德。提。攜。保。抱。愛。之。如。己。出。數。月。間。初。不。常。與。茄。愛。相。見。見。時。亦。落。落。不。示。情。款。然。其。切。愛。小。克。勞。德。也。茄。愛。亦。深。知。之。時。見。其。厮。守。兒。側。戀。戀。不。去。一。若。慈。母。愛。其。親。生。之。子。者。却。爾。頓。夫。人。見。愛。女。無。復。消。息。卽。亦。別。茄。愛。而。去。格。蘭。奇。華。斯。邸。中。無。復。他。事。足。梗。其。行。小。克。勞。德。已。過。周。晬。誕。辰。體。魄。漸。次。壯。碩。夫。人。對。此。外。孫。復。念。愛。女。追。溯。往。事。潛。然。下。淚。臨。行。謂。茄。愛。曰。爾。不。憶。馬。格。蘭。生。時。眉。黛。間。常。有。黑。影。耶。茄。愛。嘶。聲。答。曰。然。語。甫。發。吻。已。哽。咽。不。能。復。續。却。爾。頓。夫。人。又。曰。吾。見。此。黑。影。卽。知。其。爲。兆。非。佳。當。知。此。影。實。早。死。之。徵。也。二。人。相。對。累。唏。匆。匆。遂。別。由。是。茄。愛。獨。居。格。蘭。奇。華。斯。邸。中。度。其。枯。寂。之。光。陰。但。撫。此。無。母。之。兒。用。以。自。慰。而。已。如。是。者。兩。年。光。陰。悠。悠。而。逝。在。茄。愛。視。之。直。同。兩。世。紀。之。久。却。爾。頓。夫。人。爲。家。事。所。絆。不。克。復。至。是。年。之。夏。茄。愛。遂。攜。小。克。勞。德。同。往。寡。婦。草。廬。避。暑。却。爾。頓。夫。人。泣。然。謂。茄。愛。曰。茄。愛。吾。兩。年。中。之。所。以。絕。迹。於。君。家。者。非。以。他。故。實。以。格。蘭。奇。華。斯。似。在。慘。霧。之。中。吾。殊。不。欲。涉。足。其。間。而。一。樓。一。室。似。亦。爲。吾。馬。格。蘭。幽。魂。所。寄。也。茄。愛。長。歎。溫。言。慰。之。居。寡。婦。草。廬。者。幾。一。年。絕。口。不。言。去。亦。以。格。蘭。奇。華。斯。觸。景。生。悲。雅。不。欲。入。居。其。中。而。克。羅。姆。

適爲舊遊之地。水木明瑟，亦足少遣悲懷。一日爲四月中明媚之日，著者之筆尖暫去，克羅姆而入亨德福伯爵邸中。是日琪麗霞忽召其保姆入寢內，有所計議。顏色微變，眸中發爲異光。謂保姆曰：阿麗斯爾侍吾有年矣，當吾兒時嘗得爾抱撫育，後此亦卽長留吾家以迄於今。然爾之忠吾與否，吾初未知。今常有以驗爾矣。保姆立曰：願姑之信吾，吾必爲姑姑宣力。琪麗霞曰：吾家中落年來爲况尤窘，然吾尙有鑽石可易巨資，吾適有所需，爾其爲吾貨之。茲事有關生死，首當將慎，得錢請卽予，吾須知吾待用急也。保姆曰：姑姑吾敢不如命。琪麗霞曰：爾爲吾貨此鑽石當出之以秘密，爾解之否？保姆點首爲答。初不着意，蓋彼以爲茲事，芟芟措之，滋易一若琪麗霞囑彼縫一衣襖者。琪麗霞曰：爾於此行之，匪艱，但向吾母請假數日，立往倫敦俟鑽石脫售後卽挈金歸途中所需，由吾任之可也。保姆曰：姑姑此事簡易極矣，吾決不債事。琪麗霞曰：爾勿輕忽其事實，不易爲也。人見爾挾此鑽石不能無疑，果見疑於人者，吾殊不能爲爾洗刷，爾或且蒙盜竊之嫌，自陷於死地，故爾務宜嚴守秘密，勿爲人知。吾言頗明晰，爾當解之亦願一冒巨險，擔任此事否？保姆阿麗斯狀至恬靜，頰頤沈定，弗動。遽毅然答曰：願之。琪麗霞作而言曰：茲事期在必成，在爾亦殊有利脫債事者，則蒙羞受懲皆在爾一人之身，爾亦願之否？保姆又毅然答曰：吾亦願之。姑姑於吾良有恩意，雖犧牲吾身亦所誠甘也。琪麗霞遂出鑽石納保姆手，曰：此卽鑽石，爾其好自爲之。今日可卽請假趣往倫敦，吾心急不能少滯矣。保姆頷之以首，立請假於亨德福夫人。夫人許之。於是遂行。旬日後琪麗霞卽得紙幣數紙，共一百五十金鎊。在彼得之已目爲巨資矣。光陰颯浙轉盼，已交六月一日之晨，風和日朗，格蘭奇華斯爵邸左近之森林中，風物益明媚，碧葉垂垂，四覆巨如人。

掌。羣鳥來集。上下飛鳴不已。蓮馨紫蘭櫻草之屬。五色紛披如織雲錦。日光穿樹入燦然。若黃金林中。有
 小溪。宛宛而流。水聲潄汨似奏雅樂。夾岸皆蘆葦。受風時拂水面。若與之接吻者。高柳側榆之下。有小池。
 一。既深且黑。常爲柳榆枝葉所蓋。行人過者。每不之見。池水黝以黑。故得黑池之稱。是日朝旭杲杲。適貫
 繁枝。掩葉而入。燭水面。煥然而明。依稀見水草之上。繫黃色物一叢。厥狀頗肖婦人金絲之髮。其下似有
 人影。隱約可辨。會一狗馳過。忽止而弗前。狺狺作狂吠。尋有二人爲林中守者。聞聲趨至。年長者名赫斯
 德。謂其伴曰。約翰。此畜狺狺胡爲爲狀。大類癩作。殆見野兔或水鼠乎。二人木立視狗。矚其何作。狗忽突
 入。柳樹叢中。吠聲益厲。赫斯德曰。是必黑池中有故。吾輩曷往視之。遂相將。壁枝葉而前。至於池畔。日光
 下。燭立見水草中。金絲之髮。隨風微漾。二人知有異。顏色立暴變。約翰伏地。引手撥水。遽大呼曰。嗟夫。天
 是婦人秀髮也。赫斯德定眸注水中。低聲言曰。爾其勿動。此中有女尸。妄動必將獲咎。約翰曰。三日前吾
 嘗來此。擷蘆葦。初未見水中有金絲之髮。是殆一二日間事耳。赫斯德曰。否。以吾度之。先是必沈水底。故
 爾未之見。今則池水驟漲。尸遂出現於水面。爾其袖手勿動。當令他人觀之。二人佇立有頃。觀此水中黃
 髮拂拂而動。約翰啓吻言曰。吾前此未嘗見溺人作此狀者。是殆失足自墜者耶。或爲人暗殺者耶。赫斯
 德就約翰耳。嘶聲作低語曰。而不見此髮。豔豔如黃金。而彼惠文勳爵夫人之髮。爲狀亦正類是。爾前此
 嘗見之否。約翰曰。吾嘗見之數矣。赫斯德曰。夫人失蹤已久。迄今初無音耗。吾觀此金絲之髮。卽夫人之
 髮也。林荷德貴族方來邸。吾輩曷往告之。二人遂疾奔出林。至於邸中。林荷德方自內出。躍馬欲行。赫斯
 德亟止之。告以所見。林荷德聞言。頰輔立泛爲白。矍然言曰。在黑池中。吾當往視其狀。嗟夫。世間乃有

是慘事耶。遂從二人入林。至於黑池之次。既見浮髮。立曰。吾意此必惠文勳爵夫人之尸。無復疑義。嗟夫。願上帝相茄愛。此時司獸苑者亦至。因從赫斯德及約翰入池。昇尸起。林荷德旁觀。斗見尸面。立大呼曰。嗟夫。天趣掩尸面。勿爲茄愛勳爵所見。三人見狀亦大震。亟出素帕覆尸面上。偃之於地。秀髮尙豔豔如黃金。委於草中。林荷德顛聲言曰。惠文勳爵夫人生前常御一鑽石指環。今觀此環尙在指頭否。司獸苑者檢視一過。卽答曰。指肉已腐。初無指環。吾意必於數月前墮入水中矣。林荷德曰。以吾思之事發之夕。夫人必徜徉入林。失足墮入黑池。遂至淹溺而死。嗟夫。是可悲也。赫斯德曰。茲事大奇。事發之後。吾輩搜檢幾遍。園林田野無所不至。卽此黑池亦嘗經吾鉤探。顧爾時未見夫人之尸。抑又何也。約翰曰。此池絕深。鉤探胡能周至。池底且有深穴無數。皆足容人。夫人下墮時。意必墮入此類穴中。或則爾時曾逐流水他去。今乃復返池底。亦未可知耳。林荷德長喟無語。但戒三人勿卽以此事往報茄愛勳爵。防其震懼過甚。或有意外之變。既歸邸中。林荷德始爲茄愛徐徐言之。時則黑池中發見惠文勳爵夫人遺骸之事。已轟傳全村。略謂夫人香消已久。但剩玉骨。幸雲髮尙在。得以省識其人。而巾角上亦有一「馬格蘭惠文」字迹。固夫人物也。是日午后。驗尸吏卽戾格蘭奇華斯爵邸。檢驗其尸。醫者咸集。加以察視。謂死者以何時死。已不可知。骨骼初無被創之迹。決爲溺水而死者。翌日新聞紙上已詳載其事。累千餘言。茄愛勳爵欲一見尸面。林荷德弗許。遂葬之於惠文家墳穴中。立短碣。標以字曰。一長眠於此者爲茄愛惠文勳爵愛妻馬格蘭。失足墮黑池。遂至於死。生前賢淑藹吉。人皆愛之。一讀吾書者。當知長眠於此惠文家墳穴中者。初非茄愛惠文勳爵所愛之妻。誌墓之銘。非紀實也。

第十章

自馬格蘭夏夜失蹤後。忽忽已五年矣。茄愛勳爵長於牢愁中過。邑邑無復聊賴。雖治家撫子。克勤厥職。而五年光陰。似在萬黑之中。無復一絲明光照臨。其身夜中往往不能入睡。思潮紛起。而一意一念。無不益其悲愴。小克勞德漸長。貌美無雙。明眸秀鬢。一類其亡母。惟眉宇之間。初無黑影。居恒善爲淺笑。笑亦酷肖其母。茄愛勳爵情無所寄。卽寄之於愛子之身。不特愛之已也。直目之爲神明。格蘭奇華斯邸中之人。無不愛此稚子。鄰里戚友。亦嘖嘖稱之。茄愛勳爵自失其妻。憂傷已極。寸心似亦與亡妻同埋黃土。不復彼有情愛二字。久不着其腦府。一若馬格蘭一去而天下美人無足當其一盼者。人見其悼亡之情。滋切。則亦不敢以續弦之說進。至交如林荷德輩。惟有力加勸慰而已。一日亨德福伯爵邸中。忽有一上客至。其人爲伯爵遠戚。初歸英倫。名亨德萊特來格。亦勳爵爵位既隆。家復富有。少伯爵數歲。少時嘗與伯爵同學。擅外交。富政治智識。嘗出使外邦二十年。頗著勞績。既歸國。得封勳爵。亨德萊得意之餘。遂念及其表兄亨德福伯爵。闊別垂二十餘年。知伯爵已娶婦。且生一女。已亭亭長矣。既見伯爵。敘談甚樂。見其麗霞儀態。萬方心乃立醉。數生平所見美人。絕夥未有如琪麗霞之容華絕代者。於是立向伯爵求婚。乞其見許。顧琪麗霞者。雅不欲事此華髮絳頰之叟。雖父母絮聒其側。岸然弗顧。亨德萊勳爵求之數四。亦峻辭絕之。亨德福夫人見勳爵身兼富貴。失之可惜。而難迴嬌女之意。亦殊無可奈何。因造格蘭奇華斯爵邸。乞助於茄愛。俾轉勸琪麗霞。勿復峻拒。謂茄愛曰。茄愛琪麗霞至重爾。爾言彼必曲從。吾夫婦老矣。苟見女兒畢生有託。此心亦可少慰。今若是能母心。悔明晚務乞就餐吾家。爲琪麗霞言之。茄愛慨允。

亨德福夫人遂出。翌日傍晚，茄愛即如約造亨德福家。是夕琪麗霞御一黑緣之夜服，厥狀尤倩豔。紅雲被其雙頰，如敷胭脂。明眸似漆，燁燁作異光。彼爲是狀，不知愛茄愛者切耶。抑怒亨德萊者深耶。惟琪麗霞自知之。餐事既畢，茄愛即尼琪麗霞同步於園中。菩提樹下，故問之曰：琪麗霞，不知吾邀爾入園，果何事者。琪麗霞微笑曰：殆告吾小克勞德誕日近耳。茄愛莊容答曰：否。吾有語語爾，非言情愛實言婚媾之事。琪麗霞容色益絳，目光益作作而明。茄愛似弗覺，又穆然言曰：琪麗霞，吾與爾友誼甚摯，今敢掬吾誠意勸爾下嫁。亨德萊勳爵琪麗霞聞此一語，驟若中電，面上現爲失望盛怒之狀，顛不可止。已而怒容立去，發爲悲切之聲曰：爾茄愛今茲尙敢以此語吾耶。茄愛覩狀已了了於胸，顧猶悄然問曰：琪麗霞，爾言何指。琪麗霞懇言曰：茄愛爾前此嘗以弱妹目吾，吾即願爲爾弱妹。永永屏居於此，以畢吾生。後此可時時見爾，時時助爾，并得加愛於小克勞德。以盡吾心。吾今敝屣尊榮，卽王后亦不欲爲。老死窮鄉之中，此心甘耳。茄愛今後若鬚脫再乞爾說項者，爾可置若罔聞。須知以此語吾實加吾以酷刑也。語既立背，其身似中心痛極，不可復忍。而哽咽之聲已脫口而出。茄愛愕然問曰：琪麗霞，是胡爲者。琪麗霞泣且言曰：爾詎不知吾心吾愛爾深也。此情耿耿，永無中絕之期。二人默然移時，而茄愛之心已躍躍而動。雖五年來心如古井，止水不波，而聞此情深意厚之語，殊不能無動於中。於是情愛之死灰復然，明光立時四騰。而琪麗霞復力扇之，欲見此死灰中生烈燄也。亨德萊勳爵見好事不諧，遂絕裾而去。越兩月而琪麗霞已爲格蘭奇華斯爵邸之主婦。儼然爲茄愛惠文勳爵夫人矣。顧茄愛雖別締鴛盟而中心仍索漠無歡。如是二載，鬢絲已星星而白，口角間愁痕深刻，似不知何所謂。笑者日夕所思，卽思其前婦。今雖別有

替人繼承。其後而茄愛心坎深處。仍戀戀於故人。琪麗霞亦知茄愛之娶已實由憐惜而發。如慈善家之矜憐貧者。初不涉於愛情。雖平昔琴瑟相調。翕然無間。而前此之密意柔情。則不可復得。蓋已隨前婦而俱往矣。一日之晨。爲八月中晴朗之日。有二人者。連臂行於道周。其地去格蘭奇華斯爵邸至邇。一爲約翰。却爾頓大尉。一則奇拉爾海中尉也。海中尉曰。約翰。爾不先歸家。而先至此間。太夫人聞之。或將不歡乎。却爾頓大尉曰。否。阿母決不有是。吾此次歸來。首欲知亡妹之事。脫不洞其真相。畢生無樂趣也。語時心大動。身亦爲之微震。大尉又曰。吾念及亡妹。幾將癩作。但求上帝相。吾勿令吾癩當吾投身軍中之日。馬格蘭尙在髻齡。後此間。關萬里無日不念阿妹。爲阿妹故。吾亦力自策勵。無敢墮落。念彼愛先人故。邸尤甚於吾。吾必以全力復之。令彼入居其中。孰意一日出閣。遂至於此哉。吾今在格蘭奇華斯爵邸。初無他事。但問茄愛惠文勳爵。果置吾阿妹於何地也。

●新幼學

自民國成立後。一般自命爲偉人志士者。無不意氣驕張。叫囂踐躐。識者憂之。吾友某君。曾作『新幼學』一書。語頗滑稽。惜未脫稿。而遽歸道山。余猶記其起首數聯。今錄之如下。其詞云。『專制推翻共和粗定大之團體而固結者爲黨小之各派而分列者爲會。錢乃萬民之血。貪爲今世之病。民財盡而國必窮。國雖定而民失業。總統卽國民之公僕。都督是一省之表率。財政首在羅掘。外交專爲諛媚。總長乃尙書別名。軍統卽提督。變相名雖改而實仍舊。國已換而人如故。餐風宿露。百姓之苦。無窮。酒地花天。官長之樂。何極。擁兵始可自衛。打仗貴乎善逃。用人須求同意。鑽營謂之運動。會打撲。克曰當世時髦。會吞公款。曰特別有幹。商量大事。則用全體。公函侵蝕巨資。翻謂個人權利。』卽此數語。已可見全豹矣。

(少芹)

名家小說 眞假婚書

(茗狂譯)

第四章

自哈雷定讞後。菲麗斯芳心。馳。應。如。坐。針。氈。有。度。日。如。年。之。勢。而。就。各。方。情。勢。觀。之。絕。無。平。反。之。望。大。紳。既。不。能。代。邀。白。東。夫。人。來。談。李。雀。雖。用。盡。心。力。亦。無。佐。證。可。得。足。白。其。人。之。無。罪。則。惟。與。其。姊。長。日。愁。顏。相。對。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苦。可。知。已。頃。之。距。哈。雷。之。刑。期。僅。四。十。八。小。時。嗟。夫。嗟。夫。此。四。十。八。小。時。中。亦。惟。束。手。無。策。靜。待。其。臨。耳。乃。倒。身。寢。榻。之。上。嗚。咽。而。泣。迴。憶。曩。日。與。哈。雷。散。步。海。灘。賽。球。原。上。以。及。花。晨。月。夕。種。種。韻。事。雖。至。瑣。屑。細。微。然。無。一。不。含。樂。趣。今。何。如。哉。已。忽。自。拭。其。淚。盈。盈。自。榻。起。坐。貌。至。沉。靜。而。莊。肅。似。中。心。已。有。定。見。櫻。唇。微。見。掣。動。雙。淚。熒。熒。有。光。則。中。懷。感。刺。至。深。也。遂。下。榻。行。向。門。次。而。其。姊。愛。石。兒。忽。入。遽。詢。曰。迭。克。即。李。雀。已。返。否。女。愀。然。微。搖。其。首。愛。石。兒。曰。彼。此。時。當。返。矣。蓋。往。哈。雷。辦。事。室。中。冀。萬。一。或。有。所。獲。也。女。曰。姊。此。殊。無。益。決。無。所。得。余。儕。不。已。往。搜。數。次。乎。愛。石。兒。乃。下。坐。榻。上。以。手。承。領。亦。露。失。望。之。狀。女。忽。呼。曰。姊。今。者。事。急。矣。余。儕。必。當……必。當……愛。石。兒。不。待。其。竟。蹙。然。起。立。目。含。驚。恐。之。色。遽。止。之。曰。否。否。萬。不。可。如。是。當。耐。心。以。待。之。迭。克。必。能。掣。得。佳。消。息。歸。固。非。全。無。希。望。也。且。爲。時。固。尙。綽。綽。有。餘。二。十。四。小。時。而。仍。無。希。望。者。則。亦。聽。汝。爲。之。汝。其。允。余。此。言。汝。其。允。余。此。言。女。曰。嗟。夫。阿。姊。似。此。情。境。余。殊。不。耐。久。待。矣。愛。石。兒。即。擁。之。其。臂。問。吻。之。狀。極。友。愛。懇。聲。曰。汝。必。允。余。此。事。不。至。其。時。幸。勿。輕。動。未。來。事。誰。又。能。料。耶。女。含。淚。答。曰。余。當。允。姊。愛。石。兒。始。喟。然。如。釋。重。負。旋。復。側。耳。聆。之。遽。呼。曰。迭。克。歸。矣。遂。偕。至。樓。下。廳。事。中。一。覩。迭。克。之。貌。即。審。其。已。有。所。獲。女。即。詢。曰。君。已。有。所。獲。耶。迭。克。曰。然。

女曰。非卽此。失去之要函。一束乎。迭克曰。否。茲之所獲。實足爲此案放一線光明。尤足證哈雷所言皆實也。女急曰。果何謂乎。迭克曰。今晨余往詰哈雷辦事室中。司灑掃之女侍。據云。當此命案出後之次晨。哈雷方離辦事室。忽見有一婦人在室中。女曰。彼前此何不言乎。迭克曰。彼意爲哈雷之友。初無足異。及余言及失去函件一節。彼始憶及是婦耳。愛石兒曰。迭克然則此足爲余儕之助矣。迭克曰。良然。此婦旣重視此函件。其必爲白束夫人所識無疑。由此可決言夫人尙私匿重要之證據。余卽以此爲由。呈請于內務部。固不難獲得緩刑狀也。愛石兒歡呼曰。迭克然則汝將往見內務大臣乎。迭克曰。然。余今卽往見之。惟女仍木立自捫其手。略無喜色。喃喃曰。此事實無能爲力。余固心焉識之。余固心焉識之。愛石兒小語曰。其壯若胆。迭克必有嘉謀。余儕靜待好消息。可爾當知其所持之理由之爲充足也。迭克時向二人愀然一視。卽與其妻接吻而出。人處愁中。光陰倍遲。良久始入夜。女已不復能自支。返室稍憩。愛石兒則兀坐書室中。靜待其夫之返。初尙思讀報以解悶。顧腦府極亂。思潮憧憧往來。所讀之報。輒自手下墮。初閱覺也。則起而步。旋于室中尋復歸座。徐觀鐘針之移動。偶聞小有聲息。輒復驚起。已而鐘聲鏗然而動。數之已報十下。乃大驚念迭克何此時尙不歸。果遇何事耶。乃至窗前掀帘觀之。適有摩托車鳴鳴之聲。自遠而至。因小立待之。詎車聲旋行旋遠。則喑然下坐一椅中。於時一女僕攜盤而入。中置白蘭地酒及雪茄等物。置之于案上。將去。愛石兒呼止之曰。白克雷。過麥來先生在家否。曰。主母在也。愛石兒曰。可延之來。曰。諾。行至門次。復聞愛石兒呼曰。白克雷。尙有客至。勿告以在家也。數分鐘後。李雀之書記。馮麥來入。頂禿。年事可三十。貌殊溫藹。惟有時微病。其諂足使人厭。與人接談。輒模稜其詞。不置可否。蓋不欲負責。

也。一。至。萬。不。能。逃。責。之。時。則。出。之。以。遁。詞。自。謂。學。養。至。此。可。爲。臻。于。極。境。矣。愛。石。兒。乃。曰。渦。麥。來。君。晚。安。渦。麥。來。曰。夫。人。晚。安。女。侍。言。夫。人。將。有。言。詔。下。走。愛。石。兒。曰。然。余。夫。有。電。話。至。否。曰。無。之。主。人。往。訪。內。務。大。臣。于。其。私。邸。也。愛。石。兒。曰。亦。知。其。訂。于。何。時。相。見。乎。曰。訂。在。夕。間。八。時。是。否。有。所。改。動。則。非。余。所。能。知。愛。石。兒。曰。雖。然。今。已。逾。十。時。矣。則。自。視。其。時。計。答。曰。苟。余。之。時。計。勿。差。者。今。且。十。時。又。五。分。矣。愛。石。兒。乃。自。椅。起。往。來。小。步。于。室。中。狀。至。焦。躁。喃喃。曰。今。逾。謁。見。之。期。已。二。時。乃。無。一。語。電。知。寧。有。佳。消。息。得。聞。耶。此。言。一。出。渦。麥。來。乃。微。震。念。答。詞。一。不。慎。且。負。其。責。矣。則。期。期。曰。是。……或。然。愛。石。兒。曰。哈。雷。之。緩。刑。狀。必。已。爲。內。務。部。駁。斥。不。准。汝。亦。思。然。否。則。顛。聲。曰。如。此。重。大。之。事。余。殊。不。敢。旁。贊。一。詞。愛。石。兒。曰。此。固。無。所。疑。苟。部。中。已。准。所。語。者。其。事。且。立。見。施。行。何。迄。今。猶。未。之。聞。乃。作。遁。詞。以。答。曰。大。臣。輩。之。舉。動。人。實。勿。敢。逆。知。愛。石。兒。乃。默。然。向。爐。而。立。念。其。夫。之。遲。遲。不。歸。果。因。何。事。耶。豈。復。有。他。事。發。生。乎。芳。心。頓。爲。志。忑。幾。不。敢。再。置。思。旋。復。力。自。支。厲。迴。面。渦。麥。來。曰。彼。所。圖。必。已。失。望。此。非。營。救。哈。雷。之。最。後。機。會。乎。曰。然。余。意。主。人。或。作。如。是。觀。愛。石。兒。曰。然。則。哈。雷。之。生。命。且。不。及。四。十。八。小。時。矣。嗟。夫。嗟。夫。此。有。限。之。光。陰。中。余。儕。惟。束。手。坐。視。無。事。可。圖。矣。于。是。寂。然。者。有。頃。渦。麥。來。始。略。清。其。喉。前。進。作。詞。曰。余。雖。不。敢。預。決。然。其。事。或。且。若。是。夫。人。或。當。預。備。作。最。後。探。監。之。舉。愛。石。兒。乃。大。震。呼。吸。頓。促。則。復。強。自。遏。抑。顧。之。曰。渦。麥。來。君。今。可。出。矣。渦。麥。來。遂。興。辭。出。方。至。門。次。復。聞。愛。石。兒。呼。曰。渦。麥。來。君。苟。……止。步。聆。之。則。聞。言。曰。苟。余。妹。詢。君。此。事。消。息。可。答。以。頗。有。希。望。渦。麥。來。顛。聲。曰。然。……愛。石。兒。即。曰。此。無。他。哈。雷。固。其。聘。夫。耳。苟。聞。此。惡。消。息。不。令。今。夕。即。難。堪。萬。狀。耶。則。應。曰。敢。不。如。命。遂。出。愛。石。兒。乃。倒。身。睡。椅。中。轉。輾。思。維。竟。不。審。其。夫。

之何由遲遲不歸。益焦躁不耐。至窗前。向其下燈光黯淡之街中凝望。而女忽入。玉容慘沮。雙波噙淚。適爲窗帘所蔽。乃不能睹。其姊因呼曰。姊何在。耶愛石兒聞呼。力止其愁。嬌爲開。適狀自帘後亭亭而出。攜手言曰。菲麗斯吾愛。余固在是。余意汝必在廳事中。雅不欲來擾汝。女銳聲詢曰。迭克已返否。曰。未也。彼……女急詢曰。亦得彼之消息否。曰。無之。彼必自內務部逕歸家。故不須……女遽喟曰。然則彼必已失望矣。余固夙審之。隨倒身睡。椅中悲楚萬狀。愛石兒就坐其旁。慰之曰。嗟夫。菲麗斯。毋如是。女曰。當其出時。余固逆審其所圖。必無望。曰。吾愛。毋作如是。想必不可作。如是。想女櫻唇微顫。目作奇光。悲聲言曰。余今僅思一事。思哈雷之處。此黑獄中延頸而待。死悲痛萬分耳。言次掩面嗚咽。愛石兒曰。菲麗斯。毋鬱鬱。乃爾。余儕終當救之。出其間。固尙有術耳。女聞言。頓止勿泣。狀亦大易。徐徐言曰。然是固。有術。且僅有一術耳。愛石兒乃大驚。向之戰慄而望曰。菲麗斯。汝非云……言至是。不復能續。女冷然答曰。然。愛石兒高聲懇曰。必毋爾。必毋爾。女欷然起坐。面露堅決之色。曰。姊母多言。余必爾。爾。愛石兒曰。此大不可。汝尙未審其間關係耳。試思。汝苟如是。余又何堪。女曰。余亦不能顧及他人矣。寧忍靜觀。無辜者之就刑。矧其人又爲余所鍾情。而欲委身者乎。于是狀益鎮靜。而愛石兒則愈焦竦無措。凝視其妹。言曰。然。妹嘗允余。必余營救。乏術時。始吐實耳。女曰。固嘗允之。姊今固已無可爲力矣。愛石兒曰。雖然。今距刑期尙不止二十四小時。妹當毋忘此諾。詞宜有所待。女曰。余前之允。姊以事有可圖。今觀各方情勢。完全絕望。又何能待。愛石兒曰。徵之事實。固尙不如妹所云。女曰。余不云。然。余不云。然。即起向爐。次倚爐架支頤。而立向火。呆望。愛石兒乃行近其旁。哀懇曰。汝必時至。明晨屆時。余仍束手無術者。當聽汝爲之。菲麗斯。汝苟愛余。宜

納此言。女喟曰。嗟夫。余何爲必待至彼時乎。愛石兒曰。此固無傷于汝。矧夕間。汝固不能有所作乎。因握女臂。復懇之曰。菲麗斯。汝苟尙有友于之情者。必允此一事。非至明晨不可。輕動女。漫應曰。善。余……時忽聞有摩託車之聲。及門而止。卽歡然曰。今必迭克歸矣。遂向窗次而行。第愛石兒已先趨往。褰帘言曰。余當觀之。女因詢曰。來者迭克耶。愛石兒避目不視。答曰。否。威立姆森耳。余忘未告僕人。今夕乃不見客。此余之失也。女曰。今可告之。愛石兒曰。無及矣。僕輩必已告之。在家。余當面之。妹容態失常。不官。面客女曰。良是。良是。愛石兒乃引之出曰。妹可歸寢室。余當遣客速行。卽令人告妹。女曰。迭克一歸。可卽告余。愛石兒曰。此不待言。女復曰。姊能不忘乎。曰。固也。客將入矣。可速行。女既行。愛石兒默然而思。念來者固迭克也。苟得佳消息。必已電知殆所事已失望矣。迭克此時適入。觀其沮喪之容。卽審事已失敗。則顛聲詢曰。迭克。汝歸耶。迭克行近其旁。拊其玉肩。徐徐答曰。然。吾愛。愛石兒復顛聲曰。所圖殆失望乎。迭克垂首。嗒然答曰。然。愛石兒以手覆面。失聲而喟。迭克曰。余固已竭所能。凡可爲力者。無不爲之。然部臣終不信。不肯發狀也。愛石兒穢然呼曰。汝勿當令其拒絕。不准汝苟盡力爲之。部臣何不允之。有迭克心乃大痛。目露驚駭之色。曰。愛石兒。此豈汝所應言乎。余于哈雷自謂竭盡心力。百端以營救之矣。凡此初不圖報。僅以出汝所命耳。愛石兒亦深悔失言。攬其夫之頸。謝曰。迭克。凡此余固知之。余實不應作是言。以傷汝心。汝亦能曲恕否耶。迭克引吻之。柔聲曰。余固愛汝。不汝苛責。菲麗斯。何往耶。曰。當在其寢室中。迭克乃向門而望。作擾亂無主狀。曰。愛石兒。余儕將何以告之。余儕將何以告之。愛石兒恐言曰。余意勿告爲佳。今夕可暫勿宣布。明晨或尙有所遇耳。迭克因凝眸矚之。愛石兒不禁微震。則雙波低垂不舉。迭克頰

以爲異復徐言曰然固尙有一事可遇耳愛石兒詫詢曰迭克汝言何謂迭克曰余頃間舉白東夫人尙匿要證事告內務大臣彼云苟夫人能出示此證當發緩刑狀愛石兒曰然夫人必不肯爲不觀其于哈雷憾之至深乎迭克曰是固知之然今尙有一機會愛石兒曰嗟夫汝何遽作是言大紳爲其至交欲求一至此間尙不可得又何論乎他迭克曰雖然今事勢已略變矣余頃在內務部中電知大紳告以余儕新得一極有價值之證據彼允卽以此爲詞力勸夫人來此一談果能如願者余不難以詞動之特恐……愛石兒遽曰若是事必有望當待大紳之復音然後再告余妹汝亦謂然否迭克曰此意良當十分鐘後人報安蕪萊大紳至入時狀仍雍容如平時似不知此來至關重要迭克夫婦急欲一聆其報告不知者幾疑彼已自忘其來意矣曰斯丹笛西君乃在家余親愛之斯丹笛西夫人晚安迭克肅之坐愛石兒殷勤言曰丈來大佳大紳徐徐就坐始言曰君毋云爾受惠者實余也余在家輒思借事逃出今乃得償所願余亦不欲以余事瀆清聽君等當深悉余妻之爲人事與余爲難耳迭克頗不能耐姑漫應之然後詢曰白東夫人處果何若曰嘻此來固爲此事也余已爲君竭其綿力矣愛石兒乃殷勤謝曰謝丈迭克曰丈已面夫人乎曰余得君電話後卽立往見之實告君余時正苦無機會可出適得君電乃大喜過望如舉子之驟得出校也愛石兒曰然則丈必爲余儕將消息至矣曰亦不盡然夫人固自至是問耳迭克歡然呼曰嘻白東夫人來耶則亦微露得意之色頷首答曰固與余同來方遲于樓下迭克卽按鈴言曰余卽當延之上大紳曰良是君將有求于其人勿可令之久待言時一僕已應聲至迭克卽曰趣延白東夫人至愛石兒卽往坐案旁以待之色至惴惴不定大紳則自椅而起行向爐次立有揚揚自得之

貌迭克作感激之音謝曰。丈能邀之來。良大佳事。大紳曰。彼爲人。至不易與。初頗不欲來。經余力勸。以須平心靜氣。毋使無辜。抱屈。彼始允耳。又以其幼子適在姑母家。欲攜之歸。因順道先至此。時女侍亦肅白東夫人入。但冷然向迭克一頷首。遂凝眸向愛石兒熟視。似彌含憤恨之情者。迭克乃肅其當書案之上首而坐。和聲曰。白東夫人坐。夫人從之。迭克卽坐其對嚮。與愛石兒相接。大紳曰。今余宜退席。白東夫人曰。否。余願丈仍留此。大紳喟然白。實告君輩。此固余之願。此時歸家。亦殊無佳趣耳。言次。自睡椅中。覓得雜誌一冊。卽坐爐次。展讀之。醞醞有味矣。迭克乃曰。白東夫人。今敢披露。邀夫人至是之目的。蓋求夫人助余儕救營哈雷耳。夫人毅然曰。是萬不能。迭克曰。余言固猶未盡。夫人盍靜聆之。夫人曰。然……迭克仍夷然曰。夫人苟審余儕果何因而有此請。或不堅決若是。夫人略向一睇。似欲察其將何言者。迭克曰。謝夫人。余固當爲夫人一詳言之。幸勿斥其爲妄。夫人嘿然。飛目睨愛石兒。見其四肢癱化。面白如紙。迭克曰。當發見尊夫已死之晨。夫人固不在家。夫人慘然答曰。然。迭克曰。後經各方考查。始審最後至之客爲哈雷。而當晤見之時。嘗有鬩端。并有人聞劇烈爭辯之聲。哈雷且嘗相恫嚇。謂必置尊夫于死地。夫人頗不耐。聞欠身起曰。凡此初不煩復述。迭克曰。夫人幸耐心聆之。余尙有言。夫人復坐曰。甚善。迭克曰。是日哈雷乃就逮。自承誠有鬩爭之事。卽恫嚇一節。亦不略諱。彼之往尊邸。實以一婦女有情書數件。落于尊夫之手。欲索還之耳。夫人聆至是。卽舉目冷視之。沉聲言曰。然此婦女之姓氏。彼何秘而不宣。迭克曰。然固如是。尊夫既晤見。初不欲舉書還之。鬩爭乃起。恫嚇之言。亦人怒時所恆有。初非必見之于實行。當其別去之時。尊夫固安然無恙也。夫人曰。然無人見其去。曰。是亦實情。夫人曰。死余夫之兇器。爲一手槍。

發見于尸旁。卽爲哈雷麥脫琳之物。彼亦自承不諱。跡其所以自承者。蓋以售槍之原。主人已力證其事耳。曰：此節余固知之。夫人復曰：彼于庭訊時。復自承購此槍時。卽欲恫嚇余夫。并嘗持以恫嚇之。曰：固如是。顧後此卽爲尊夫所奪去。夫人聞言。聳肩作不信狀。迭克乃曰：苟此非確。彼何爲肯自承有持槍恫嚇事。夫人卽峭聲曰：彼蓋欲解持槍而往之。由君殆忘之耶。當其言時。略無哀矜之色。其欲置哈雷于死刑。尤爲堅決。非可向之乞情也。迭克乃大煩懣。然仍欲一洞其隱情。不遽以新得之證據告曰：然此尙有各種理由。足信哈雷之言非虛。夫人冷然曰：其如承審官不信何。迭克仍曰：卽以其品藻言。已足證明之。平居暇日。輒以禮法自持。未嘗有失德事。初固無絲毫間隙。畀人謂其能殺人也。夫人曰：然則彼何過攜槍入余夫之室乎。曰：此固已言之。僅以資恫嚇耳。夫人乃微喟。似以上一席話。了不足道者。而雙波略有異。雖不知其爲何事。然敢決其必有隱而不宣之情。迭克凝眸嚴睇之。復曰：案中所引之證據。皆非得之于直接。夫人曰：豈此各種證據。皆不足道乎。曰：余不謂然。今當更續述之。據哈雷言。當案出之次日。曾得尊夫一小簡。中言彼自哈雷行後。初衷頓變。因將彼婦之情書數函。寄與之。哈雷既得各書。卽投之于爐中。夫人當憶偵探往查察時。見爐中有焚餘碎紙多片。此卽其證。惟此小簡則仍置之書案中。閱數句鐘。哈雷就逮。而小簡遍覓莫得。蓋已失去矣。于是無以自白。讞竟定。苟此簡不失者。當足以證其未嘗加害尊夫也。夫人獐笑言曰：此一席話。誠粧點有致哉。迭克曰：是固實情。愛石兒曰：字字皆實也。夫人一聞其聲。色頓厲。瞋目向之。其獐無比。曰：否。凡汝輩所言。無非欲敗壞余夫之名譽。彼人殺之不足復從而厚誣之。其肉足食耶。嗟夫。若曹膽何巨。乃邀余至。是復爲是醜詆之言。寧于死者略不一顧耶。言次。卽怫然自座。

起卓然而立。迭克知已絕望。亦起。沉聲言曰。白東夫人死者。固當顧及生者。亦未可不一顧。今日之晤。固彼此皆無好感情。然余有種種理由。足信哈雷所言。皆實。必不甘遽放棄其責任耳。夫人冷笑曰。汝特卽以其一面之詞爲事實耳。迭克愠聲曰。固不止是。尙有他事也。夫人詫視之曰。何事耶。則大聲曰。當哈雷就逮之晨。查知有一婦人。會私入其室。盜其小簡。出夫人徐徐言曰。有一婦人入室盜簡耶。曰。然。夫人曰。汝殆能證明之乎。曰。固也。昨日哈雷辦事室中之女侍。始爲余僂言。謂當哈雷就逮之晨。彼方入室糞除。見一婦人于書案中有所覓得。夫人曰。彼亦能詳述其狀貌否。曰。不能。蓋婦重帔而面紗。略不見其貌。且疑其爲哈雷之友。初未一交談。亦未嘗注意耳。婦尋卽離室去。夫人色乃略滯。瞪目向之直視。尋卽復常。笑曰。所言視前愈幻矣。迭克飛睨之曰。汝不信此事耶。夫人曰。寧內務大臣已信此事耶。彼婦又何爲欲盜此簡乎。曰。此固非得夫人之助。將終不得其解。夫人愠曰。余固略無所知。則喘聲曰。然則夫人終不余助矣。夫人曰。固如是。愛石兒躍然自椅起。滿掬恐慄之色。呼曰。幸毋爾。幸毋爾。夫人卽毅然向門行。復一止步。迴顧二人曰。亦知汝輩所懇余者何事乎。蓋欲余敗壞余夫名譽耳。嗟夫。此不名譽之尤。此不名譽之尤。愛石兒反唇報曰。若汝之誣攀無辜。入罪實不名譽耳。夫人曰。此非余之過。當有人任其責。彼誠無辜。則其所隱而不宣之婦。何不投案。自白彼婦。固能出其人于罪也。愛石兒曰。彼女之不自投。或非僅爲一己。殆以其間有他關係。不忍見其所親之難堪。且于尊夫之名譽尤有關礙耳。夫人引目直視之。冷笑曰。否。彼之遲遲不投。尙戀其浮生。甘于蒙羞忍垢中度日耳。迭克殊不解二人所言。詫詢曰。汝等何言耶。夫人略一猶豫。隨卽怒容滿面。盛聲言曰。汝謂余愚無所知耶。汝謂余不知麥脫琳非眞犯耶。余固敢

決言。彼人無辜。其言皆實。殺余夫者。卽欲奪余愛夫。而不成之。下賤婦人耳。此言一出。迭克乃駭極而喘。念彼果尙有隱情不宣。己所測者固不謬。然見其明知哈雷無辜。竟忍視其受讞。則怒火中燒。幾將飛騰而出。旋復強抑之。曰。夫人既知其無辜。當能助余儕爲求一緩刑狀矣。夫人慍聲曰。否。迭克曰。何爲乃否。曰。余患其爲彼婦脫罪。隱名不宣耳。苟爲其乞得緩刑狀。當益不言不則。臨刑之時。或可冀其一吐露也。迭克至是殊佩。夫人用意之深。然其于哈雷猶未及。迭克知之之深。蓋哈雷將至死不言耳。因呼曰。然彼……夫人遽攔入曰。固尙有一道。可得余之相助。則急詢曰。何事耶。曰。卽覓得此隱名之婦女耳。迭克頓露失望之色。曰。哈雷固不肯洩其名。將何從而覓之。曰。固尙有他術。迭克曰。何術耶。曰。覓彼。亟欲營救。麥脫琳之人。卽得之矣。言次。目光全注愛石兒。略不旁瞬。其意固不言可喻矣。愛石兒經此一視。畏縮異常。爲狀且暈。迭克亦矚及之。不禁驚疑交併。夫人復引矚之曰。君此後苟有所得。可卽走人告余。遂徐徐向門行。大紳伴之而出。當門旣闔。愛石兒倒身睡椅中。作異常失望狀。迭克則凝視不稍瞬。狀如癩作。已復行向其前。略一猶夷。思將奮厲一言。顧無一字可出。似舌本膠于牙床之上者。念白東夫人之言。覓彼。亟欲營救。麥脫琳之人。卽得之矣。是其意中固明明有所指。而愛石兒非極爲哈雷設法乎。其言詞中非于此隱名之婦女極形袒護乎。嗟夫。是殊不可思議。是殊出人意。外雖極意解釋。此中心之疑。終不可得。時女忽入。呼曰。嘻。迭克。汝已返耶。姊何……愛石兒卽趨至其前。柔聲曰。菲麗斯。余乃忘之。然亦正欲遣人告汝耳。女曰。今可勿復言。迭克其事若何耶。愛石兒輕拊其臂。遽代答曰。事固略無變動。內務部已允發緩刑狀。特尙要求一事耳。女曰。何事耶。蓋告余。愛石兒曰。此事余儕已與白東夫人圖之。惟尙難遽達目

的女必欲知其詳。愛石兒正思權詞答之。而大紳復返。始如負斯釋。大紳曰。余之復來。君等幸勿以爲意。蓋余殊不欲卽歸家耳。嘻。格萊姑娘。晚安。女神殊不屬。漫曰。丈。晚安。卽轉而迭克曰。君何不爲余一言耶。愛石兒急亂以他事曰。非麗斯。安弗萊先生家庭間殊可憐。特避至余家也。大紳夷然曰。事良如是。余處境窘甚。愛石兒曰。余亦爲丈不樂。究因何事耶。曰。余妻又改信他種學說矣。愛石兒曰。嘻。又改變耶。大紳愀然頷之曰。然。彼每閱四來復。必一變革。而當此時期。必逼余亦從之而變。于是辯論乃起。而無安寧之夕。苟肯從余之說。當可安然無事也。愛石兒漫和之曰。此種情狀。余固知之。實則心殊不屬。方向迭克而望。見其端坐如石人。兩目瞪然。大紳復曰。余之嘖嘖言事。君輩幸勿病其擾。余旣不耐此家庭間之辯論。輒逃出。從一女友游。其人有嗜癖。極喜讀余著作。且頗憫余處境。輒慰藉之人。當懊惱之時。有此良友。亦一掃愁帶也。時女已不復能自制。愉然而喟。復引矚愛石兒。兩手亂揮。不自覺。大紳亦覺其狀。言亦遂止。旋復見愛石兒一微笑。則復續曰。余友嘗贈余一金筆管。余妻見之。遂大肆其詬誶。余嘗欲報之以新著之書。余妻未許也。而彼此晤見。亦不復能如前之自由矣。愛石兒曰。然則夫人近嗜何種學說耶。大紳略向二人一望。始曰。以余觀之。彼近所持者。爲通神學說。人初無有知其義者。彼謂今夕將導余由黑暗而入光明。已預延培佛雷至。余家將以種種奧義示余。令余悟澈也。愛石兒微笑曰。丈不與之辯乎。則喟然嘆曰。固嘗爲之。然彼竟置不理。余固……言至是。女侍報曰。安弗萊夫人至。大紳喘聲曰。天乎。上帝救余。隨躍然而起。狀如偷兒。方得匿所。忽又聞偵者掩至也。

(未完)

名伶德珺如爲滿相穆彰阿孫。世皆知之。其叔薩廉以優伶玷辱門楣。嘗勸改業。珺如曰。叔父必欲余棄優而官。試問今日官吏之心理。才學超出伶工上者。有幾。與其爲齷齪之官吏。寧爲完全之伶工。且凡人爲不善。則宗族鄉黨。往往姍笑。隨之。試問啼饑號寒時。又誰加以青眼乎。嗟乎。政界之卑污。人情之涼薄。爲珺如數語盡之矣。

偶檢舊籍。得浦夢珠女士新婚對鏡詞。秋興蕭條。百無聊賴之時。朗聲讀之。頓憎意味。不啻桓子野夜聞清歌也。調寄臨江仙云。記得纏笄侵曉起。畫眉初試。螺丸春痕淡淡。上春山。乍驚新樣。窄較似。昨宵彎。一樣敷來。細杏粉。難勻。怪煞。今番傳聞。郎貌玉珊珊。妝成嬌不起。偷向鏡中看。

(定夷)

名家小說 天作之緣

由塵周之棟譯

第七卷 重逢時代

第一百又六章 養疴

余於知覺恢復之時。憂樂交併如一葉扁舟。浮泛于茫茫大海之中。忽出驚風巨浪。而入于安全之船港也。余若自言自語曰。吾兒之命得保全乎。余之貧窮能不致吾兒于死乎。吾行即擊吾兒赴鄉間……彼病自愈矣……非也。非也。此非麥丁也。麥丁早死矣……雖然。此兩目者。謂他人能有之乎。余豈未之見乎……放……放……放。未幾。夢魔退。引心境。清明。朝氣。爽然。日光照于眼簾。側耳靜聽。但聞一鳥微鳴。不聞他聲。啓目視之。則身在牀上。室中景象。頗似修道院中。貞母之臥室。牆上懸有古聖人之像。火爐架上。供有羅馬教會之照片。窗間懸金邊鳥籠。中畜一金絲雀。嚶嚶而鳴。頗得意也。余方轉念。此室爲何室。此地爲何地。則見密特烈。素巾白圍。俯伏于余身上。笑容滿面。而謂余曰。汝睡醒乎。余至此。知覺已完全。恢復夜間之事。始克回想及之。余曰。余目中所見。夢耶。真耶。密特烈曰。真也。余曰。彼船並未沈沒耶。密特烈曰。此僞報耳。新聞紙中早已證實其爲僞矣。余仰首離枕而問曰。其人安在。密特烈曰。其靜旃。勿心躁。吾欲往告醫生矣。密特烈急急欲行。而余力阻之曰。請少待。余有事問君也。密特烈曰。君宜靜攝。不宜多問。余曰。是不能不問。是不能不問。尙有他人焉。今何在矣。密特低聲問曰。非問君之女耶。余曰。然。密特烈曰。已覓得矣。今在鄉間。病亦就痊。君可安臥。勿慮也。余頷之。遂無言。旣而聞密特烈于德律風中說話。謂余神志已恢復。又聞聲自德律風之彼端來者。如啞子吹號于隧道之中。旣而其人又大笑。密特面作得

意之色。來謂余曰。醫生行卽至矣。余曰。彼亦來……乎。密特烈曰。醫生或許其全來。亦未可知。因又告余以。覺得吾兒之道。謂余衣袋中有夏氏致余函一通。語至此。聞一陣電鈴聲響。密特烈未及啓房門。其人已上樓。口操哀爾蘭土音。則帥立文醫生來矣。進房後。特立于余牀前。欣欣然有喜色。且曰。甚善。甚善。較諸初來之夜。不知恢復若而倍矣。余問曰。非昨夜乎。醫生曰。昨夜而實非昨夜也。余至此始覺昏惘。不知人事者。已歷兩日之久。而麥丁正焦急萬狀。不知所措。余曰。彼來矣。然乎。彼卽刻來乎。其人容貌如舊。乎。身安乎。南極之行。功已成乎。醫生舉手止余曰。不可。不可。君病方危。而心熱至此。苟見其人。不知且作何狀。是于病體不宜。吾不敢聽其來見君也。余再四苦求。允麥丁來時。不作慌張之狀。醫生始允麥丁來見余。亦自定主意。見麥丁時。勿抱其頸。勿吻其面也。當此之時。密特烈何爲者。余不之知。及有所覺。則知房中已另有一人。則老祭師唐諾文來矣。老祭師言必稱上帝。見余戰戰呼曰。斯事要當歸功于上帝矣。又曰。女兒勿心急。祭師之聲。余自幼所習聞。今聞其聲。吾知其心熱矣。事後聞之。祭師于余未發現之前。親赴倫敦。隻身尋余者。共歷六閱月之久。黑夜冰晨。未嘗或息。余張目視其面。見祭師滿額繻紋。形容憔悴。想見當日。在吾母房中之光景。不覺慘然。下淚。祭師則笑而言曰。醫生婦人之忠。而不忘其本者。要以此人爲第一。皇天在上。其人生命。今交付于君之手矣。又顧謂密特烈曰。君苟有潔淨之物。于此堪以供飲者。吾將飲之。以爲諸君壽矣。祭師言此。意在快吾人之心。然其計畫。實大失敗。語未畢。醫生乃逐之。房外密特烈送之。房門不閉。門外之言。語語入耳。同時又聞電鈴鳴響。但較醫生來時。其聲稍輕。頃之。又聞人聲。啾啾。並聞有人躡足而行。嗚呼。吾知之矣。吾知之矣。未幾密特烈來。輕聲謂余曰。君是否真能鎮攝。

者。余。是。時。雖。心。跳。甚。劇。然。口。中。仍。奮。曰。是。急。命。取。一。手。鏡。來。將。額。前。之。髮。稍。稍。料。理。之。于。是。閉。目。靜。待。至。是。室。中。寂。然。無。聲。頃。之。張。目。見。其。人。背。門。而。立。面。如。銅。製。精。健。異。常。較。諸。昔。日。愈。形。壯。勇。非。飽。受。風。霜。者。不。足。以。語。此。惟。精。健。之。中。含。有。懽。懽。之。氣。由。其。外。貌。觀。之。似。頗。驚。訝。于。余。之。變。相。者。既。而。其。人。以。極。輕。之。聲。謂。余。曰。請。君。恕。我。請。君。恕。我。語。畢。前。行。數。武。吻。余。臂。復。吻。余。手。余。亦。伸。手。就。之。情。頗。不。能。自。禁。但。聞。吾。意。中。人。呼。曰。姊。氏。姊。氏。速。取。白。蘭。地。來。速。取。白。蘭。地。來。彼。又。暈。矣。彼。又。暈。矣。頃。之。余。暈。已。蘇。雖。醫。生。至。此。不。許。麥。丁。再。留。而。一。陣。歡。喜。推。上。心。頭。覺。有。生。以。來。初。未。嘗。有。此。也。

第一百六十六章 錦旋

雖。人。失。知。覺。力。之。藥。在。醫。界。尙。未。發。明。然。余。病。逐。漸。轉。機。不。及。一。星。期。已。能。起。坐。身。雖。僵。木。心。已。清。靈。昔。日。愁。腸。至。此。頓。變。枕。頭。巾。上。不。復。沾。染。淚。珠。矣。祭。師。唐。諾。文。所。求。既。獲。亦。已。回。里。與。余。告。別。之。日。端。容。祝。曰。上。感。天。恩。別。後。萬。福。密。特。烈。得。教。會。許。可。留。一。房。以。居。我。任。余。所。好。不。限。日。期。麥。丁。每。日。來。視。余。病。初。則。每。來。祇。許。留。五。分。鐘。既。而。增。止。十。分。更。增。至。一。刻。或。半。小。時。遍。體。精。神。余。但。握。其。手。覺。身。心。爲。之。一。壯。余。時。面。白。無。神。每。睹。陽。光。不。啻。海。鷗。之。見。日。景。見。麥。丁。坐。于。牀。畔。常。常。自。疑。得。非。夢。幻。有。時。竟。欲。伸。手。撫。之。以。驗。其。真。僞。麥。丁。則。自。述。其。探。險。之。事。以。豁。余。心。而。對。于。余。事。則。絕。口。不。提。以。其。事。太。慘。不。欲。傷。余。心。也。每。當。麥。丁。談。及。萬。死。一。生。之。際。余。魂。幾。不。附。體。而。麥。丁。不。稍。介。意。彼。既。抵。南。緯。八。十。八。度。而。獨。以。恍。惚。之。間。似。聞。余。聲。之。故。未。造。南。極。余。甚。惜。之。爲。山。九。仞。功。虧。一。簣。皆。余。之。怯。弱。有。以。致。之。余。實。不。配。爲。英。雄。匹。偶。也。有。時。談。及。吾。兒。謂。彼。曾。親。自。抱。兒。出。依。爾。福。彼。砌。磚。者。竭。力。阻。之。麥。丁。握。其。臂。而。推。之。其。臂。幾。折。

繼乃給以金幣數枚。抱兒而出。麥丁曰：余聞日必住屈文甯視兒。兒恙已去。今已活潑如三腳架矣。余之喜得麥丁爲伴。自幼卽然。及麥丁不在余前。余卽取新聞紙讀之。報中滿載麥丁事實。讀之不啻親對其人。而余之所尤愛者。則報中之照片。見麥丁穿探險之衣。志高氣壯。兩目如生。謂天生英傑。其狀貌胎骨。往往若一姓。弟兄古與今無殊形也。而報中著論尤多可驚之言。某科學會會員謂遠歷南天氣候兇殘。一切科學至此無所復用。雖有孟賁烏獲之力。至此其技亦窮。所恃者惟此一點雄心。麥丁有之。用能爲羣雄倡而達其目的之地。而倫敦時報亦有一論曰：康麥丁此舉有道德上及精神上之價值。今日天下人民非孳孳爲利。專事積聚（此語令余想見吾父之爲人）卽醉生夢死。專事嬉遊（此語令余想見吾夫之爲人）安得有如康麥丁及其同行諸伙伴者。履險如夷。歷盡艱苦而不辭勞瘁。持此志也不達目的。則不已哉。余讀此種論調。淚流如注。然麥丁身受之榮。尤有使余心動者。其第一事。則皇家地理學會在安爾白廳開會。以金徽章一事贈麥丁。余記得開會之夜。余心甚不安。及帥立文醫生來告余。以麥丁在會場中事事盡禮。卽演說辭一端。事前未嘗有隻字之預備者。臨時急就。亦頗動人。聽余始心慰。其次則諸大學各以名譽學位贈麥丁。麥丁樂甚。其自愛丁堡大學歸來之日。服博士之服。冠博士之冠。在余房中躑躅。上下余詢以 Promise 一字拚法如何。彼竟不能舉。彼此以是大笑。頗極一時之樂。雖然樂極生悲。誠非虛語。及內務大臣來文稱英皇念麥丁爲人之勇。嘉其造世之功。特賜勳位。以爲國表。余聞之不覺大慙。此一慙也。婦人女子類皆有之。麥丁吾所心愛者也。彼之榮辱卽余之榮辱也。然反己而思之。麥丁日以尊。日以貴。而余之爲余自若也。相形之下。不覺見細。能不痛心。此心旣起。夜寐不安。密特烈旣

夜出以救人。余常坐窗前。遠望僻壤。遞壘之邊境。念麥丁遇我之時。不知心中作何想度。必深深疑我無疑也。遂請之密。特烈爲余購稿簿一冊。記述已事。初意非欲將余一生之事。從頭敘述也。不過將其不能面述之言。草草述之。以明所以犯此女子至賤之條。而失女子之人格者。實出於不得已之故而已。然紙短情長。寫之不覺成帙矣。計自重逢至此。歷三月。麥丁以余之故。迄未歸里。一省其親。而帥立文醫生謂余病漸愈。不妨他徙。家鄉之空氣。或較此地爲宜。嗚呼。他人處此。聞得斯言。則念及家鄉景物。必且喜形于色。唯余不然。吾父之家庭。旣與我無分。吾夫之屋宇。余亦不願復入。吾至家鄉。冷淡可知矣。次晨。祭師唐諾文來函。述家鄉事甚詳。事有極可憐者。則吾父經濟上一切計畫。日形衰敗。是也有極詭譎而極可笑者。則安而麥與吾夫暗昧不明。惡聲遠播。島民心理羣起而思我。是也有極使余痛心者。則島中人愛我之心。仍不減于昔日。是也。而最足說耳之聲。則流言毀我者。達于康母。而康母殊不介意。謂卽有其事。亦出于不得已。于余之清白無害也。且囑祭師唐諾文代爲致意。謂勝美利之室。今猶留以待我也。至此。余心稍慰。然尙有一事。余心尙不能無疑。旣而麥丁來謂彼亦曾接到祭師一函。函中之意。與余函大致相同。麥丁之意。亦欲取余同歸。余心始釋然無疑。然爲婦人者。當心中喜樂之時。往往作驕態。以媚男子。麥丁語畢。余故意詰之曰。汝敢出此耶。麥丁曰。汝何言。汝謂余所不敢者。指何事。耶。余曰。汝敢取余歸家乎。余知以此語相詰。彼必以下文相答。麥丁曰。美利余甚不願見吾鄉之景物。然余旣歸國。而不往見二老。必傷二老之心。余欲回鄉。必與汝同歸。否則甯不歸。余意欲于回鄉之前。一見吾兒。而醫生不許。曰。俟君病大痊之後。吾輩自當送兒還君也。不及一星期。余與麥丁遂共啓程回哀蘭。同行者又有密特烈。以

密特別于此時。亦有小恙。故假發送余歸里也。嗚呼。當余船入黑水灣之際。此種光景。余萬萬不忘之。船上自船首達于船尾。滿插旗幟。船埠上觀者如堵。人人有鼓舞興起之狀。高呼喝采者。有之。脫帽颺巾者。有之。及船門既啓。麥丁以手授余。覺岸上之人。皆勿聲勿動。而余之爲余。遂爲家鄉人所共見。吾意觀者。觀此必以爲麥丁之所以能南窮南極而勿畏者。惟此見義勇爲之氣。有以致之。及麥丁既扶余上岸。并導余上車。後呼聲又作。余知衆人之呼嘯。非爲我。而實爲麥丁。覺得吾之處境。卑微已極。而麥丁之攜我歸鄉。于麥丁榮譽上。不無增益。而吾心遂別起一種感情。不能驕不能喜也。車既轉輪。夕陽照面。行經山路。想見結婚之日。與吾夫乘車而出。作蜜月之遊者。卽此是也。及入吾村道旁。觀者其爲余歸鄉而致敬者。能有幾人哉。祭師唐諾文。躍上吾車。與余並坐。此其一也。此外鄰婦數人。穿其禮拜日所穿之衣服。與余握手爲禮。且爲余談幼時之事。余所久已遺忘者。御者亦節身行之速率。使與步行之速率相同。俾麥丁得左右爲禮。麥丁記憶之力。甚強。外出多年。仍能呼各人之名字。而不誤。祭師則與余言。謂日藹居中。無物不翻動。無處不整理。擾擾者。直至今日。小房一間。仍以居我。正房則以居麥丁。二老退至後樓之上。其視麥丁之歸。不啻貴客。遠來深以。其不忘舊誼爲榮者。二老常相商曰。彼真歸乎。彼所好食好飲者。何物也。耶。彼吸何烟乎。及車近吾父之家。吾閉目不敢仰視。苟非聞橋下水流聲。及樹上鴉鳴聲。斷不知何時過吾父之屋也。旣而吾車轉入日藹居之里門。則康醫生已立于里門外。相待面欣欣然。有喜色。白頭不冠。觀其狀。似聞車聲而急遽奔來者。老人亦並車行于麥丁坐位之旁。如一童子然。余則一人巷中。卽探首望日藹居。見月季盛開。康母戴避日之冠。立于門前。麥丁不待車停。先自躍下。力抱其母。嗚呼。康母

此。時。心。緒。如。何。概。可。想。見。然。余。之。精。神。至。此。更。爲。之。一。弱。以。爲。康。母。之。掬。誠。待。我。者。徒。以。其。愛。子。情。深。之。故。耳。于。余。本。無。眞。愛。也。于。是。下。車。之。際。兩。腿。微。輓。幾。于。傾。跌。祭。師。唐。諾。文。及。密。特。烈。在。旁。急。急。夾。持。不。至。倒。地。康。母。見。之。亦。急。來。扶。余。呼。其。夫。曰。醫。生。此。非。嚴。美。利。乎。其。待。余。之。狀。與。余。幼。時。口。唱。聖。誕。節。歌。至。其。家。之。夜。無。異。也。

湖南岳陽樓聯云。一樓何奇。杜少陵。五言絕唱。范希文。兩字關心。滕子京。百廢俱興。呂純陽。三過必醉。詩耶。儒耶。吏耶。仙耶。前不見古人。使我愴然。淚下。諸君試看洞庭。湖南極瀟湘。揚子江。北通巫峽。巴陵山西來。爽氣。岳州城東道巖。疆瀟者流者峙者鎮者。此中有真意。問誰領。會得來。長聯本不易作。此則硬語盤空。針鋒相對。尤爲罕有之傑構。

某喪家延僧禮佛。其鄰某姓。夫婦反目。始而口角。繼之用武。衆僧方休憩。入內排解。向婦勸導。圍觀者數重。保甲聞信馳至。乃併某夫婦及在事僧人拘案。稟諸吏。吏批曰。夫妻吵鬧。常事。和尚幫忙。怪事。地保稟報多事。本官不理了。事一時傳爲笑談。

(定夷)

談



答





墨 隱 廬 漫 墨

(定 夷)

● 答 客 問

客有造吾廬而訪者語余曰吾子翩翩譽滿海內顧琳瑯萬卷中必有甲乙之判論者紛紜莫衷壹是子盡有以語我余笑曰譽滿海內吾豈敢云昔人著書輒發於自動余則飢寒所驅囊筆賣文以求溫飽其於著書之旨相去甚遠更安來愜心貴當之作等是糟粕甲乙云乎哉諺云有心為善雖善不報余當下轉語曰有心著作雖作不佳余視余作直冀與土之比較耳客曰子何謙抑乃爾子既勿願自道吾試舉以詢子『寶玉怨』為子第一部著作吾初見之於民權報每晨閱報必讀子之小說以為快及後國華書局刊為單行本子又加以藻飾重為編次三四年來總核銷數已達二萬社會如是歡迎子其當意乎余曰是書為余初作彷彿學兒習字縱天資高人一等亦未必頓成銀鈎鐵畫余於是書之風行中心常為耿耿是書多銷一冊則余之慚愧增多一分客曰『駕湖潮』結構用倒提法一洗平鋪直敘之病以視『寶玉怨』更上一層子必當意矣余曰客言近是但非余比較的之得意作也客曰『美人福』皇皇巨冊

梨園震其名且演爲新劇見者莫不稱許是爲第一部得意之作無疑余曰是書固余所極力經營但全書猶未脫稿今可置之勿論客曰異哉吾言乃無一當余笑曰客繼續談恐終不能有當客笑曰子之著作雖多無復逾此三書者舍而他求吾謝不敏還祈子自道之余曰短中取長敵著當推『廿年苦節記』爲首客駭然曰余且未覩其書子殆戲言乎余曰是書不能風行余常引爲憾事篇幅雖不出三萬言余確煞費經營自謂一字一句皆從至性至情中流出處處體貼入微是淚是血可泣可歌一氣呵成未嘗或有鬆懈且小說家言多屬信口開河如過屠門而大嚼但貴適意是書却不然有事實爲之範圍縱使參以理想爲之點綴而處處當推原烈婦之心理不瀆烈婦之人格作小說脫不了情理二字是書則更不能一字一句軼出情理也雖區區三萬言而所耗之腦力所費之時間曾倍蓰而不足客聞言愷然有悟曰『雙絃記』亦節義小說殆必異曲同工矣余但搖首不願致答客曰吾再詢子『廿年苦節記』何以不及他書之風行余喟然曰客言及此令人憤懣不置世風不古道德淪亡節義二字人皆視爲腐儒迂論節義小說之不受社會歡迎亦屬當然之事縱有人焉聲嘶力竭以救之終亦勞而無功人心之陷溺甚於洪水之汎濫吾爲此懼閩侯林先生曰革命而後女界之節孝亦痛革無遺痛哉言乎客聞之亦爲爽然尋退余乃泚筆記之

●談蒙俗

蒙元入主中夏武功卓越震鑠寰球清興於漢人固忌之於蒙人亦防閑無所不至世祖倡尊喇嘛之制既足阻其思想之進步更可使其生齒之減少意至毒也蒙俗淫靡女尤狂蕩生殖力本不繁碩一母

所懷胎珠。不過一二。如漢人之椒聊。蕃衍常產。三四者。則絕無之。產既不繁。益以奉教之定制。三百年來。人口消耗極矣。古匈奴之俗。父死。子得妻後母。兄亡。弟亦可收其妻。元承其舊。俗迄不改。明時三娘子。歷配俺答三世。爲時未遠。可引爲證。漢人醜其俗。鮮通婚嫁。卽韃靼人。雖與蒙古異俗。而不知名節爲何事。亦復相類。清既奄有華夏。見中原文物。燦然。自顧形穢。漸厲行綱常於世祿之家。推而及於蒙人。於是蒙俗大變。達官勳爵之家庭。嫡庶之分。極嚴。卽屬妾媵。亦必得旗衆公賀。乃承認之。否則私生子。終身不得列爲台吉。夫婦於生時不睦。不妨離居。然夫死後。婦終不得再醮。此與舊俗大殊。特強制行之。威令。僅及縉紳。編氓遊牧之民。依然故我。仍不知舊俗之鄙薄也。

●上海之玷

丁巳春。余偶因事赴母校（交通部上海工業專門學校）順道至徐匯鎮南之土山灣訪友。於廣衢之中。見一極可駭異之告示。蓋江蘇城隍通飭漕河涇城隍之文也。上海文明爲中華冠。而乃公然揭此迷信之文。於通達玷辱甚矣。其文曰：「江蘇巡撫部院特授江蘇全省城隍司使劉。爲通飭事。近據該縣稟稱。迭據各鄉有司呈報。日內發現喉痧疫症。際此瘡痍滿目。青黃不接之時。奚堪遭此災累等情。本使軫念民艱。怒焉憂之。故擬定日出巡。驅除疫癘。並保春苗。以安閭閻。惟漕河涇鄉地處綿遠。鞭長莫及。如有疫癘作祟情事。應由該地方有司就近密查拘案。解送本司聽候照辦。以保良民。爲此飭仰該神查照施行。並限文到十日內。明白具覆。以憑核辦。須至飭者。右飭漕河涇城隍使。准此。」夫迎神賽會。久干禁例。今乃公然宣揚之。而無忌。是誰縱之耶。聞諸鄉農。是春之劉大老爺賽會。預會者共三十六村。耗費不下一

萬餘金。會程所過。豆麥被踏無遺。損失更不可計。書云。不作無益害有益。此則作無益而大害有益矣。鄉愚不足責。地方有司。殆皆聾瞶乎。

● 翠氏

越之曹娥鎮。有陳某者。駕船爲業。生子女各一人。媳鞏氏。來歸已有年餘。女阿桂。年亦逾笄。小姑娘。處不慣。無郎。遂與掣驗公所李弁結露水緣。以住居宅偏仄。陳倉暗渡。屢爲鞏氏所見。一對野鴛鴦。時求氏爲守秘。氏亦勿忍。發人隱私也。一日。李復與阿桂歡會。又爲氏所見。阿桂畏氏益甚。欲使氏同流合污。以緘其口。乃合力強氏歡會。氏大怒。變色而遁。此事稍稍傳出。聞於鄰里。阿桂懼恨。氏愈深。造蜚語。訴諸母。母老而憤。惑女言。乘某父子外出。駕船與阿桂。李弁等用白布將氏環頸。殺之。死後。易以繩懸於梁。作自縊狀。以掩人目。且爲氏捏造醜聲。氏終冤沉海底矣。

● 總督之末路

前清乾隆朝。滿人富勒渾。依附和珅門下。累官至總督。方其盛時。聲色服御。窮奢極慾。一日之消耗。足抵小民半世之用。及仁宗立。和珅伏誅。富亦褫職。不數年間。竟至一貧如洗。乞食市上。王公大臣。莫不深恥其人。而嚴絕之。惟大興朱文正公。常戒閣人勿却。每隔十日。富必一至。至則文正必予以青蚨二百。一日又至。值書齋。無人。齋有寶鏡一具。珍品也。富竟竊之。不別而行。後文正覓鏡。不得。諸僕譁然。謂富頃來。此不告而去。文正知之。戒勿聲言。如再至者。惟伺候於側。毋令獨處耳。文正之忠厚待人。有足多者。

● 魏光燾之笑柄

奉天爲前清陪都。未改省制以前。設府尹而治。府尹之制。與巡撫並行。秩崇於尋常道府。魏光燾官平慶涇固道時。駐軍固原。部下有逃兵數人。大索不得。乃通札各府州縣。飭所屬嚴緝。此本照例公文。向不經意。不料吏胥不諳官制。以奉天府雜入各府中。逕行札飭。且稱其銜爲奉天府知府。時官府尹者。爲滿人松林。得札憤甚。立即行文嚴詰。魏始知誤。窘甚。洩某上峯。爲之乞情。餽松萬金。拜於門下。事乃寢。後松復託魏。代置狐裘數十襲。代價又約萬金。松亦分文不償。前後耗費。竟有二萬之譜。

●庚子殉難之臣

庚子之役。京都失陷。國幾不國。官吏之殉難者頗多。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正卿袁昶。兵部尙書徐用儀。戶部尙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世所稱爲五忠。知者夥矣。然事在拳亂發難時。不在外兵入寇後。幫辦武衛軍事務李秉衡。以兵敗自裁。雖曾奉詔優卹。卒以庇匪嫌疑奪官。直隸總督裕祿。雖亦自盡。而勿敵縱匪誤國之罪。是皆非殉難之臣。所謂殉難之臣。而卒獲厚卹者。攷之官書。得六人焉。六人之中。官塔以戶部尙書崇綺爲最高。飾終之典。亦惟崇綺獨優。崇綺滿人。由翰林洊陟。卿貳。外擢盛京將軍。內轉吏尙禮。尙後改戶尙。德宗西狩。派充留京辦事大臣。年且古稀矣。聯軍破京都。崇綺避至保定。殉節於蓮池書院。後由榮祿奏聞。賜卹。有加。黑龍江將軍延茂。亦於城破時殉國。延茂亦滿人。由部曹補授京卿。歷任駐藏大臣。吉林將軍。甫改黑龍江將軍。入京。陛見未及。赴任而亂作。遂及於難。死後。詔贈太子少保。予諡。蔭子。次如國子監祭酒。熙元王懿榮。身後均追贈侍。郎。易名。賜卹。翰林院侍讀。寶豐。崇壽。則均追贈太常寺卿之六人者。皆見之官書。終獲厚報。其他死於亂兵之中。而湮沒無聞者。蓋不知幾許也。

● 洪憲太子

皇 國 運 轉 星

六

客自都下來者語余袁雲台事頗爲新穎因誌之北京琉璃廠有某古玩肆局面宏敞專與貴人交易袁抱存好古玩與肆主有舊月必臨存數次雲台於暇時亦偶往遊肆主以爲元首之公子且其時項城稱帝之心已漸外露未來之儲君二人必居其一故逢迎諂媚無所不至一日雲台忽至時以籌備帝制不至者月餘矣肆主以大公子久不寵臨招待愈恭雲台徧視肆中器物無當意者惟有抄本舊書一册獨爲公子所賞肆主不願領酬逕以奉贈雲台置諸几上就肆主問話學徒獻茶至偶一失手茶覆書上淋漓殆徧雲台不忍棄書仍欲攜去肆主乃取厚棉裹之雲台懷之而別甫至新華門忽遇刺客發三彈中其一衛兵合力擒獲始出險雲台歸檢視舊書彈丸存焉因大駭異自謂前之墮馬後之遇刺俱是絕大災厄今遇災而不死必有大福在後由是益以稱帝懲慮其父陰以唐太宗自居私慾遂遂不可遏止矣

技擊述聞續錄

寶山朱鴻壽著

●王阿虎

王阿虎嘉定婁塘人。母戚氏。因避兵亂。至吳淞觀音閣。時已懷娠。一日正假寐。夢見長人。驚而寤。遂生虎。虎生而有力。年十四。以事至羅店。道經失修之石橋。橋面欹側。幾不能行人。虎指而告人曰。吾能使之平。衆不之信。既而果然。衆大駭。未幾有拳師汪季和者。欲收爲徒。并不索資。其母當時苦無活計。亦從所請。虎既就師。專心學習。五年而畢。其業尋投湘軍。因有勇力。故補百夫長。部屬有不願居其下者。約期與之角力。左右或阻之。虎曰。余力足以當之。及期。諸人待之久。皆作不耐狀。阿虎似爲不知也者。特作飛虎騰空勢。環場一周而下。遍揖諸人曰。諸君與余爲同袍。豈可同室操戈。有不服從者。余當據以上聞。卽舉余官。官之衆聞言。皆稽首謝過。蓋亦懾其勇力也。於是名震軍中。後官至副將。以終。

●褚某

窮秀才褚某。京口人。以屢困場屋。遂無意上進。爲人倜儻。以武俠聞於鄉。不事生產。好射獵。豺狼狐兔。遇無不獲。某歲往訪友人陸某於閩。閩省多山。又多虎患。一日友人置酒宴褚。褚素能飲。竟大醉。座有諸某者。謂衆曰。某處有猛虎出現。攫噬人畜者已屢。恨無人能除之。陸乃指褚而言曰。彼非好身手耶。褚聞言。頗有自得色。星夜欲往。衆阻之。不得。且大言曰。不能死一虎。亦安得爲大丈夫耶。毅然獨往。漏四下。猶不見歸。衆咸疑懼。以爲已葬身虎腹矣。及天將明。褚忽抱小虎歸。衆視之。黑文青質。眈眈怒視。衆皆咋舌。褚

笑言曰。欲抱小虎。致縱其母。然受傷已重。亦難生矣。衆往視之。果已斃於山麓。地方官欽其勇。薦於總兵馮子才。後官至守備。

●老人

鄉人孫炳熊。少有勇力。喜習技擊。家亦富裕。四方技師之來者。卽居以東園。門下食客。且四十人。術之精。否。絕不相問。但有拳師資格者。卽得入門。一老人居孫家最久。來時以三步鞭開（拳法名）之介紹也。一日。主人置酒高會。客各獻技。舞刀者。弄劍者。試棍者。不一而足。老人獨曰。老夫實無能。然所能者。轉爲諸君所不能。衆聞言。瞠目相視。不知老人所懷何技。老人曰。老人所能者。籊桶耳。舉坐皆笑。主人曰。請試之。卽命僕取舊浴桶至。曰。此桶鐵籊已朽。可易以竹籊。桶去。席一丈有餘。老人於座上編竹爲圈。及成。遙擲之。而桶板收密。舊籊已落。主人嘆曰。此絕技也。老人笑曰。區區微長。何得云技。於是衆皆駭然。知老人實負絕技。不敢再以他技請。時老人方欣然。乃曰。老夫尙有微長。可博諸君一笑。卽取囊中錢。投野外。飛鳥無論大小。皆能命中。擲時呼曰。死。則墮地者。死。呼曰。生。則墮地者。生。主人惴惴然。厚爲之禮而遣之。

●鄒正蒙

鄒正蒙。字純正。寶山羅店人。精於武。而嫻於醫。海內求其技術。或方藥者。戶限常滿。求技者。貧富不論。惟性情暴躁者。不與也。求醫者。貧人則施方藥。富人則雖候之終日。亦有置之不顧者。其性之特異。有如此。時崑山有武孝廉金某。有心疾。乃聘正蒙視之。正蒙若不聞也者。與生徒談武術。娓娓不倦。使者促之行。則怒目曰。金某家計富裕。何求不得。必欲溷乃公耶。病苟可醫。稍待。亦不至死。卽死。妻若子。亦足以自給。

何促爲使者不能耐。歸告孝廉。孝廉怒甚。謂鄒某乃敢咀我。誓不與兩立。命使者再往迫之。鄒仍不允。使者長跪以請。始行。及入金宅。金高坐不爲禮。正蒙怒目直視。不發一言。金獯笑曰。汝何人。敢咒吾。知罪否。正蒙曰。何罪也。吾生平最恨爲富不仁。與武斷鄉曲之輩。汝則一身兼之矣。孝廉聞言。卽伸拳作勢。正蒙手推之曰。金某敢無禮耶。言畢。遂出。金坐椅上。目瞪口呆者良久。不言亦不動。家人怪而搖之。依然不言。不語。乃令人追正蒙回。正蒙撫其背曰。金某吾與汝戲耳。何至若是。金忽言動自如。稽首謝曰。先生真君子人。自今以後。願受教。於是正蒙爲之治疾。後金某卒改行從善。

●少年劍客

陳澤南。寶山人。咸同間力士也。家富有任俠好義。武藝超儕輩。尤精劍術。大江南北。頗負盛名。某年。作客於蕪湖。一日。有少年投刺請謁。公迎之。神清若雪。英氣逼人。異焉。詢其名姓。不以告。詢其來意。則曰。與君比劍耳。澤南辭曰。某實無能。徒負虛名耳。少年曰。吾師常道公能。故特來前一較。於是相約於蕪湖南門外之校場。及期而往。少年已先在。圍而觀者達千人。少年請澤南先舉。澤南遜之。少年語次。白光一道。已在澤南頂上。澤南卽拔劍以禦之。又見白光一道。自左耳掠過。澤南又禦之。既而少年且不見。但風聲瑟瑟。白光旋繞。澤南趨避不遑。觀者咸目瞪口呆。不敢作一語。澤南駭甚。乃作飛虎騰空勢。躍出丈餘。呼曰。君技實神術也。某實弗如。幸無過逼。少年遂止。橫劍揖曰。幸勿見罪。然劍術如公。亦屬不易。某初意以爲世無能禦我者。不意公尙能禦之。無怪吾師常稱道也。澤南聞言。更爲詫異。詢其師卽已之師也。苦留之。不允相揖而別。自後澤南絕口不談劍術。惟以他藝傳人。今日邑內盛行之陳家手。卽澤南所傳。

● 朱慕淵 重曾

慕淵重曾爲同母兄弟。寶山劉行人。俱得內家精髓。長於運氣。使功爲少林僧。靜禪所授。以錢擲石。可穿沒其下。又能於十步外置一木人。洞其身爲穴。道以錢擲之。口呼何穴。則入何穴。無或爽者。武功之深遠。可見一斑。後有某商聘爲標師。某日送現金二十萬入京。道出山東。經定陶縣。投店求宿。店主告以善藏金銀。以邑中多盜也。是晚慕淵兄弟終夜戒備。舉觴暢飲。且飲且談。絕無倦色。盜果至。徘徊門外。思有所肆。顧不敢下手。後重曾已醉。慕淵覺有異。因向店夥索石塊。搓爲細粒。且飲且彈。盜或中目。或洞胸。或穿耳。皆受重傷。彈畢。遂臥中夜。店主聞呻吟聲。出自牆隅。點燭視之。則皆盜也。於是店主始知彼兄弟有絕技。後經嶧縣。入一店。午膳時。店夥附耳語曰。此爲黑店。余被凶奴迫而出。此汝等慎之。慕淵曰。我輩當拯汝出。店夥猶未深信。膳後計帳。慕淵故付小錢。司賬者大聲叱曰。此地何地。亦用小錢耶。慕淵曰。以吾視之。不過一小飯店耳。又何奇也。言時以五指插賬桌。曰。此大錢。猶不能用乎。則五指已洞穿桌面矣。店中人大驚失色。知非所敵。立即謝過。慕淵兄弟又指店夥曰。此吾舊友。當令南歸。速將工資。如數算訖。店主不敢出一語。卒如其言。

● 宗連寶 陸聖先

宗連寶陸聖先。皆清高宗近侍。聖先軀幹矮小。連寶體態魁梧。因聖先功名出己上。心常嫉之。聖先亦明知之。願不願操同室之戈。隱忍而不較。連寶亦以爲聖先怯弱。每見必怒目相向。某日於暗中無意相撞。連寶肆罵曰。誰家賊子。撞犯老夫。當知某非易惹者。聖先忍無可忍。亦曰。此間禁地。賊子何來。暗中相撞。

出於無心。而乃肆口謾罵。耶。必欲一決雌雄。三日後請至昆明湖上。連寶無言而退。以爲聖先侏儒。吾可挾而擲之。乃欲角技。誠不自量。及期。禁衛軍官佐咸往觀。聖先謂連寶曰。吾伏地上。子能提吾起者。吾服子。連寶竭力提之。不稍動。大奇。然終不服。欲與聖先一較槍刀。聖先允之。鬥時。連寶執長槍。聖先執鐵骨扇。連寶用槍來刺。聖先以扇撥之。終不能着其身。連寶大慚。遂謝過。於是和好如初。

●王牧兒

王遺根。嘉定婁塘人家。貧。年十歲。父母相繼亡。近村有富翁周某者。欲僱牧兒。年薪十千。膳則食之。村人見遺根艱苦狀。卽以薦之。某日。遺根牧牛野外。有汪姓牧兒方痛毆陸姓牧兒。遺根叱之曰。彼非受僱於汝。寧能聽汝指揮。汝所云指揮者。特欺人耳。欺人安可哉。汪姓兒嗷嗷不已。彼此爭鬥移時。汪姓敗。口中唾罵不已。一少林僧行經其地。見而問故。遺根雄辯滔滔。理直氣壯。汪姓則絕無一語可言。惟唾罵而已。老僧嘆曰。是兒氣宇軒昂。天生俠骨。老僧遍相海內羣兒。都非汝及汝能隨。吾往者。當授汝以絕技。遺根唯唯。卽日謝別主人。而隨老僧去。既至寺中。先授以拳棒。三年。又授以劍術。二年。飛檐走壁。曲盡其能。僧乃曰。子可去矣。遂贈金二百。以壯其行。遺根乃出。會吳下某商。雇舟自湘而下。舟中滿載黃白物。羣盜駕舢板傍之。時遺根亦雇舟而下。適與盜舟遇。遺根乃傍盜舟行。念彼商人。胡不知利害。而取道於洞庭。今日苟不遇吾人財。俱喪矣。日暮。某商泊舟君山下。盜舟與遺根之舟均泊也。夜半。遺根遂躍入某商舟。某商所雇之鏢客某甲某乙。疑爲盜。欲與鬥。遺根一揮手。甲乙已仆。乃附耳謂某商曰。我無害君。君意來爲君禦盜也。幸勿見疑。某商猶不之信。後忽聞吶喊聲。則盜夥紛紛登舟。刀光雪亮。獠惡異常。遺根見狀。微晒。

曰。汝等來此何爲。盜曰。汝何人。敢與吾輩交談耶。速獻爾金。否則當身膏白刃。遺根曰。身膏白刃。如何。膏法言時。卽有盜首擠出人叢中。挺立遺根前曰。汝欲膏白刃。我使汝膏。卽持刀直劈之。遺根奪而折之。曰。此特一奮鐵刀耳。不足用也。盜夥見狀。大爲驚異。願奉爲魁。遺根曰。男兒當奮翼。灑池立功。塞外盜賊。安可爲。今日諸君旣來。當不使空歸。乃告某商。具銀五百贈之。盜拜謝而去。自是某商遂厚禮聘爲鏢師。五年棄而投軍。官至遊擊以終。

● 諸宏正

諸宏正。山東德州人。自幼習武。父善仁。業保鏢。爲武當派高足。宏正幼而聰慧。每遇父練習武功時。一見卽諳。父時時指導之。七年而術成。年三十。父死。以避仇故。匿跡來江蘇。經常州某鎮。聞有少女至某倉塲。日取米五斗。倉塲患之。謂誰能戰勝此女。則舉五斗米相屬。宏正正餬口無方。思往應之。慮技勿如。百方探聽。知女善飛。腳裙下雙鉤。頗有上乘功夫。當之無不仆。宏正乃思一法。覓得一體態宏大之人。偕至其地。女方取米欲行。彼人大呼曰。且放汝米。而飛脚起矣。宏正立其人後。以手執其一足。擲之。女出不意。跌至丈外。

嬾移紀異

(綺緣)

畫妖

秣陵梁穎士。年少博學。家尤饒富。所蓄金石書畫至夥。每遇窗明几淨。茶熟香溫之際。輒一。出而把玩。之以爲樂。中有宋代某名人所畫仕女立軸。尤工雅不類凡品。梁視若瓊寶。鑲以異錦。張諸壁右。非至好。不以視也。圖繪女子凡四。二人對奕。其一則以翠袖籠燭光。屏息傍觀。餘一人則手按瓊簫。方憑欄微笑。蓋皆盈盈宛宛姿也。此外更有女鬢三數。則圍爐淪茗。亦神態流動。維肖梁愛。不忍釋。每以清酒香。花供之。且戲祝曰。自傍仙姿。倏經數載。思慕之殷。鑊心刻骨。偷不以塵濁見棄。盍卽翩然下降。剪燭作長。夜譚。詎奈真真無靈。迄未稍吐馨款。以慰其痴。而梁念終不稍殺也。一日。梁方兀立畫前。凝神顧盼。忽聞簫聲隱約。自畫中出。清婉無倫。遙望吹簫美人。方彈指按簫。神彩流動。栩栩如生。不禁狂喜。方欲與語。忽聞圖中有喚者曰。此中別有天地。迴勝人間。痴郎盍來一遊。梁忽覺身輕如葉。輾轉上升。剎那間。已入畫中。四壁空明。果異凡境。陳設潔無纖塵。琴劍圖書。歷歷可數。女郎三五。咸起立相迎。生如入山陰道上。應接不暇。旋一一詢姓氏。皆以相告。對奕者字靈仙。幻仙觀局者字飛仙。吹簫者則逸仙也。寒暄甫畢。逸僊遽顧衆美而笑曰。梁郎今日登仙矣。然非妾之力。無以致此。知諸姊必有以相酬來。飛仙笑曰。妹自召之。又何與吾儕事。且蕊宮瑤闕。間乃令凡夫溷跡。不將受上界譴責耶。逸仙又笑曰。梁郎身具雅骨。與吾姊妹行。更有夙緣。卽久留此間。亦復何傷。飛仙曰。妹方居處無耶。故動是念。盍卽於今夕。諧花燭儂。當任蹇。

修也。逸仙起搔其頰。靈僊幻僊亦罷奕來勸。始已於是設筵。歎梁迫令首座。四女則夾侍其側。杯浮綠醕。燭吐紅輝。一室皆春。堪稱高會。羣婢煖酒奉羹。往來勿息。梁顧盼樂甚。覺此身真個栩栩登仙。赴西王母瑤池宴矣。其後薄醉漸覺忘形。因笑顧逸仙曰。頃聆妙音。猶未及半。悠然中止。殊賞爽然。盍更續一曲。以惠俗耳。逸仙微笑曰。下里之音。有汚清聽。惟既蒙垂顧。勿敢有違。當囑諸姊相助之。於是探壁間簫。卽度新曲。幻仙微敲紅牙板。以節之餘。二人則曼聲作歌。以和曲終。簫止餘韻悠揚不絕。梁起謝曰。洵鈞天仙樂也。狂生何幸而得聆此。逸仙笑曰。幸勿過譽。令人益增慚忤。遂以巨爵勸梁飲。梁大縱飲。漸覺薄醉。女更泥之。弄鈎心鬪角。互逞奇思。幻仙在側笑曰。梁郎非妹敵。終必敗。後梁果負數子。三局既已。無一勝者。大爲慚怛。逸仙曰。耶在人間。堪稱高手。然終非儂等敵。梁後疲乏思寢。忽聞遠處有喚之者。起而視之。則曠友某也。方在室中。倉皇尋覓。亟應之。友終若勿聞。因悟己身已在畫中。則亦任之。施見友鍵戶去。始退而謂幻仙等曰。得處溫柔鄉。仙姬爲伴。依翠偎紅。自有至樂。殊不復思蜀矣。不識仙姬能終不下。逐客令否。幻仙笑曰。耶能久留。固屬大佳。特恐好事多磨。未必長能聚首耳。梁不禁泣下。忽聞室內叫號。雜作。凌亂萬狀。駭愕既甚。身忽搖搖下墮。如落萬丈深淵。耳目昏眩。幾欲暈絕。亟呼仙姬救我。耳畔微聞有譁笑者。啓眸四顧。則身仍在齋中。友人三五夾立。其側爭相詢曰。子何自來。梁無以答。惟木視圖中。則諸女形態殊無更易。特蹙損蛾眉。似含惜別耳。至是衆始悟。狂笑曰。使君自有仙骨。與真真輩爲伍矣。雖然。風花一瞬。聚散不常。或亦仙人故。使子明悟者。卽人世萬事亦莫不可作如是觀也。梁時亦大激悟。前此妄想悉歸泯滅。此畫張諸壁間。後亦無他異。

憶紅曰。畫裏眞眞。何能寄跡塵世。梁生所遇。未必爲眞。當亦當日所蓄妄想。幻爲是境。得早覺悟。寧非幸事。偷執迷不悟。留戀於此。則可怖之幻境。將無底止矣。

●鬼怕醉人

梁溪周某。無賴子也。酗酒嗜賭。爲鄉里害。良懦者恒望而却步。不敢稍近。一夜入酒肆。闕飲。醉甚。蹒跚而返。時已參橫斗轉。近三鼓矣。道旁寂無行人。惟餘街燈一二。作淒綠色。幽寂殊類鬼境。周某酒性方烈。了無所畏。且信口作俚歌。載唱載行。爲狀滋樂。繼入一狹巷。路仄僅可容一人。忽見前來一人。衣衫作灰白色。巨帽壓面。不能見其容貌。默念必亦夜行者。當遮道難之。索得數十文。可留爲翌日買醉資。因力疾前進。而來者殊迂緩。久久猶未相遇。後稍近。周厲聲曰。宵行何之。來者不答。因拭其醉眸。凝神視之。則面色蒼白。與其衫履相稱。殊勿類人。然亦勿懼。故兀立當道。勿使前進。來者殊怒。百計求前。終不可得。則頓易惡狀。以怖之。眼球外突。熱血淋漓。舌下垂。可尺許。且鳴。鳴作怪聲。周亦勿爲動。且笑曰。若技已窮耶。乃公豈懼鬼物者。勿縱若行。又將奈何。相持既久。已近黎明。東方漸現白色。鬼急甚。發聲狂。嘯冷氣撲人。周亦爲作寒慄。遽仆地上。鬼則乘隙走矣。良久始甦。詫爲奇遇。因以語人。自誇胆力。或曰。幸哉子也。此蓋厲鬼也能爲人禍子之。所以得免者。蓋藉翹秀才力耳。周猶不信。然未久。卽大病。幾殆。毛髮盡脫。半歲而瘥。自慶更生。乃折節戒飲。設小肆於邑中。日得蠅頭。於焉終老。鄉里許爲善人。而且嘉其勇於改過焉。

憶紅曰。杜康可以解憂。然不得過量也。若必欲沉湎其中。則鬼物且將引避矣。彼林某者。設勿經此厄難。恐終未必令終。然則此鬼誠福之矣。

● 後桃源

清雍正中。吳人孫姓。經商川境。恆數歲始一歸。歸不多留。行囊纔卸。又復束之遠出。碌碌頻年。迄未能稍息。仔肩某歲。載貨抵川邊。忽遇山盜。遮道相阻。脅以白刃。盡掠貨物。以云。與夫亦星散。孫姓檢點行裝。一無存者。僅餘衣衫一襲。賴以禦寒。囊空如洗。又無以歸故里。環顧四周。亂山雜沓。人影久寂。卽縱聲狂呼。亦無應者。自念此身。必飽豺狼之腹。不得復歸矣。則轉置死生於度外。力疾前行。凡十數里。入山林深處。不能更辨途徑。因踞石小憩。擷樹頭松實。聊潤飢腸。尋又于前進。時天已暮。夕陽歸去。晚靄冥濛。忽見羣山凹處。似有炊煙縷縷。度出。不禁狂喜。亟趨就之。良久始達。覺有笛聲繞耳。眸嘹唳可聽。又前百餘武。見有一垂髻牧童。高踞犢背。口吹短笛。方緩緩歸去也。亟前問訊。謂將求宿。童子勿解其語。僅下犢令隨之行。某疑山中有盜窟。心潮忐忑不寧。然舍此更無歸宿地。惴惴從之。繞山行數百武。抵其家有茅舍數十間。唇齒相連。自成村落。男婦老幼。衣履均勿類。常式容顏。率皆和藹。可親。某疑始釋而言。語終不能酬答。格格良久。卒不得解。中有老者。自室內攜筆硯出。舉手相向。詢能作此否。某固曾習舉子業。以青衫不堪溫飽。故改業爲商。今知老者意。急頷其首。遂以此行所遭。筆之於書。老者爲之嘆息不止。自謂其先爲明末人。因天下大亂。流寇蠡起。閭里悉爲擾害。其家幸而得免。遂挈眷避入深山。凡駱汪兩姓。世世約爲婚姻。老死其間。不與外人相通。况自耕自食。足資溫飽。更勿願再投擾攘之五濁世。又以爲張李等。叢爾鼠寇。必不能成大業。今世必仍明代。固未意崇禎薨逝。而明社竟屋。又遑知滿清入關。盜竊神器。哉。時導某之牧兒亦入。笑指某髮辮。就案疾書曰。是何物耶。乃類吾牛之尾。君勿刈除。當亦有牛性也。老者怒撻

之謂孺子無狀。乃敢庚突遠客。牧兒蓋其孫也。既受責。含笑而去。某自顧形穢。慚怛益甚。幸老者力解之。且殺雞作黍。款若上賓。翁設榻於草堂之後。某爲感激涕零。視飢寒交迫。徬徨中道之際。恍如隔世矣。翌日。偶詢老者。謂同隸中土。何以語言隔閡。若此。老者以指畫掌作字曰。吾國語言。本多歧異。老拙籍隸關外。而君則姑蘇。相距萬里。况敝姓避難山中。初則與苗蠻相伴。習其言語。其後移居於此。又數世於茲。自勿能相類矣。惟文字終不忍棄。常督兒輩勤讀。故此間無人不知書也。某居山凡旬日。見其居人彬彬有禮。從無爭執。不禁嘆曰。惜我有家室。爲累。否則亦願終老是鄉。不復思返矣。因於老者前乞示出山途徑。老者曰。君乃勿能稍事盤桓耶。當囑兒輩送君一程。藉得歸路。此山與外人相絕者。已百餘歲。未嘗蓄阿堵物。恕勿能壯君行色。某遜謝。老者復贈以簪糧衣履。令從其子出山。遠送凡數十里。始謂某曰。更前進數十里。已有居人。可往問訊。惟吾輩自處山中。久與外人相絕。幸勿述及。致好事者來探訪也。某諾。遂別去。是夕卽寄宿土人家。翌日。遇里人。從之俱歸。父母妻子。羣聚一堂。每念前情。恍如隔世。長感彼後桃源居人之高情厚誼。不置也。

●夜半搗衣聲

憶紅曰。世外桃源。直同仙境。設能置身其間。寧非幸事。惜哉孫某。猶具俗骨。未能敝屣塵埃。乃入而復出。今世之亂極矣。恨無其地。以寄隱也。

上海新開某里。地素荒僻。居人亦鮮。里有總水管一。居是地者。多汲水於此。其上卽張姓寓樓也。每夜十二時。衙門卽下鍵。至翌晨始啓。蓋慮人稀路僻。或遭強暴。故惴惴有戒心。然夜間一時。後張姓輒聞樓下

有。搗。衣。聲。起。落。勿。絕。清。脆。可。聽。靡。論。晦。明。風。雨。迄。未。稍。間。且。亦。從。不。爽。時。初。意。里。中。居。人。深。夜。浣。衣。顧。聞。之。既。屢。乃。知。勿。類。心。竊。駭。異。且。每。於。夢。中。爲。之。驚。醒。殊。苦。其。擾。而。驅。之。終。乏。術。也。一。夜。燈。火。久。熄。月。色。欽。藏。僅。餘。三。數。疏。星。照。耀。空。際。閃。爍。有。微。光。五。步。之。內。略。可。辨。面。目。時。搗。衣。聲。又。大。作。張。姓。起。小。遺。潛。從。窗。內。窺。之。樓。下。乃。一。妙。齡。女。子。執。杵。搗。衣。裙。均。作。白。色。有。似。孝。服。惟。面。目。則。模。糊。不。可。辨。知。是。鬼。物。因。微。嗽。以。驚。之。女。子。果。拾。衣。冉冉。去。剎。那。間。隱。入。牆。下。而。滅。張。姓。懼。甚。越。日。卽。遷。其。居。自。後。迄。未。有。來。售。其。宅。者。後。有。無。賴。潛。入。里。內。冀。作。鼠。竊。時。已。逾。三。鼓。忽。見。搗。衣。女。亭亭。立。牆。下。以。其。荏。弱。可。侮。走。傍。其。身。出。諧。語。以。調。之。女。子。不。答。無。賴。絮。絮。勿。已。且。前。曳。其。袖。女。忽。厲。聲。嘯。作。鸞。狀。以。相。報。無。賴。狂。呼。倒。地。守。闔。者。疑。有。他。變。急。趨。而。入。拯。之。醒。而。釋。之。無。賴。出。以。語。人。猶。戰。栗。不。止。逾。月。卽。死。而。深。夜。搗。衣。聲。亦。自。茲。竟。絕。憶。紅。曰。星。稀。月。黯。砧。杵。頻。敲。此。女。殆。欲。手。製。寒。衣。以。寄。遠。人。乎。其。情。不。可。謂。非。摯。矣。無。賴。見。色。起。念。本。屬。可。誅。今。持。假。手。於。彼。女。尤。爲。快。事。

蕭索室隨筆

(劍舒)

●黃士俊

黃士俊順德甘竹鄉人。明末狀元也。年八十。致仕家居。清兵入寇。京師失守。莊烈帝殉國於煤山。凶耗傳來。有勸其殉節於甘竹灘者。士俊從其言。駕一葉舟。至及見灘水茫茫。寒風刺骨。乃又生怯。顧謂其僕曰。吾尙有鹹魚蒸猪肉一鉢。未曾食。完何必即死。士俊最好食鹹魚蒸猪肉。有少妾。絕愛憐之。其所以不死者。或謂其借鹹魚猪肉以喻不忍舍其少妾云。乃返。後竟薙髮易服。覩然歸降異姓。士俊得一竹杖。極愛之。以爲扶策之需。因自爲之銘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其孫某。心非其失節。潛鏤數語於杖側。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錢牧齋仕清後。嘗自署所居曰逸老堂。有好事者。私貼一聯於其戶曰。逸居無教。則近老而不死。是爲與此事相類。後爲士俊所知。悉乃孫所爲。怒其刺已。操杖責之。擊孫不中。墮地暈絕。竟死。至今其鄉人猶罵之曰。八十老翁。遲早皆一死耳。乃以苟延殘喘之故。遺臭萬年。實亦吾邑之恥辱云。

●義犬

順德某甲。幼失怙恃。娶妻後。出洋營生。妻以小姑獨處。不慣無郎。竟與鄰右惡少。有私。卿卿我我。暮暮朝朝。匪伊朝夕矣。數年甲返。不知其穢行也。羅帳重溫。舊好續聯。詎姦夫利其財。私與婦謀。欲殺之一夕。先匿惡少於室內。俟其夫返。將重門鎖閉。姦夫突出。鎗轟之不中。甲與糾纏。鎗雖不能再發。然終爲所困。乃

向之求情乞醉飽而後死。姦夫許之。妻割鷄與食。甲舉杯自醉。淚下不已。其返自外洋時。携有一犬。是夕亦在甲以殘骨投犬。犬竟垂首墮淚。未嘗食也。食未半。姦夫出鎗再擊犬。卒撲其前。噬斷其陽。登卽斃命。翌晨甲拉妻投案。犬嚙陽具同去。主人跪亦跪。官察其情。置婦於法。而賞銀十元與犬。嘉其忠義。到處傳爲美談。此戊申年春間事也。

●貳臣

明社既墟。李自成破北京。城內居民皆以黃紙書大順永昌牌位。署祀奉人某某。又以黃紙書順民二字。插於髮。方敢出行市上。故明文武大小官員數千人。爭出投牒求錄用。中有周鍾王孫蕙二人。上表獻諛。以冀祿位。周表有云。比堯舜而多武功。遇湯武而無慚德。獨夫授首。四海歸心。王表有云。燕北旣歸。已拱山河。而應錄江南。一千當羅子女。以承恩。二表俱爲僞丞相牛金星所激賞。得授美官。時又有楊枝起者。獻下江南策云。伏念臣老殘無力。願爲放牧之牛。摩頂無知。甘效識途之馬。人皆鄙之。

●無恥奴

粵城某甲。少貧賤。十三齡時。隨一族人之美州。及壯返國。頗有資財。然已滿身洋氣。言行舉止。無不以洋人爲法人。以洋狗呼之。甲不以爲恥也。吾粵瀕海。涉重洋者較多。然而三十年前。通外情者尙少。甲諳數國語言。當時故不易與比。來往於領事衙署。中國官廳。從中獲利不鮮。華人有訟案。負者往尋甲。甲言於洋人。或領事。照會華吏。則可平反。故負者常不獲罪。且得直焉。間獲巨盜。使人賄之甲。又以賄洋人。卽可行文向華官保釋。華官雖恨之。無如何也。嘗走私貨。爲關下執獲。甲慫恿某領事。要求賠償損失。卒以賂

免自是凡走私貨其船掛洋旗關員即不敢查爲所欲爲毫無忌憚矣其行如是者二三十年因以大富甲好馳馬畜數頭洋種也輒租與外人乘馳聘市中踐傷行人不顧也人亦不敢訟畏其勢力隱忍而已粵自厲行禁煙賭後個中人驟失所業乃謀諸甲就其所置屋宇爲之門懸洋商招牌警察不敢入甲則飽其私囊任人唾罵不以爲恥又嘗串通外國賊徒佯報官署曰有洋人僞造紙幣吾已探悉盡飭差往拿問其法則曰吾知其欲爲未見製出伊欲吾共作吾僞應之以報貴署苟不信請派人同往先以紙幣令伊製成則有證可從而捕之矣官問何故需紙幣曰不令之製何由得證且彼曾云每一紙可影印三張但非千元不開機若欲求彼印則須所得同均刻下彼尙無本可以千元餌之入室監視彼必不能遁也此爲政府社會公共所關故來陳上請毋膜視官信其言付以千金飭署員一與之同行至洋人住所甲對之云此人欲求製假幣千元可代爲之某員出紙幣示之洋人動機發藥凡十餘種忽臭氣逼人悶迷不可耐某員竟昏去及醒則洋人與甲皆不見紙幣亦不翼而飛急返報署督兵捕洋人不獲而甲又自來曰彼以悶藥行詐我等誠失策也官指爲串同甲力辯官曰汝毋饒舌速以千金還則可想汝否則吾署獄牢尙有席位也甲知不免如數還之始得出甲今猶存年七十矣

●休妻判

清光緒末葉浙江省金華武義縣薛令綱銘愛民勤政頗有頌聲時邑有生員俞某因詬詳細故休妻妻母張氏投縣呈控當由薛令傳至內署分別開導夫婦均爲之泣下令送婦返俞重敦琴瑟一時傳爲佳話記其判詞云照得風首關雎夫婦乃人倫之始禮詳尊雁婚姻爲王化之原良緣旣結衿襜靜好宜諧琴瑟

瑟。又况近居同里。本珂鄉修桑梓之恭。均屬清門。非玉樹諧兼葭之倚。豈可羣陵反目。不思黽勉同心。茲查俞茂才。身列膠庠。宜諳名教。卽勃谿偶形諸姑婦。宜調停曲盡於家庭。胡爲忽振雄風。遽爾忍傾覆水。夫順親誠爲孝。冒不韙則其孝近。愚宜室主。平和交相。謫則不和。成懟一紙之休書。輕遞萬人。之清議。難逃。至如某某氏者。慈庇蒼闈。夙恃掌珠之溺愛。幼凋椿蔭。莫懸心鏡。以相攸保。無姓習嬌。愁偶或儀。愆淑慎。第甫作三旬新婦。遽干七出明條。乃微嫌等挾積嫌。致嘉耦頓成怨耦。方占反馬。忽訝離鸞。憤剪香雲。惜截髮。非留賓之譽。誓深皎日。甘傷心。作棄婦之吟。夫也不良。我將安適。羌復五張六角。繫鈴人不善解鈴。空勞萬語。千言破鏡。後倩誰圓。鏡大好鴛鴦。一朝折翼。互爭雀鼠。兩造成仇。斯誠風化攸關。宜令姻緣復合。在夫母某某氏。盡捐嫌隙。三更月冷。不愁姑惡重聞。而妻母某某氏。深感圓全。兩袖芹香。願向婚鄉修好。平情毋爲已甚。晚蓋可滌前愆。代修鴛牒。飭備魚軒。轟動闔城。紅鸞星爭看重。照迎來內署。青鳥使導。令雙歸。此時案結琴堂。藉戢爾兩家訟喙。他日筵開湯餅。方感余一片婆心。有厚望焉。其各凜之。此判。

●賭膽

屠戶阿三。素倡無鬼論。自言雖妖怪最多之地。亦可深夜行。有皂役某。戲之曰。汝能於三鼓後。環繞大鬼林。(山名骷髏。多暴露相。傳鬼跡常見。故名大鬼林)一週。吾當與汝賭一席酒。以白灰爲憑。沿路撒之。苟灰痕距逾五尺。卽輸。汝有此膽否。阿三曰。何不可。遂相約以翌晚爲期。及期。某以白灰一袋。與之。阿三佩雙刀。手持袋。時有月光。遂不携燈。此山非大週圍。不過六七里。阿三至山脚。甫行約數丈。足觸一小繩。遂仆。而山上隱約有二物。滾下。急起視之。僵尸也。持刀斫之。尸不能起。三踏以足。則碌碌似有聲。細察其形。

又非尸首剖以刀則二竹笠飾如人身以骷髏爲首耳三大笑曰如此伎倆足令乃公生畏耶隨持袋復撒又行程之大半經一樹下忽一怪迎面跳來狀極猙獰手握巨棍見三卽咆哮力擊三以雙刀格之鬥良久怪敗而走三亦不追復撒灰行須臾一週繞畢乃返明日某至與三往視灰痕無距五尺者至樹下某問三曰汝知此樹有怪乎昨宵遇之否三笑曰幸汝走得快不然死於吾刀下則眞成一鬼矣某曰吾引汝走欲汝失灰痕耳相與一哂而阿三竟得飽醉矣

●急智

粵省鄉民首畏清鄉次畏賊劫蓋賊之劫也僅擇肥而噬貧人可免而兵至清鄉則無論貧富皆必窮搜無遺故有賊過如梭兵過如篋之諺非虛語也曾記某鄉清鄉軍隊四五百人圍困搜索有孀婦獨居饒於資軍隊入室婦聽其飽恣所欲俟其入內潛以烏烟擦手兵掠畢出門婦以手牽其衣曰大漢竟爲盜耶乃盡捲吾所有而至於此兵不顧而出又往鄰家矣婦檢所失記之至軍隊點名移營時婦至營長前檢裨言曰貴軍兵士盜吾財敢請追贖營長曰我軍全列於此汝有無證據婦曰其左裾有烏烟印者是矣乃以所失告之營長命往認察得之搜其身銀物具在乃給還婦十目所視長官不能袒遂以賊兵置諸刑見者莫不稱快

●張文襄軼事

張南皮議奏改科舉爲學堂一摺中有三年之後如果學堂無效請仍復科舉云云張長沙見而詫曰君亦作此出爾反爾之言寧不畏人譏笑耶南皮曰然吾謀已決長沙不語退將南皮疏稿鈔示鹿傳霖（

時任軍機。於此二語上。附陳己見。鹿閱訖。報書一紙。亦表同情。翌日。長沙出鹿書示南皮。曰。芝軒之言。如此。君其從否。南皮無奈。乃刪二語。事後。長沙語人曰。南皮剛愎。故不得以權術播弄之也。

季廬筆記

季廬原著
正

●姚大昌

姚大昌不知何許人。執役於城中某酒肆。力雄偉。能舉五百斤重。好飲酒。醉後惟納頭而睡。初不覓人慢罵也。醒後卽執役如故。與之言亦恂恂和藹。無一毫暴戾氣。時有一人。面目若相識。態甚凶暴。身長聲雄。來肆飲酒。盡十斤。猶無醉意。大昌驚其量宏。不覺睨之以目。其人卽呼曰。汝大昌邪。大昌細視之。曰。果李四哥也。別來無恙邪。於是又共案同飲。復盡十斤。飲已。李四別去。語大昌曰。明日遲我於某土地祠門外。吾將與汝有所商酌。明日。大昌往。二人遂同去。不知所往。後數年。大昌復至某酒肆。求執役。主人許之。或問大昌二年中棲身何所。大昌聞言。喟然曰。吾命幾不能以身免。實不幸中之大幸也。言已。出左手示之。則手指已失其三。詰其故。大昌曰。所謂李四者。吾中表親也。別已十餘載。故覩面不相識。彼約我會於某土地祠。卽爲吾言。欲往劫鄰縣某富室。以吾力鉅。邀吾爲夥。且爲吾陳執役非計。且相約得資後。彼此均分。吾爲所動。遂從之。去數日。至鄰縣。已有多人先在。蓋同夥也。遂相約於夜半時往劫。屆時各以彩色塗面。挾利刃而往。及富室門。李四語吾。彼先逾垣入。而令吾以力擊扉。吾如其命。以力擊之。未幾。門闢。李四亦繞至門際。衆遂擁入。翻箱倒篋。得金可二萬餘。乃出。吾思凡人之勞心勞力。營營終歲。所得不過百金。或數百金。今不費一時。遂得千餘金。以視凡人終歲之所得。奚止數倍。事誠大佳。遂與李四合夥。然得之易失之亦易。任意揮霍。不一月而劫得之金。遂盡。不得已。又思擇肥而噬。時有某翁家。素以雄資聞於

鄉李四與吾聞之皆大喜。招集同夥謀共劫。衆僉謂某翁傭健者數輩恐不易逞。李四奮然曰。吾輩人多勢盛。但奮力爲之。安見其不能遂所欲邪。不得已遂往。至則果有健者十餘人。出而禦敵。吾輩與鬪。皆奮不顧身。良久健者悉散去。復有一少女大聲喝曰。鼠輩慎之。弗後。悔言已。一刀飛來。李四首卽落地。吾輩大驚失色。欲得李四屍而遁。白刃紛紛飛來。首落地者無算。同往者無一倖免。吾知事敗。急以手護頭而逃。而白刃自後至。失其三指矣。痛極倒於地。良久而甦。思不死幸耳。又思吾不爲盜。何由瀕於死地。遂立志改行爲善。不敢復蹈覆轍。然懼禍及。轉展避匿。歷時既久。乃敢來此。大昌言已。猶有餘悸也。

●朱庚書

里有朱庚書。無賴也。父富於資。及庚書手揮霍盡淨。致無以舉火。庚書乃與無賴伍。多行不軌。鄉里交惡之。庚書不顧也。庚書雖無賴。而事母甚孝。母所欲食。庚書必百計求之。以供母。無違母意。以是人惡其行。而又嘉其事。母孝也。庚書既窮。回思前日之家境寬裕。衣繡食肉。心頗悔之。願身無一技之長。足以自活。不禁怒焉憂之。時其族兄某。方經營商業於滬上。庚書乃告母欲往依某。謀一職。其母許之。庚書遂假資而往。至則族兄某以拆耗故。閉肆回家矣。庚書無術。逡巡道中。進退不知所計。途遇一老人。精神矍鑠。見庚書曰。吾觀子貌似不致落拓。奈何做衣垢面。至是邪。詢庚書姓名里居。庚書具告之。又詢何故來此。庚書又悉言之。老人曰。然則將作何計。庚書無以答。老人曰。以子狀貌。必將發達。斷不致以貧困以終。吾相人多。當無誤。吾有商肆。汝願在吾肆充肆夥乎。庚書聞言大喜。過望。急應曰。諾。老人遂引之至肆。命爲夥。庚書立志改過。勤於肆務。他人不逮也。老人稱賞不置。庚書益不敢自逸。老人喜曰。吾眸子固不惡。今益

信矣。會老人又欲設肆於揚。遂命庚書往任之。戒之曰：好自爲之。毋負老人重任意。庚書受命而往。悉心經營。肆務日發達。而庚書自薪金而外。不敢一毫自私。盡以歸老人。老人又請於老人曰：吾外出數載。老母倚闔望切矣。定省有虧。心甚不安。擬迎母至揚。俾得朝夕侍奉。老人嘉其孝。許之。庚書乃迎母至揚。賃屋於肆旁。居之晨昏。侍奉竭盡。其孝年餘。忽鄰肆不戒於火。致兆焚如。庚書自夢中驚醒。急趨母室。赴救已無及。母遂葬身火窟。庚書大慟曰：吾死。吾母矣。吾不迎母來揚。則母何由死。母之慘死。皆吾過也。欲以身殉衆力救護。始勉自此。庚書大灰心。肆事亦置之。淡然似漠。不關懷者。老人詢之。庚書俯首無以對。老人見其狀。疑爲有疾。爲召醫診治。醫謂無他疾。惟心虧而已。善治之。或有救。否則將不起。未幾。庚書忽得狂疾。口中時呼吾死。吾母不已。老人知其念母。亦無可譬慰。惟有悉心診治而已。而庚書竟不起。死時仍呼吾死。吾母也。老人姓張。名雪峯云。

●狐女

吾友王且生言。伊戚沈仲祥。爲某雜貨舖司賬者。去年冬節。仲祥赴鄉收賬。時天將旁晚。獨行田塍間。見一女子。年可二九。姍姍迎面來。仲祥私念纖纖弱質。獨行田野。不畏強暴。疑之。未幾。行漸近。睇視之。服飾雖不近時。而容光煥發。神采奕然。且秋波轉處。眞個魂兒飛去。半天仲祥不覺佇立。不前。目視其來。女子行近。仲祥側微笑曰：個兒郎目灼灼如賊。非好相識也。仲祥聞言。知可動。遂以言挑之。女亦不怒。含笑報之。仲祥遂稍前。握其手。覺肌膚細膩。如脂。微笑曰：吾見卿後。吾魂竟爲卿所奪。不知卿具何魔力。而能令人至此。女笑曰：吾豈能奪君魂。君自失魂耳。言已。斜睨而笑。其態益媚。仲祥遂露求歡意。女拒之曰：桑

間。漢上竊所不慣。蒙君見愛。當偕至君家。一荐枕席耳。仲祥大喜。又曰。吾家離此可十里。卿不憚勞。邪。女曰。此何不能。於是仲祥與女遂行。途中仲祥詢以姓氏。家世。女笑曰。君視余爲淫。犇婦女耳。烏同爲仲祥。不復言。未幾抵家。仲祥母出啓門。仲祥懼爲母所見。遭呵斥。方欲語。女暫待門外。甫回顧。而女已不見。心疑其非人。大懼。遂與母入。有頃就寢。則女已先臥榻上。笑語仲祥曰。遲君久矣。仲祥至此有懼色。女曰。君毋恐。妾雖非人。要不爲君害。實告君。吾狐也。蒙君相救。故來一報恩耳。蓋仲祥於二年前往鄰縣收賬時。有一小狐。失足墮水中。不能起。仲祥見其婉轉哀鳴。心不忍。援之起。以手巾拭水。使乾。始縱之去。女言已。仲祥始憶前事。卽曰。汝卽墮水者乎。女曰。然。遂滅燭就寢。次日。仲祥言於母。母喜曰。能使吾一見新人乎。女隔室應曰。可。母卽見女。豔裝立面前。襖衽下拜。母急還禮。自此遂居仲祥家。如常人。助母汲水。具殮。皆能稱母意。偶缺物。以告女。則指顧間已陳几上矣。母問曰。汝能攝物乎。女曰。然。母曰。吾家已足溫飽。不貪意外之財。如吾左右鄰人家。每有不能舉火者。其窮實可憐。汝何不多攝金錢。以振贍之乎。女曰。此則不能。凡人之所得。皆有定數。卽微至一草一木。其分所不應得者。雖強求之。亦屬無益。諸鄰家分當貧窮。吾卽攝金與之。或反以得禍。不如弗與爲佳也。母曰。然則如汝所言。似近於坐視不救。女曰。否。彼不當得。吾與之。適折其福耳。後居月餘。一日。告母與仲祥曰。緣已滿矣。吾今當去。母與仲祥有不捨狀。女曰。有聚必有散。好合百年。終當一別。况吾儕乎。言已。遂不見。後亦不復至。

● 沈鍾岳

沈鍾岳家貧。娶婦時年已三十餘矣。婦王姓。于歸後。時嫌沈貧。嘗誚沈曰。嫁夫而作牛衣之對泣。何如以

髻角終老邪。沈無如何。沈素商於外。歲或一二歸。歸時。王輒無好面目相向。沈苦之。每欲棄家爲僧。然未
 遽行也。旣而察婦有外遇。沈大怒。責之曰。吾之貧窮。致汝衣食不周。吾實負汝。然汝有外夫。又將何以對
 吾。王噉然哭。堅不肯承。自此益不安於室。日與沈反目。沈不能忍。遂赴肆。王乃大暢日。與其中表徐桂香
 取樂。儼然如夫婦。蓋王在母家時。已與徐有染。雖嫁沈。而舊情猶未絕也。後徐語王曰。以吾二人之所爲。
 終非久計。彼在一日。卽吾二人不能一日安居。汝將奈之何。王曰。容當設計圖之。遂相約。俟沈歸時。毒斃
 之。而徐預購毒藥以待。歲終。沈以歇業歸。王待之前後如出二人。沈心疑之。王知其意。語沈曰。吾今思之。
 覺前之所爲。皆不合於理。得罪於君甚矣。今當力改前非。冀補報於將來。君其恕之。吾之幸也。沈察其言。
 誠卽亦信之不疑。及夕。王置酒飲沈。曰。聊以爲君洗塵。亦卽以爲吾改過之紀念。沈甫舉杯。忽手顛墜。杯
 於地。土忽墳起。王大驚失色。泣曰。誰置毒藥。其中謀斃吾二人。邪。幸邀天佑。君墜此杯。不然。吾二人皆殆
 矣。沈至此。知其僞。微笑曰。吾旣不死。尙何言哉。王見沈疑己。力辯非己。過。沈笑置之。曰。吾旣不咎汝。汝何
 曉曉不已。王乃已。會村中巨室被盜。劫婦遂自首於官。謂沈與盜通。官捕沈鞠之。沈不肯承。官曰。然則汝
 婦何故自首。沈無詞。乃下於獄。半月餘。捕二盜至。官提沈對質。盜亦堅指沈爲同夥。沈益無以自明。在獄
 中。乘間語盜。謂吾與若素不相識。何故誣吾同行。劫盜瞋目不言。未幾。獄定。一盜當斬。沈與一盜當絞。及
 至刑場。一盜先斬訖。沈與一盜受絞。大風驟至。行刑者疑沈與盜俱死。遂棄之去。夜半。沈醒。知未死。顧視
 一盜已坐起。呼與語。盜驚懼。欲遁。沈告之。遂藉地共坐。沈問盜以供同劫。盜曰。吾二人被捕時。有徐
 某者來言。能供與沈某同。劫酬三百金。吾諾之。明晨果以金來。盜所謂徐某者。卽王之中表也。沈又告王

與徐通謀害已故盜怒甚。沈卽與之同歸入臥室。則王與徐同榻臥焉。沈卽舉刀刺之。二人遂死。沈亦棄家他去。後十餘年。沈自外歸。知已無事。親爲人言其事。

●曇華寺僧

曇華寺僧情禪。眇一目。跛一足。口操湖南音。嘗言先世曾有爲顯宦者。門第甚高。後漸式微。子孫星散。乃流而爲僧。僧力甚偉。怒時輒毆人。數健者非其敵也。以是人莫敢撻其怒。見之輒避。僧好讀書。吟詩。嘗獨居一室中。誦讀不輟。或賦詩以見志。後患痢。日夕瀉數百次。醫藥罔效。勢垂危。向人索紙筆。伏枕草一書。曰。吾今去死不遠矣。夫人莫不有死。余死亦何足惜。况余有莫大罪惡。不以頸血膏斧鑕。而獲善終。尤爲余之大幸。然則余今日之死。猶爲晚矣。諸君亦知余爲何人乎。余湘人也。俗名林大鉞。余之所以爲僧者。恐余身難逃法網。欲藉佛力之救護耳。果也。余身得能善終。不致身首異處。佛法果無邊哉。然余實未能深信。蓋以余之幸逃法網。非佛力之救護。實余隱藏之密耳。今吾距死已邇。敢將余之罪惡一述之。或足以稍釋吾辜乎。吾父名九青。富有資財。娶婦蔡氏。卽吾母也。吾母生吾後。不一年卽逝。吾父中年喪偶。哀悼之深。非言可喻。回視呱呱在抱。仰首求乳。不禁淚濕襟袖。乃傭乳媪以哺吾乳。而吾母喪後。吾父中饋無人。或勸之續弦。吾父爲動。又娶任姓女爲婦。是卽吾之後母也。任自歸。吾父後待吾如己。出飲食。寒暖必躬。必親而不肯假於乳媪也。年餘任產一女。吾父名之曰昭鳳。是卽吾妹也。任自生妹後。待吾仍如前一無偏畸。嗟乎。吾今述及後母。吾負母恩多矣。妹年旣長。貌甚美麗。吾與妹受母氏撫養。不以男女而稍稍防閑。吾遂與妹有染。吾父與母皆不知也。余讀書明禮者。而躬冒大不韙。覩然人面。不亦大可恥邪。

然當時猶不自知其非與妹情好日篤朝夕不相離吾父與母見吾二人之親密無間頗引以爲樂而不知其別有他故後吾父爲妹許婚同邑顧子平出閣有日吾與妹皆大戚不知所爲計顧亦無可如何惟有聽其自然而已妹嫁後頗不滿意於顧常爲吾言顧之愚蠢吾遂與妹商謀死顧妹首肯乃設計死之時吾父母皆相繼死吾遂以妹無所依爲言迎妹同居此時之樂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吾之所行尙可謂之爲人邪直人面而獸心者也後妹復與鄰人子通頗有嫌棄吾狀吾察得實大怒僞爲外出夜半掩入見二人共枕而寢吾卽以利刃斫之無一免者吾既死二人懼禍及遂爲僧此卽吾之罪惡史也書已氣絕而書法渾雄道勁酷肖顏魯公本寺之住持僧某寶藏之不肯毀棄亦不肯輕易示人

●古塚

安吉縣南鄉農民俞筱松屋旁有荒地一坵向未開墾亂草叢生一任其自枯自莢前年夏時俞欲墾之以植菜蔬先以刀刈去亂草已攜鋤往掘掘時有聲洞然初不之疑而屢掘屢然似其下空洞無物者俞思窖藏其將發現乎蓋村人相傳洪楊兵燹前其地爲某富人居室聞長髮軍將至埋黃白物於地後富室全家死於白刃下屋亦爲髮軍焚毀而地下之窖藏則迄無人發之相傳如是俞嘗信以爲然故掘時殊力深達丈許土忽下陷有聲崢然試以杖探之則深可二丈其容甚大俞不敢下鄰有族人某胆大多機智知其事縛犬使下以試其有否毒物以犬斃則人不可下犬不死人亦可下犬果不死乃挾大炬繩而下圍可十丈中有一墓碑碣斑剝其旁陳設甚夥多不知名某任取其一而上傳示於人亦無識者有一物形似磚而絕重數人舁弗能舉或謂金然其色黑亦弗類棄置弗之取事後遠近轟傳好奇者爭蒞

至。以。一。擴。見。聞。有。某。甲。者。文。學。士。也。攷。古。之。學。造。詣。尤。深。邀。其。友。聯。袂。來。語。於。俞。繼。以。下。某。既。下。俞。立。而。俟。其。上。炊。時。許。不。聞。聲。息。復。於。洞。口。大。聲。呼。之。亦。不。應。俞。疑。焉。復。使。人。下。又。無。聲。乃。使。人。繼。已。下。甫。下。大。驚。失。措。急。示。意。繼。已。上。已。面。無。人。色。懼。極。不。能。聲。良。久。始。爲。人。言。既。下。見。某。與。友。面。貌。獯。惡。牙。長。露。唇。外。自。閃。閃。有。光。髮。披。於。肩。作。螺。旋。形。鼻。上。聳。可。尺。許。高。出。額。上。手。亦。長。於。恒。人。數。尺。指。端。甲。利。若。刃。見。余。下。跳。躍。而。來。作。攪。狀。余。大。懼。急。上。否。則。喪。身。其。中。矣。而。某。等。卒。死。其。中。不。得。出。自。此。遂。無。有。敢。復。下。者。而。洞。口。時。見。有。首。外。探。似。猿。人。下。者。且。屢。有。怪。聲。發。於。洞。中。有。類。虎。嘯。衆。懼。其。外。出。以。泥。丸。封。之。

豐邑

藻

告廣書新局書華國

駢文之正宗

詞章之雋雅

吳東園先生評註
六朝文繫

業已再版精裝四册

●連史紙定價一元有光紙定價七角●

六朝小品為吾國駢文之圭臬凡有志研究駢文者不可不備六

朝文字顯其文典與深淵讀者每難於領悟本局有鑒於此爰取

六朝文集一書論駢文專家吳東園先生詳為

詮釋是書為海昌許氏原著編中各體

俱備為駢文書籍中唯一之善本作者能取法於此思過

半矣今經東園先生加注而後僻文與典無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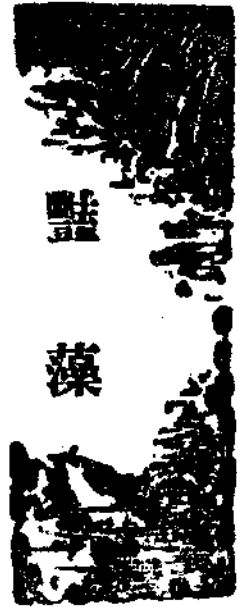
不明旁搜遠紹無所不及奉此以為金

科玉律非特臨文之助抑亦考證之資坊間現行之六朝文集皆

無注脚此書獨注之而又能詳而研究斷

文者不可不讀之書也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



●怨女詞

(天壤王郎)

去歲戲作怨女詩七律八章刊諸上海時報餘興欄今復填怨女詞八闕寄登小說新報

●待字(杏花天)

年華。荳蔻。雙。瓣。羞。未。解。客。來。無。避。媒。言。覓。個。乘。龍。婿。屢。請。鸞。庚。難。致。嬌。如。玉。朱。門。有。意。珍。似。寶。絳。絲。難。繫。看。看。二。八。青。春。易。幾。度。好。沉。滯。

●相婿(少年遊)

思。尋。鳳。婿。配。珠。娘。留。意。相。東。床。寶。家。五。桂。陸。家。雙。璧。天。壤。笑。王。郎。丰。姿。縱。好。才。華。少。還。欠。鬱。金。堂。兩。眼。太。高。十。年。空。待。無。計。奈。紅。粧。

●議婿(卜算子)

聞。道。是。良。緣。家。世。憑。媒。說。錦。帳。銀。屏。可。有。無。姻。事。真。難。決。傳。語。已。頻。頻。未。肯。絲。蘿。結。鳳。釵。鸞。釵。事。事。全。為。恐。新。郎。拙。

●却聘(浪淘沙)

一

愛女最妍燒。憐惜難拋。豈無玉墀珥金貂。休說聘錢饒十萬。不掛眉梢。年少更春韶。莫便心焦。誰家金屋好藏嬌。謝爾鴛媒休再聒。暮暮朝朝。

● 誤姻（蘇幕遮）

好姻緣。多錯誤。繡幃香車。忽過門前路。聞道郎君今日娶。卜吉他家。記得儂前度。凭紅欄。愁日暮。莫再金珠翠玉癡心慕。且看天桃隨處吐。命薄春殘。還不如荆布。

● 託媒（臨江仙）

前日冰人頻枉顧。只將嬌小推辭。如今出閣已嫌遲。諱言年紀。全仗繫紅絲。不道鸞緣求未易。幾番說合猜疑。紅緘八字且還伊。傳聞玉女。憔悴翠蛾眉。

● 悔約（滴滴金）

紅閨無奈懨懨病。柳梢頭。新月影。一念癡迷。心耿耿。自恨千金命。高堂誤事欠深省。滯鴛盟。玷玉性。縱沒人知。伊已稔。那教輕悔聘。

● 晚嫁（河滿子）

流水落花已去。儔鸞侶鳳無因。紅粉淒涼青鬢改。回頭怎奈。終身誤却。花花顏色。圖將草草緣姻。初願榮華夫婿。今看老蠶郎君。未嫁含愁。來嫁恨命。慳枉怨雙親。寄語世間稚女。休誇月裏佳人。

● 擬某生致某詞史書

月明海上。情天欲寄。相思秋到。水湄伊人。敢忘宛在。差幸十年。情好常傍。妝臺奈何。一旦別離。遠征異地。

（秋心）

情脉脉。兮。誰。語。魂黯黯。兮。將。消。旅館。一燈聽蟋蟀。而淒涼。夜雨他鄉。萬里見鴻雁。而感慨。秋風知己如卿。當亦代予唏噓。欲絕矣。方僕之與卿未相見也。諉以江東之下士。來作滬北之寓公。彈琴賦詩。無事聊且快意。賞花飲酒。有時偶爾遺懷。初未嘗作夜走胭脂坡。日逐粉黛叢想也。乃者綺年舊侶。憐我工愁總角。知交知予善病。始相約訪南朝之金粉。聽北里之笙歌。遽爾折柳章臺。傲墜鞭之公子。聞花綺陌。遇拾翠之佳人。然非具杜牧之清狂。未敢紫雲坐索。非有衛公之氣宇。莫冀紅拂相傾。蓋當是時也。尙以爲偶聚雲烟。何堪過眼。相逢萍水。寧有知心。故祇以逢場作戲。視之不意一見相知。兩情無間。舉世不逢。青眼客身世總覺淒。其得卿始獲。有心人性。居然契合。朝朝暮暮。我我卿卿。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此前者白頭之約。因而假定也。然而使君有婦。敢屈名姬。小姑無郎。忍充妾媵。况身未坡仙之老。寧應室有朝雲。胸無白傅之才。慚誇嬌藏。樊素。因是有其約。而無其事。發乎情。而止乎禮也。惟是蛾眉易老。無長生久駐之紅顏。馬齒潛加。非假道復歸之白璧。待至年華之流。似水。風光之逝。成煙。恐車馬門前。羣笑游人。冷落枇杷花下。莫憐神女生涯。則雖有琴操之禪心。已非正覺。具紅玉之巨眼。難覓英雄矣。於時悔之。嗟何及乎。故僕常爲通盤計畫。與其待明珠。以成壽禮。猶爲未嫁之青娥。何如揮慧劍。以斬情魔。早作添香之紅袖乎。且僕又聞諸審卿家世者。謂書仙本出良家。小玉原爲嬌女。絕非路柳。因何任攀折於行人。不是閒花。可奈聽摧殘於狂客。若猶是絮飛春暮。去住隨風。香逐紅塵。飄零委地。逐流鶯兮。不管爲浪蝶所相欺。則雖有擇耦之心。從良之志。伊誰知之。又伊誰諒之。嗚呼芳卿。朱閣非久居之地。青樓豈安樂之鄉。一旦狼籍歌衫。變朱殷於春暮。飄搖團扇。見捐棄於秋風。此時老大徒傷。怨幾同於商婦。因緣錯過。嗟有甚於秋娘。

靜言思之何以堪此。所惜僕力慚磨勒。難盜紅綃與崔生。財乏曹公莫贖文姬歸漢室。不然拔青蓮於火坑。出彩鳳於竹箴。亦仗義任俠之舉。愜心快意之遭也。事既無可奈何。惟願卿獨具慧眼。勿掉輕心。偷逢雕龍繡虎之才。可作跨鳳乘鸞之客。藍橋得遇。裴航雲英。無妨遣嫁。彩雲果來。簫史弄玉。不礙登仙也。嗟乎。擣碎芳心。能識綺懷者惟我。結將膩友。再聯芳契者伊誰。未免有情。何能遣此。僕又安忍以遣嫁之謀。進致吾身。以幕巢之燕子。變爲陌路之蕭郎耶。但爲卿之終身計。則退居房老。仍嫌綺障。未除瞻禮空王。不免妙齡可惜。故不得不割分釵之痛。聊爲借箸之籌。枝連翼比。待我遲至。來生花好。月圓爲卿歌兮。何夕。幸垂青之已久。諒不嫌交淺而言深。爰摭素以相傾。尙自愧情長而紙短。秋風涼爽。玉體宜珍。不盡所懷。暇當復罄。

●代某校書致某君書

(詩隱)

某郎愛鑿粵自女媧鍊石爲補情天。月姥纏絲願諧佳耦。所以雙星隔渡。每祝烏鵲以填橋。百兩盈門。欣附鴛鴦而比翼。山盟海誓。人孰無情。月缺花殘。天猶有恨。疇不欲梁橫玳瑁。燕作雙棲。網入珊瑚。魚皆比目也。耶。妾雖教坊陋質。樂部庸姿。熟魏生張。本司空之見慣。朝雲暮雨。作神女之生涯。然而賸粉殘脂。誰評。月日濃妝淡抹。休說風流縱教。倖博纏頭歌成一曲。孰是情傷落魄。慨解千金。自憐縛繭之牢。莫望迷津之渡。撫韶華之容易。歎萍絮以飄零。雨苦風淒。紅豆之相思。孰寄寒來暑往。黃楊之厄運。何窮。每當斷夢難成。啼痕盡溼。自念幼年孤苦。弱質單寒。祇因痛失慈雲。遂至誤罹孽海。遭來比匪。竟爲奇貨之居。喪盡斯文。致抱終身之辱。回憶綠窗背誦。有味皆甘。何期黑幕重加。頓蒙不白。非因畏死。勉作貪生。每思訂

永好於絲蘿。或者從心之願。况復聽好音於姊妹。多諧嚙臂之盟。因此暫守牢籠。徐圖解脫。强支弱骨。冀
 獲知心。在月夕花晨。原不乏鍾情之侶。而香銷漏盡。果誰爲傾腑之談。何幸萍水逢君。疑是桃源敘舊。幾
 宵雲雨。曾煖衾裯。半枕恩情。如調琴瑟。既心心而相契。遂款款以無猜。荷淨調冰一闋。度入雲之響。桂馨
 翫月。幾回申止水之盟。錦屏開而握手。良殷綺筵散而留髡。有願盤桓已久。忽轉杓寅歡愛。逾濃不來天
 癸。每憶小闌私語。願營金屋。以藏嬌况。因中饋久虛。空別銀缸。而對影。謂因部署。尙費綢繆。囑將未嫁之
 身。聊作暫時之待。從此秋娘度曲。依然斜抱琵琶。不期之子。榮懷竟爾。望空魚雁。珠難還於合浦。珮不解
 於江皋。耿耿私衷。潛潛流涕。方訝相如。多病聽茂陵秋雨。以傷神。或因杜牧工愁。賦南浦春波。而生感。以
 是修書欲寄。下筆爲難。雖未來隻字佳音。當不爽三生宿約。然而評花醉月。兩載情深。怨雨愁雲。一朝腸
 斷。賤妾之悲懷。莫訴彼儈之怒氣。方張如此情形。能無抑鬱。憶昔欲留。未可旗亭之鳴咽。難禁亦知此別
 何堪。粧閣之眠餐。奚若備嘗。鴆毒空泣。鮫綃瘦損。腰支不減。臨風楊柳。淒涼面色。迥非出水芙蓉。望遠道
 之關山。何止寸心千里。對歡場之風月。那禁一日三秋。自分命比楊花。形同槁木。今生若此。夫復何尤。當
 此萬感交縈。一籌莫展。原不難結香羅於三尺。藉了殘生。飲鳩酒於一杯。頓消魔障。第恐綿綿此恨。鬱鬱
 難伸。卽教幻作冤禽。徒傷結舌。否則化爲杜宇。不斷哀鳴。隱衷莫白於君前。幽憤復膺於死後。此妾所以
 苟延殘喘。深期重證前盟也。假使庭趨有命。境處無違。未容下賤之烟花。味任修嚴之井臼。但成孕在梅
 開之後。約期過麥熟。以還誓及同心。言猶在耳。倘悔曠臍於厥後。不應染指於當前。謂山澤實產龍蛇。何
 枳棘亦棲鸞鳳。慎勿以揚州夢覺。甘留薄倖之名。遂任他商女情多。忍說彌留之苦。譬彼西風落葉。詎云

返。樹。無。期。比。之。飛。鳥。辭。林。猶。是。歸。巢。有。願。務。望。推。情。舊。日。俾。早。離。長。恨。之。天。卽。教。備。列。小。星。亦。願。入。同。甘。
之。夢。用。是。遠。遺。雙。鯉。乞。憫。孤。鸞。瞻。載。道。之。福。星。情。殷。望。歲。指。長。空。之。明。月。約。訂。佳。期。倘。或。後。會。難。逢。重。來。
莫。卜。是。則。君。心。似。鐵。鑄。將。大。錯。之。成。從。茲。妾。命。如。烟。當。乏。返。魂。之。術。矣。筆。和。淚。寫。書。與。神。馳。伏。惟。垂。察。

丸
銘



府

林 笑 廣
出 版 了



哈哈

是書凡語談
五百則俱係
專家撰述既
無一段落空
白亦無一節
拾唾餘段段
可笑節節遊
噱觀笑林磨
記尤佳雅俗
共賞洵唯一
之消遣品初
版五千早經
售罄再版業
已出書定價
極廉四角七
折乎此一編
可解除無數
煩惱也

愛 情 之 媒 介 男 女 所 必 備

艷 情 書 牘 出 版

坊間所出言情信札之書絕鮮完璧社會上無所取法遂視東抄西襲之本以為寶鑑也每書無不簽名鳴良為可歎前如某編書局所出之言情尺牘抄襲本局有版權之名作十餘篇其書遂大風行頗較竊以維維維維者終以不現本局編輯部特著是書作者盡屬名家不他一家一句百零二篇亦香亦豔不他一節計共百零二篇亦香亦豔不他

全書用典多至一千餘種凡古今情界事蹟無不採入富麗之字典雅之句為之搜羅淨盡誠青年男女交際上不可不備之書有此一書各種情書皆成糞土

下兩冊 卷一 求婚類 卷二 寄外類 (寄凡五卷類 卷一 內類附)

卷三 表類 卷四 雜類 卷五 雜類

編纂者 馮先生 著作者 東國

秋水花奴 離魂 紙油 病骸 詩賦 等語 先生 卷首 冠以 辭體 序文 三首 亦復 有 說 之 有 餘 微 也 詳 裝 兩 冊 定 價 六 角



藝 府



文 選

園 豔 叢 綴 序

(吳東園)

寒風乍起。利若剪刀。凍月初圓。明如寶鑑。照梅窗之冷豔。夜入羅敷。訪黍谷之幽叢。陽回鄒律。繞樹而啼。殘翠羽。易觸幽芳。對花而慕。切朱顏。難忘清話。無詞不麗。有句皆仙。輾障懸圖。衆香成國。險窺半面。奇飛燕之新粧。豔集百眉。悉驚鴻之國色。嬌紅姹紫。妃白儷黃。重譜羣芳。廣徵衆卉。此劉君哲廬。所以有園豔叢綴之編也。合浦多珠。水懷川媚。崑岡有玉。石蘊山輝。羣言之瀝液。傾六藝之菁華。漱橫生百媚。清麗千眠。理有萬殊。物無一量。意司契而爲匠。眉匠超羣。辭程才以奏工。手工邁世。紅紅素素。鑄梨棗而作書林。翠翠青青。植芭蕉而成紙界。蘭芝閨詠。花萼宮詞。丞相六幺。麻姑十指。雅飄錦字。御溝紅葉。之詩。倒瀉銀瓶。古井碧桐之影。期窮形以盡相。務按部而就班。其爲物也多姿。其爲體也多麗。其遺言也貴巧。其寫句也貴妍。故神傳藻鑑之中。事載蒲編之內。理扶質而立。幹文垂條而振。柯黑白雲花梁。皆玳瑁紅黃霜樹。海是珊瑚。匳開見豆蔻之梢。春風二月。豔集捲芙蓉之帳。秋露一天。黃玉仙姿。鼻黏痣在。紫珍神韻。(鏡

神名紫珍。相照字成團團。妒扇裁明月。拂拂嬌裙摺。晚霞石竹羅衣時。世之梳妝何儉海棠繡襖。新春
 之服飾。奚鮮回眸而笑。值千金桃花人面。低首而啼。凝雙玉。蒨蕙儂心。晉代右軍旂旄。有深情之帖。唐時
 太傅纏綿。作長恨之歌。色荷葉而流霞。香浮雪碗。淚梨花而帶雨。豔奪冰匳。夫乃嘆穠豔之文。香匳之體。
 千紅萬紫。七青八黃。奪目者尙奢。愜心者貴。當鶯鶯燕燕。雙飛。祇合雙栖。蝶鵝比目。無殊比翼。蝴蝶
 神仙之夢。夢亦生香。鴛鴦福祿之章。章皆競秀。采桑采麥。移衛俗而淇竹。揚清折杞。折檀放鄭。聲而溱蘭。
 激濁彤管。不存綺語。青衿甯有嗣。音彪吹懷。春雞鳴戒。旦蛾眉伐性。蠶首銷魂。彊鵠之譏。奔鶉之恥。綠衣
 之諷。白袷之愁。帛勒先紅。紗籠後碧。入蕭樓之選。華采絲分。得杜庫之藏。藻思綺合。椒花之頌。畫炬三條。
 桃葉之吟。青溪雙槩。文回蘇蕙。錦織居奇。機經薛芸。鍼神流譽。朝朝翦翠。夜夜裁紅。舌底生蓮。胸中有竹。
 粉君脂相。山雞舞玉。鏡臺高燈。婢燭奴孔雀。射水晶屏。曲此固雅人之深。致抑亦文士之冶。詞也若夫孤
 匳蕭瑟。哀豔芊綿。神之雲雨。斷腸愛嶽之煙霞。慘日盒偷紅線。將行留別主之離聲。笛撼綠珠。多感著
 懊儂之哀曲。空山春暮。泣謝豹而淚枯。古道秋深。痛雀駟之年。損碧桃滿樹。定詩家之品。何時紅杏在林。
 追及第之魂。何處美人遲暮。香草離離。思婦飄零。落花蕪蕪。望夫石爛。夢驚莫打。鶯兒奉使。楂遙別久。應
 憐牛女。思填恨海。化作冤禽。怕上愁山。飛回弔鳥。青梅罷弄。紅豆相思。眞珍誰慰。寂寥破鏡。空懷圓滿。小
 憐有恨。大拾多才。續命黃花。淒涼萬狀。徵歌絳樹。嗚咽雙聲。大雅工書。離騷巧擬。滌愁香茗。弔影匳菱。碎
 錦零紈。縫雲成練。握瑜懷瑾。裁月成珪。思乙乙其若。抽緒庚庚。其可理。雖則拾人牙慧。孰非由己。手編靈
 飛之篇。目如新不采。西池王母豔冶之玉容。如故誰爲南嶽夫人。黃竹歌哀。蒼梧盼斷。袖携簪策。裙繫空

篋。是。以。雲。中。山。鬼。之。詞。澤。畔。湘。君。之。曲。錦。瑟。華。年。之。怨。銀。釭。永。夜。之。思。固。宜。闢。小。說。於。哀。情。洗。淫。辭。於。頑。豔。矣。東。園。仰。攬。藝。林。俯。思。來。葉。鬱。千。秋。而。成。樾。蔭。通。萬。里。而。接。桴。輝。筆。氣。凌。秦。雲。而。美。文。心。照。江。月。而。明。咳。唾。蘭。芬。描。摩。桂。馥。司。馬。當。壚。而。酒。熟。憤。鼻。短。禪。彩。鸞。寫。韻。而。書。奇。蠅。頭。小。字。綺。羅。爭。豔。鳳。綠。恍。金。屋。之。嬌。粉。黛。成。叢。新。詠。入。玉。臺。之。序。

●先母塋碑記

(陳兆豐)

昔。介。子。操。觚。異。域。動。立。功。之。念。元。幹。言。志。乘。風。極。萬。里。之。思。古。人。有。輕。去。其。鄉。而。置。身。通。顯。者。其。貧。賤。時。未。必。高。出。豐。上。也。豐。特。不。敢。以。古。人。自。况。焉。慨。自。十。五。而。孤。賴。母。氏。教。養。既。不。能。上。繩。祖。武。以。詩。書。化。氣。質。之。偏。又。不。能。從。事。生。涯。以。甘。旨。供。晨。昏。之。奉。愧。也。何。如。弱。冠。後。北。走。燕。趙。南。涉。江。淮。冀。得。天。下。英。雄。北。面。而。師。事。之。以。求。附。驥。尾。然。歲。時。伏。臘。猶。得。歸。省。故。鄉。上。以。慰。母。氏。倚。閭。之。望。泊。乎。交。游。漸。廣。獨。具。俠。腸。遂。爲。忌。者。所。中。傷。不。容。安。於。螻。屈。不。得。已。遯。跡。淮。上。託。業。魚。鹽。爲。全。身。遠。害。之。計。嗚。呼。壯。心。未。遂。先。蒙。不。韙。之。名。故。士。依。然。莫。卜。言。歸。之。日。是。豈。豐。之。初。意。也。哉。幸。旅。長。張。公。仁。奎。駐。淮。上。耳。豐。名。最。令。易。轍。介。紹。於。寶。山。徐。公。豐。始。得。以。板。輿。迎。養。稍。盡。人。子。之。職。前。清。宣。統。辛。亥。八。月。武。漢。師。起。次。第。光。復。揚。州。爲。江。北。大。郡。人。心。惶。擾。一。夕。數。驚。都。人。士。僉。曰。欲。保。治。安。非。徐。公。莫。屬。於。是。聯。袂。渡。江。請。徐。公。移。節。徐。公。命。豐。爲。前。鋒。首。誅。僭。妄。人。心。稍。安。未。幾。公。長。第。二。軍。擢。豐。營。長。累。升。護。軍。長。十。六。團。團。長。民。國。二。年。徐。公。薨。公。弟。寶。珍。代。統。其。軍。是。年。七。月。戰。事。復。起。金。陵。獨。立。駸。駸。乎。有。上。窺。淮。揚。之。勢。豐。率。部。屬。三。營。隨。旅。長。張。公。由。揚。出。發。復。六。合。縣。城。八。月。會。合。北。軍。環。攻。金。陵。豐。先。士。卒。當。朝。陽。門。劇。戰。十。四。晝。夜。克。之。凱。旋。回。揚。奉。令。

將所部改編爲步兵第一百五十一團。卽今職也。斯時大難雖平。伏莽猶衆。豐上承旅。長方略。下賴將士。協和歷年來。捕誅頑梗。不下數十起。論者謂自光復後。江淮郡邑大半摧殘。而廣陵獨七。無驚。是皆先軍長徐公與今旅長張公。蕭規曹隨。暨豐盡戮力行。問所致。而豐則謂捍患禦災。軍人天職。不足言功也。豐母氏徐。終於揚元配氏孫。歿於汜。皆就地營葬。而遺蛻難歸。使非輕去其鄉。烏得懸絕。若是言念及此。則又爲之爽然矣。今豐年五十有六。慕廬瞻拜。恍如隔世。我後人有幹豐之纍者乎。碌碌如豐。不足數尚其上。繩祖武。奮志詩書。庶幾爲亢宗之嗣也。夫是爲記。

●代同學楊君祭妻文

(丁介石)

維民國六年九月日。楊某謹以瓣香東帛。清酌素羞。致祭於亡妻某氏之靈。而言曰。嗚呼。君旣繼若姊。而主吾中饋。胡君又繼若姊。而溘然長逝。耶人非木石。孰能無情。吾於君之逝。吾烏能已於言。耶言之不足。則長言之。長言之不足。則哀悼之。矧哀君之哀。觸吾所哀者益多。吾又烏能已於哀。耶吾與若姊。結褵不三年。而姊逝。別鶴成謠。夢傷炊臼。方謂造化弄人。短緣適合。而孰知於君緣尤短。耶猶憶歸妹之初。君又哀銜風木。哭姊之餘。轉而哭母。撫弟若妹。而頓足捶胸。門衰祚薄。孤苦零丁。廢白華之詠。直以淚洗面耳。吾時則肄業陸軍教育團。蠅頭微利。不克贍家。君獨荆釵布裙。二年來。鴻案齊眉。從未作室人之謫。何其賢也。然而糟糠辛苦。隱痛時深。二豎之來。固有漸矣。一榻維摩。久成多病。竟於某年月日。溘然長逝。吾雖無安仁之才。調何敢悼亡之費詞。吾雖無莊周之曠達。又何敢鼓盆而作歌。嗚呼。十年戎馬。空塵投筆之懷。兩度栖鸞。猶靳弄璋之兆。今日者。鰥魚醒目。鳳鳥失羣。破鏡難圓。續弦又斷。浮雲身世。在在可悲。逝水

華年滔滔不返前途荆棘茫無津涯慘漆燈之晝碧望燐火而宵紅彼美云遙此情誰遣此吾於君之逝不能自已於哀而哀君之哀觸吾所哀者益多也嗚呼君而有知與若姊九原相見其亦掬吾哀思而相告否耶一杯絮酒奠君之靈一篇楚些招君之魂君有知耶其無知耶嗚呼哀哉尙饗

詩選

●赤壁歌 次耿伯齊韻有引

(東園)

松江之赤壁在九峯之外一名小橫雲山元孫稷所居有仙雲館凌翠軒爲東坡所游憩處今猶有遺址在後人好事故有補十峯句松江耿農部伯齊今年七月以所作赤壁歌介伯匡要余與槁蟬睫庵同和因依韻奉酬

拄杖曾登赤壁巔作賦肯讓東坡先(余於清光緒戊子乙丑庚寅辛卯年間客松江)吹簫挾有王子淵(謂王孝廉晉芬嘗與余宴於東山道院佩笙鍊師處)抗席忝居名宿前農部今貽詩一篇戊申之月丁巳年神往九峯三泖邊蘭苕翡翠戲相鮮(見仲子陵幽蘭賦)意則爲惹情爲牽仰之彌高鑽彌堅巖栖穴處皆神僊山外青山天外天御風直上然不然嵐氣橫雲斷復連水翦吳淞生野煙蟹火漁燈紅欲燃眼底滄桑屢變遷天地茫茫空轉旋一任宣尼歎逝川再見陳家夸鬪船逸士希夷千載眠儒林文苑幾人傳名山誰與守丹鉛仙館翠軒雲外懸古蹟荒蕪難究研

●丹陽荊君梧棲以見懷詩來因依元韻賦成寄皇塘四首

(東園)

扣關飛到寄書人。一紙銀光月一輪。夜半西南風又起。秋聲四壁撼松筠。
揚州十載夢沈酣。文字因緣熟魏三。怪底北周羈庾信。漫留詞賦在江南。
何處崑崙樹碧瑤。安期潑墨總成桃。使逢青鳥如相問。池上於今有鳳毛。(借句)
羹調蔬菜餅煎鯖。鼎沸香濃勺有聲。飯罷宵闌譜新句。不知天曙亂啼鶯。

●秋興(用杜韻)

(東 園)

一夜西風動桂林。瓊樓玉宇氣蕭森。曉來蜃市明紅旭。雨後鮫房減綠陰。
種樹難勝遲暮感。惜花猶上少年心。不圖今歲中秋節。遠道歸來慰藁砧。

淒淒香草玉鉤斜。無復宮車走翠華。廢苑化螢餘腐草。邗溝泛鷁剩靈楂。
白衣枉擊漸離筑。紅袖低吹蔡琰笳。亡國哀音聽不得。隔江猶唱後庭花。(借句)

文昌珠貫麗天暉。處士星光近少微。風起碧瀛鵬北徙。月明黃浦鶴南飛。
鄭莊罟驛交游廣。卜式輸財願力違。信是灌園家食好。蕊心青嫩芥臺肥。(借句)

千古河山一局棋。尋常勝負不須悲。者般黃鳥銜哀處。猶是紅羊打劫時。
淮邸憑誰傳檄定。彭城尼我攝弓馳。拊髀休笑馮唐老。鞞鼓聲中將帥思。

雲開隔岸見青山。幾點晴嵐隱約間。秋水白蘋瓜步渡。曉霜紅樹秣陵關。
六朝賈冑空王謝。萬古儒宗只孔顏。明社邱墟清社屋。兩行鷁鷺尚排班。

燕子不來樓上頭。一城斗大萬山秋。錦衣溼透英雄淚。玉斗撞殘亞父愁。
臺下無人看戲馬。海邊有客狎

盟鷗鑄成大錯嫌多事聚鐵而今悔六州
治河汲黯竟無功出守淮陽豈病中羞對兒童爭辯日怕聞父老再歌風范堤潮漲淮流綠秦火灰餘楚
炬紅五百年來銅狄在摩挲莫問霸城翁
江湖襟帶路逶迤卅六峯窺卅六陂幕府井梧題落葉酈泉叢菊采香枝殺青直受風流過守黑渾忘節
序移雜興詩成秋又暮筆花點綴露垂垂

●賀徐母秦太夫人七十壽應李先生定夷之徵

(絳珠)

人生七十古來稀(杜句)婆女星爭婺女輝驛使書來鵬北徙(謂定夷代徵)騷人曲譜鶴南飛介眉祝
嘏標彤管繞膝承歡耀彩衣豔說孫潭今有母金章紫綬拜慈幃
八月西風動桂林枝分碧玉粟黃金引年早乞蟾蜍壽崇儉宜工蟋蟀吟絳帳披香推博士碧紗描粉繡
觀音(借句)杭州約略猶能說太守歸舟剩一琴

●壽徐母秦太夫人七十次絳珠韻

(東園)

人生七十古來稀(成句)有鳳高翔攬德輝古處芳蹤追少廣上元篇目著靈飛紫珍獨照千秋鑑紅錦
猶存九色衣料得文宣絳紗帳青燈滋味在書幃
新詩祝嘏補壬林繭帕丹砂粒粒金瓠史蘊經皆壽世菊銘椒頌自成吟碩人懿範多嘉德聖母清徽有
嗣音聞說延齡爭進酒稱觴仙子介青琴

●宗嬪秦太夫人七十壽詩用絳珠韻寄祝悅辰

(閨仙)

人生七十古來稀。成句。月姊星娥珠璧輝。菊酒延齡千月醉。桂軒介壽五雲飛。記功美溢新彤管。衍慶家藏舊錦衣。贏得披香呼博士。受經曾在絳紗幃。

桃李陰連翰墨林。壁間帖字有泥金。慈祥愷悌傾丹悃。惕厲憂勤采綠吟。東漢大家修闕史。西周聖母嗣徽音。壽人一曲成新譜。徐淑由來善鼓琴。

●紅杏小莊圖爲胡醫士印譜題

(東園)

山莊幽邃紅杏在林。高人棲止一漉塵襟。道宗扁鵲帖寫來禽。是醫國手有濟人心。躋民仁壽療俗砭鍼。藥籠中物樂石吉金。神奇工巧研究功深。元白酬答丹青繹尋。三復圖譜岐黃是欽。

●題東園文集

(錫侯)

絕世文章儘值錢。不逢知己也徒然。卞和獻璧曾遭刖。獨臥空山涕淚漣。歐潮瀕洞日東侵。誰識中原正始音。著述等身藏石室。須知大雅未消沈。去歲文旌海上來。騷壇唱和愜情懷。會遲別速緣何淺。一曲驪歌動地哀。淡泊端應夙志盟。浮雲富貴等忘情。吾儒自有千秋業。努力同垂不朽名。

詞 選

●思遠人

(曉庵)

林子甄宇自美洲貽書譜此答之

兩字平安秋意遠青鳥御風疾嘯雲東海（前曾接甄宇橫濱所發書）探星南極奇氣亘蒼碧 天香熏
遍維摩室飛夢過江國正落月在梁依稀照見青蓮舊顏色

●前調 二闕

（東園）

甄宇貽書睫庵睫庵以思遠人詞要予速和遂成一闕遠寄美洲

四萬里遙天咫尺風雨晦明疾南圖鵬舉東窺熬檣煙水盪空碧 迢迢珠館馮夷室西隔海王國正一
紙書回千金寶貴歡喜有容色

蜃氣蒼茫天宇闊雲捲海風疾金烏西斲銀蟾東極光燭碧瀛碧 八虛同此機關室無量管城國（雲
笈七籤河沙中有無量國又黃庭堅研銘序管城之國）恁紙興芭蕉機圖蘇蕙雲錦麗秋色

●思遠人 叠睫庵韻

（東園）

睫庵以詞要余和寄美洲已成二闕先付郵筒餘意未伸遂成三疊

怪底文通輕賦別雙翼鳥飛疾河梁贈答關山無極春草斷腸碧 魂飛不度芝蘭室何處夢中國甚萬
里鯤溪一行雁字翻照夕陽色

●好事近 題癸丑哀江南詞卷

（東園）

秋欲暮大樹漸飄零二水淘殘千古碧三山斷送六朝青無淚洒新亭
傷往事踏野莫爭墩感逝獨來桃葉渡勸農曾入杏花村載酒過西門
朱雀桁依舊野花飛晉代君臣羈白下下家父子戰青溪鶴唳雜猿啼

犀火照蘇峻又王敦忠武一心平禍亂士儀滿腹見精神笏擊莫生噴
牛渚夜空憶謝將軍每到鬪雞思祖逖不妨捫蝨對桓温眼底已無人

●瑣窗寒 寄靄青弟新安用玉田韻

(東園)

十寺鐘聲雙城柳色紫陽山外閱人成世說甚陽秋皮裏感知音廣陵散在子昂一擲瑤琴碎况滄桑幾
變天南地北尺書難致無限羈孤意只別夢如煙鄉心似水送窮不去爭奈揄挪路鬼年年淪落天涯
青衫溼透江州淚待何時洗爵開筵莫學歌行葦

●雨中花 題某君墨梅續畫譜用王逐客韻

(東園)

香夢羅浮今夜續歲寒友蒼松翠竹有幾點梅開一枝春寄慰藉人如玉 明遠又編新畫軸飛醉墨仙
家萼綠恁一笛風花六橋雲樹重唱相思曲

●長壽樂 寄盧子衡明府用柳屯田韻

(東園)

花紅葉翠邁陂塘情又藕絲纏繫蝴蝶禁風蜻蜓點水認取眼前生意恁新霑雨露香飄幕外芙蓉媚團
扇畫一片金迷紙醉知名久草木江淮化被尊五美鳴琴治說禮敦詩相繼賢宰武城學科文苑休笑
牛刀小試看兒童竹馬熙來攘往青雲第戴星出到處欣然色喜午陰清人在柳衙槐市

●水調歌頭 追昔遊(集成句)

(詩圃)

南陌少年事駐馬翠樓歌娉人妙飛燕眉黛斂秋波漸近賞花時節還是褪花時候愁共落花多莫放
酒杯淺人醉牡丹坡 墜瑤釵欹琥珀枕煨金荷倚樓誰弄長笛微語笑相和二十四簾春靜三十六絃蟬

鬧。猶。問。夜。如。何。今。夜。照。歸。路。楊。柳。月。婆。娑。

●菩薩蠻 題東園花茵俠傳奇

(清 臣)

枇杷門巷深深掩。名花不與春爭豔。富貴等浮泡。李娃才識高。紅妝能好俠。黃浦萍蹤合。來去七香車。名傳兩探花。

●朝中措

(時 甫)

雙蟬鬢掠杏煙濃。鷺向畫堂逢。蜀錦蒲桃香熨。蠶箋豆蔻詞封。鱗文被疊。蜺毫褥展。喚坐匆匆。吹徹鷓鴣。笙春淺。泥人一綫眉峯。

曲 選

●南呂 守邦

(東 園)

(香柳娘) 過陳家古溝。過陳家古溝。分兵扼守。煙絲織綠。營門柳巨。鼉梁幾處。巨鼉梁幾處。滾滾北橋頭。曲曲南江口。壯聲援蜀阜。壯聲援蜀阜。來鷗去鷗。去來潮溜。

(前腔) 陣雲遮四周。陣雲遮四周。握奇風后。八門形式。龍蛇走想。綸巾羽扇。想綸巾羽扇。謹慎武鄉侯。慷慨宗留守。把圖經口授。把圖經口授。才優識優。兵家參透。

(前腔) 鬱崔嵬驛樓。鬱崔嵬驛樓。幾回搔首。白衣轉瞬。成蒼狗。那浮雲變幻。那浮雲變幻。莫把黨人鈎。要把窮黎救。甚蠻爭觸鬪。甚蠻爭觸鬪。清流濁流。總歸疑竇。

(前腔)問君愁不愁。問君愁不愁。一隅虎負。恢恢天網疎難漏。甚孫恩八郡。甚孫恩八郡。枉說爛羊頭。那得真犀首。你飢奔渴走。你飢奔渴走。淮流泗流。江湖左右。

(前腔)據雄城石頭。據雄城石頭。禍延京口。天涯何處通。逃藪且沿江北渡。且沿江北渡。星火黯瓜洲。烽火連鍾阜。駕輕纜急走。駕輕纜急走。揚州泰州。爭先恐後。

(前腔)坐高高舵樓。坐高高舵樓。誰為牛後。誰為爭食雞兒口。這共和兩字。這共和兩字。天地杞人憂。風雨江神走。怕分瓜剖豆。怕分瓜剖豆。歐州亞州。能有幾邦交我厚。

(前腔)問江南舊游。問江南舊游。幾家仍舊。幾家老少平安否。酒新亭老淚。酒新亭老淚。夢冷碧桐秋。人淡黃花瘦。待洗兵時候。待洗兵時候。離愁別愁。銷多少玉樽清酒。

●雙調 題江樓讌月圖

(東園)

(新水令)披圖想像月中游。好江水。那堪回首。孔融官北海。庾亮讌南樓。引獎風流。論文有一樽酒。

(駐馬聽)竹葉金甌。塊壘澆殘夜。不休梨花玉斗。塵埃滌盡。復何求。一彎當做釣詩釣。幾回呼取掃愁帚。蛾眉暗皺。阿纖只解。嬋娟鬪。

(沈醉東風)年歲永。吳剛介壽。姓名香闕。澤封侯。廣寒宮。乍換新清虛。府還依舊。甚霓裳圖譜。猶留撇笛。人來法曲。偷問當日銀橋在否。

(得勝令)鷓鴣載六舟。螺紅賭一籌。撥鷓絃。越豔雙垂手。調雁柱。吳歛幾換頭。豁吟眸。貪看十指柔皮歌。喉。佯遮半面羞。

(折桂令)千載事一霎。邗溝十年夢。一覺揚州芍藥春。稠芙蓉秋瘦。故宅梧桐大隄。楊柳朝攬勝。江湖左右。宵感逝。淮海沈浮。梯航五洲。車書九邱。新詞十離。新詩四愁。

(月上海棠)青州從事。招紅友。有酒樹。憑教化。石榴買醉典。貂裘塵谷。抗俗狀。走月明。如畫。應照淡歌衫舞袖。

(前腔換後)菱花鏡。刮楊妃垢。桂粟金分。素女憂不死。藥纔搜。甚玉杵兒。玄霜白笑。青娥白叟。忘年契。暗結同心雙扣。

(殿前催)觸動我思悠悠。空盼斷銅街廿四。洛陽周畫闌。十二香樓。守誰教。雙陸嵌紅豆。刻骨相思。攬采散。問沙鷗。僻處荒陬。渾不似鳳侶鸞儔。又不似燕侶鸞儔。

(鴛鴦煞)他買絲像合平原。繡鑄金情感。司勳厚元白。交投丹青畫。就鸚鵡觥觥。蟾蜍戶。隔夜光。皎碧琳玉宇。秋聲亂黃鍾。瓦缶料得此晚涼時候。星帶那酒旗收。月暈這襟痕透。

●雙調 旅窗聽雨

(天虛我生)

(新水令)一肩行李出東城。莽西風連天吹冷。山從人面起。月向馬頭生。回首西陵。望不見些兒影。

(駐馬聽)十里長亭。疊疊陽關。和淚聽三更酒醒。去來茅店。忒孤伶。藍橋何處覓雙英。天涯獨自個。慚慚病黃昏。漸暝。准備着魂夢。今宵等。

(沈醉東風)聽疎更。響的一聲看文窗。點上了燈。我待和衣將好夢成。不做美。西風驚醒鐵馬兒。冬丁寒蟲兒。亂鳴淒淒。冷冷忽一陣雨聲亂迸。

(得勝令)疎簾隔一層殘燈閃一星把淒酸滋味。心頭。小名兒。裏邊喚不應。者邊聽雨點。催來緊。那邊聽風來。作虎聲。

(折桂令)彷彿是蜀道聞鈴一聲兒。滴到空庭一聲兒。灑上紗幮。心魂不定。把個相思病兒。投正這一壁孤衾。太冷。那一壁燈影。熒熒一聲。兩聲。三更。四更。夢兒不成。天又不明。

(月上海棠)春風舊夢。那堪省算。整整淒涼。有四星。休再問前程。不愁死算。徼倖功名。畫餅空做了。離鄉背井。

(前腔換後)一鞭瘦馬。西風緊。向恨海。愁城。獨自行。若解惜惺惺。便化縷煙兒。都肯把雕鞍。玉鐙。權當做瘦削香肩。厮凭。

(殿前催)我這裏。淚盈盈。盼不到。絞綃銀帕。掌中擎。悵紅牆。碧漢三千頃。更天邊。斷鴻難倩。一寸秋心。萬里情。悶沉沉。獨醒着。孤燈聽風。更淒清。雨更淒清。

(鴛鴦煞)猛曉寒吹入梧桐井。漸瞳瞳。曉色侵虛幃。雨點纔停。愁人尙醒。宿鳥初驚。寺鐘乍警。夢兒早風吹得遠。馬兒又安排着。等迷離曙影。聽幾處亂雞聲。向馬上尋夢境。

傳

奇

告 廣 書 新 局 書 華 國

明 清 兩 代
軼 聞 大 觀
出 版

「 凌 小 說 者 不 可 不 讀
政 掌 故 者 更 不 可 不 讀 」

目 總

- 第一編 明代
- 卷一 孤臣殉國志
- 卷二 義民泣血錄
- 卷三 列女列傳
- 卷四 勝國撫談
- 第二編 清代
- 卷一 宮闈雜記
- 卷二 臣工軼事
- 卷三 紅羊拾聞
- 卷四 江湖瑣載

明 說 單 簡

軼聞大觀為定夷先生總纂空前之傑作也費數十名家之心血搜羅兩代之軼事遺聞不抄他家一段一則雖不致自詡完璧然兩代之掌故已什得八九矣其豐富固為出版界所罕有奇秘尤足令讀者拍案叫絕全書凡五百餘頁分訂兩大厚册計足三十餘萬言定價大洋一元三角



星劍俠傳奇

東園倚聲

坑降 第三十二齣 (續)

(老旦扮陰夢華貼扮何風娥攜手上)(貼)姐姐(老旦)妹妹你我兩人回到外國幾年雖則錦衣玉食心內究竟不安今船泊馬江是中華故土不無觸景傷懷(貼)此去浙江是其鄰省鄉情脈脈一水盈盈(淚介)(唱)

(南滴溜子)歎去國經年浮生如寄寄蜉蝣天地故鄉千里盼斷錢塘一水西子湖裏孤村問芋蘿曲港探荷菱甚聽雨歌船偎紅倚翠

(老旦歎介)我平日同你說過昔年文叔明督兩廣時女兒紫姑在兵船瞭遠顯微鏡裏疑是文運昌想起他做舉人時由內閣中書外放同知在江南聽鼓一日過莫愁湖遇雨此時我不在家紫姑及小紅守戶他文叔明來避雨投宿紫姑留他在外面書房住了是夜小紅可認得他認不得他數月後小紅就下鄉祭墓一去不回或者暗中跟文郎逃走了(貼點頭介)那年紫姑海戰之時電光中看見像似小紅在文郎艦中指揮但其龐兒厚不是昔時瘦况文叔就是文運昌的外號昔我在錢塘江上作江山船的生泚會過他好幾次呢此人經濟文章獨出冠時他贈的詩還在鏡匣中(老旦)據小紅與文郎有舊我在南京城內酒邊燈次時亦相逢回首前塵已成夢境(淚介)(唱)

(北刮地風)問青溪。舊日桃花剩。幾枝想鳥衣。門巷改景物。全非那圍棋。將相皆過江。名士并胭脂。洞蓋
薇。慙六朝如夢鳥。空啼哭新亭。才人洒淚游故院。歌妓含悲有多少。纏綿意怕王謝堂前無燕子。猜謎語
鬧春燈。羞說少年時。望江南。悔拋紅豆種相思。

(貼淚介拭介)一片哀詞。悽人心脾。(旦上見介)同坐介(旦)今日探得浙閩總督。是蓋世英雄。已由南京啓節。不日可到福州。昨夜

王劍虹叔叔。差來信。(老旦)信中怎說。(旦)勸父親歸順。(貼)大王意旨如何。(旦)心已搖動。尚在躊躇未定。(老旦)女兒看來。不

歸順的好。不歸順的好。(旦)不歸順為是。王叔錢能通神。所以保全富貴。位不失為王侯。且文帥仁厚。善善從長。惡惡從短。有古大臣

風。昨閱報紙。朝廷賜文運昌翰林院檢討。轉東閣大學士。有太子太傅宮銜。仍督北洋。今蓋老猜忌。度量遠不如文帥。父親性情剛愎。

就是保全。不過片時。久必有不測之禍。不得罪於國。即開罪於察察。安能步武王劍虹呢。(老旦)如此說來。便不妥當。(旦)絕非幸福。

(貼引老旦下)(旦歎介)咳。

(南滴滴金)想當初。入榆關。風雪荒寒地。移家呵楊柳。臺城留故壘。浮海呵檳榔。島嶼空秋水。北溟魚南
柯。蟻浮雲富貴。富貴終難恃。一窗殘夢。墮遼西。惱多事。黃鶯不住的啼。

(下副淨帶衆上)

昨日王家兄弟。勸歸降。保全終始。女兒再三諫阻。說是北面事人。不如南面稱王。我想佔據荒島。一朝失敗。便進退維谷。與其混蠻
夷之族。不如返父母之邦。主意已定。答復王劍虹。決意反正。(旦急上)父親宜三思。蓋老之於父親。必不能如文帥之於王叔。王叔勢
窮。我今全廢。趁此回軍。安居海島。內修政治。外睦強鄰。湯之興。以七十里。文之興。以百里。况我之土地。十倍湯。文奈何自投羅網。受制
於人。(副淨怒介)你乃女兒家。安識時務。古人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汝與兩母。速回島國。招同汝弟。將一切輜重。運回中國。無得逗留。
(嘆介)將回信。交與王爵爺的。帶差帶回。(內應介)(老旦貼急上問旦介)究竟如何說呢。(旦淚介)大事去矣。為奴隸。為羈囚。直在

眼前(老旦)我兩人再諫一番如何。(旦)信已去。父親向來乖僻。徒說無益。我三人先行回島料理一切。只恐我們回島之時。即父親被拘之日。(歎介)咳。(貼淚介)(老旦)哭也哭不回了。(旦唱)

(北四門子)無奈是迷途。走入荆榛裏。暗昏昏。毒霧圍。無奈是危橋。盪出蒹葭外。亂搖搖。狂風起。看者般危不危。危不危。竿頭米。浙箭頭。炊。看者般迷不迷。迷不迷。壺心水。冷冰心。死。

諫不行。言不聽。此亦無可如何的了。(同下)

(淨帶乘持械上)(合唱)

(南鮑老催)陣排一字疎疎落。落。鷓鴣移更熙熙攘攘。鷓鴣隨。婉旌隼。旗碧雲。天黃葉。地馬頭。風捲紅塵起。甚郭令公見虜馳單騎。他魏絳容易定的和戎議。

明日可到福州。今電傳廷寄。王劍虹保奏鄭六龍歸順。奉命在馬江受降。咳。這鄭會。虎文易變。龍性難馴。待到馬江。再作區處。(引衆急行介)(下)(副淨帶衆上)(笑介)呵呵。蓋老約我今日馬江相見。(淨引衆上)

一路旌旗耀日明。

福州變作受降城。

野心狼子終難測。

回紇如何敢乞盟。

(相見介)(坐介)(淨冷笑介)(問副淨介)你的兵船齊集馬江呢。(副淨)在口門外。(淨)可泊馬江口門內。(副淨)待令將弁移船入港。解卸軍裝。(淨冷笑介)好好。貴部下分別支配。聽候調遣便了。(副淨)嘎。(淨)貴王明日城中議會。在督署拱候。今日上官少陪了。

(起介)(副淨別下)(淨目送介)(引衆行介)(合唱)

(北水仙子)這這這人心那得知。况况况豹額龍髯。丰采異。是是是晉代劉淵。唐朝安史。怎怎怎怎引虎空山自衛。怕怕怕變出蕭牆。悔後遲想想。想想做個坑降。白起。把把把把把趙卒一齊都殺死。問。

問問問什麼存心慟隱循天理。我我我。我便宜行事不須疑。

諸軍聽令。(與衆耳語介)(衆點頭介)(淨)來夜三更相機而動。勿留一人。(衆擁淨下)(副淨引衆上)

(南雙聲子)吾老矣。吾老矣。桑榆景眼前戲。吾過矣。吾過矣。葑菲采身後累。紅塵棄。花花世。紅塵棄。花花世。古今來。人龍易制。鬼蜮難知。

我生平磊磊落落。心無機械。詭詐之人。吾不取也。昨見老蓋。眼光不定。氣色不佳。此人終不能共事。悔不信女兒言。咳。咳。算了。算了。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趨下)(淨引衆上)(合唱)

(北尾煞)明月半窗夜光紫。他醞熟蒲萄。春酒美。長星呀。長星。進汝一杯。應醉死。

(衆提燈左右上)(跪見介)

稟大師。番兵悉數死在石灰坑內。番王死於排牆之下。(淨)將番王銀兩。給你們大家攤分便了。(衆)謝大人的恩。(淨)將坑填實。番王用大大的棺木。好好的衣衾收殮。寄厝螺女江邊古廟中。待我明日具奏。又明日親臨古廟祭祀可也。

(嘆介)十年之患。一旦消除。不過是坑降不武。好殺不仁耳。爲國家長久計。不得不如此。

杜鵑啼血五更時。

紅滴桃花雨後枝。

痛下刀圭。休顧忌。

養癰成患。是庸醫。

引衆徐步下

琴仙評

蓋老坑降。爲國家計。思患預防。不得不爾。要之殺降非武。失人道矣。孟子曰。殺人者人恆殺之。天道好還。他日死於其女紫姑之手。未始非果報也。凡百君子。當以仁存心。無爲白起。

彈

詞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李定夷著 奇情小說 **紅粉劫**

業已四版 定價六角

是書都十萬言為英國大文豪司達渾博士原著定夷先生畢業於南洋公學兼精結廬文字以東方後才譯西士之傑作事實則推陳出新文章則沉澀樸郁尤特色者一洗譯本通病人名地名無不略略略之音官出版未久已風行四海也

李定夷著 哀情小說 **鴛湖潮**

業已五版 定價五角

是書為定夷先生傑作結構純用倒提法一洗平鋪直敘之窳日所述名士佳人凡六七人人人結局各異尤特色者書中主人疑死復生將圖忽離出神入鬼一面緣際洋酒酒七萬餘言盡從空處盤旋而經絲綉綉又無異相對談楚妙事也亦妙文也業已四版銷路之廣近日出版界無出其右是以見社會歡迎之意矣

李定夷著 哀情小說 **寶玉怨**

業已五版 定價六角

是書都十萬言為先生生平得意之作哀感頑豔情文兼至而造意新穎布局精工尤為特色自出版後遠近爭購如獲至寶初版再版俱不及一月即將全售售銷路之速實足驚人說者謂為湖潮已極說部之冠也實則尤有甚焉

李定夷著 革命外史 **茜窗淚影**

業已四版 定價六角

是書都十二萬言書紀二女郎事一姓何名蕙秋一姓沈名瑛俱粵人締結金蘭情同手足意欲有兄名長齡以妹之介紹與瑛俱婚長齡有同學王子澤相交誼甚厚以蕙秋許之光復之役長齡子澤率兵北伐長齡病於南京蕙秋瑛俱聞警北上道過滬濱身陷台蕙秋先遁出至寧福訪長齡等不遇再至滬瑛亦已脫離苦海一雙完僧遁羊城始知子澤已扶長齡之柩南歸長齡既死何氏無兒子澤乃人許瑛使不他適仍歸何氏不嫁而蕙秋屬可憐然岑岑偕好完娶終身亦悲劇以俠之始願也先生以熱心快意之文章傳慰人眼目之事實讀者自無不拍案叫絕也每冊定價大洋六角

李定夷著 革命外史 **湘娥淚**

業已三版 定價三角

是書所載不逾三萬言而佈局行文俱係字斟句酌事實樸樸文筆哀婉一字一血一句一淚洵可歌可泣之名著亦僅有僅見之奇文也每冊定價大洋三角

李定夷著 奇情小說 **伉儷福**

業已四版 定價五角

自由之說行夫婦之道者離福之風盛夫婦之道尤苦艱險李定夷先生有鑒於此爰作是書以正世俗是書都十萬言內容豐富而不使樂而不淫而描寫蕙秋之好却又無微不至紅裙瑛事豈獨水晶簾下看梳頭而已哉世間一般伉儷讀之必能增進愛情若於花髮月夕共了一編間情逸趣同殊京兆畫眉時是亦伉儷福中之一福也



林婉娘彈詞

(續)

(醒獨)

第七回 續聘

哈哈說書人祇有一張嘴。當著一個時間內。可奈沒有法兒。講兩面的事情。那婉娘是三月十八那一天。已由阿珍陪赴上海去會他二姊姊了。但是還有他父親和長姊在家中住著。不免也有些緊要事情。要告與列位知道。祇好(唱)漫談滬濱遊踪事。且敘蘇閩居處情。(自)恰說秀華小姐自從婉娘動身以後。他是(唱)操持家政獨辛忙。每日間鹽米紛紜費主張。七件開門須措意。直教煞女紅妝。這都緣護闈棄養無全蔭。內事難憑阿父當。惟有任勞權勉力。要無非親心善體出中藏。但見他潔脩甘旨供蘭膳。冀博得堂上歡顏便百願償。瑣屑躬親忘厭倦。又何嫌手拋針刺好時光。有時閒共秋蟬話。溯起那往日閨情總感傷。看到家庭多缺憾。也不禁香腮淚落態悽惶。(自)列位秀華這個人。雖不像婉小姐善病工愁。抑鬱難遣。那孝親順親的思念。本也和他妹子同一真誠。毫無分別的。不過脾氣洒脫了些。相較起來。好似天性方面。比不上婉娘獨厚。常言說得好。一娘出九種。可見弟兄姊妹性情。是難得相同的。祇要對於爺孃。都能自盡。夠做子女的道理。便是一家幸福了。閒話少贅。

再說秀華小姐對着他父親侍奉之間靡不周至每憶及母親在日夫婦感情若何深切同心體勉脫輻無反目之占中饋稱賢舉案有齊眉之敬爹爹自鼓盆抱戚低徊悼歎時覺寡權做女兒的當著這時若不於飲食起居竭誠調護(唱)深恐椿庭心緒莫忘悲 卽景常教惹不怡 鏡破怕看明月照 幃空忍見曉風吹 經營自此將灰念 精力從茲漸就衰 愁裏光陰容易老 剎那間霜侵兩鬢頓成絲 若然竟心存厭世難回挽 志倦謀家懶設施 嗣續不爲宗祖計 枯閒偏與佛仙宜 祇知把盞來澆悶 忘却持籌去運思 爭競未恢新事業 因循轉失舊根基 這其中關係真匪淺 境况如何得久持 因此上視膳問安惟謹慎 勉供子職效男兒 但求頤養多安適 免得想後思前憂慮滋(自)秀華既存了這個主義無論他父親有甚愁煩他總是勸慰多端隨處將順一天俊甫自商店回家不知因何事故面色上非常怏怏秀華看了好生不解忙上前詢問道爹爹今天可是有什麼不快俊甫見女兒問他隨歎了一個氣說那些生業上的事情你們女孩兒家又何必多問呢總之我這兩年命運不佳家裏頭壞了人還不夠此刻外邊又鬧出倒帳來了秀兒這可不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麼秀華聽到其間方纔明白是爲了自己所開的繡舖中遭了損失也不覺暗暗悶悶後來探知是爲數不多便又切切實實的替阿父寬解無如俊甫的性情是向來拘執一自倒欸事發生以來他越覺(唱)中懷耿耿渺難消 忿思平添似湧潮 悲感未除家室恨 那堪失意又重遭 真叫做不如意事常八九 直令人磨折經來志也撓 後顧茫茫了無趣 概不禁問天獨自首頻搔(自)俊甫想到沒味的時候差不多要拋撇紅塵脫離煩惱蒲團靜坐作入定之僧梵偈宏參證如來之果終日間和友朋閒話無非

發洩他的一腔憤懣，滿腹牢騷，兼之酒入愁腸，少飲輒醉，好好的談談說說（唱）他無端雙淚落樽前，舊恨新愁一律牽。細訴酸辛詞聒耳，更將那商塵細况話連綿。語言拉雜無倫序，態度昏酣似夢顛。惹得旁人齊失笑，最怕他酩酊之際瞎糾纏。（自）幸虧有幾個多年的好友，曉得俊甫這般情景，都是從呂夫人故後才發現出來的一個人，到了拂逆的境地，自然意興無聊，和平日有些異樣，這本也怪不得他。就中有個姓陳的表字少谷，與俊甫素稱契洽，俊甫因為他也歡喜喝幾杯，更其同他莫逆一天。在途中相遇，少谷望見俊甫的神氣，比不上從前來得振作，忙問俊甫道：俊翁，你到那兒去？這兩天可有甚消遣？俊甫道：沒有什麼不瞞少翁說。弟因諸多失意，興會已減，却不少了。少谷微哂道：原來還在那裏做荀奉倩哩？據弟看來，事過年餘，早就好達觀些了。俊甫道：不獨這件事，不獨這件事，路上不是講話的所在。我們何不借個座兒去談談呢？少谷會心不遠，便說：狠好，狠好。兩個人一面說，一面走上了一家酒樓，坐定後，俊甫忙把店中累了倒帳的話，詳述了一遍。少谷道：好在只一二百金受虧，尚不甚鉅。俊翁也不犯着放在心上，以致悶悶不樂。小弟此時却想起一事（唱）頗為先生作蹇脩，良姻代訂締綢繆。鸞絃續奏調諧韻，唯什重賡賦好速。故劍不須增感慨，新緣且結鳳鴛儔。導言自有冰人任，已覓得大好人材夾袋收。（自）弟有一家舍親住在桃花塢，他家姓郎，祖上倒也有點名譽，表戚郎子晉，乃是公門中人，前幾年患了病，已經棄世。他夫人祇生下一個女兒，幼時十分愛惜，真看得如掌珠一般。後來漸漸大了，又因為捨不得，早定人家。一天一天的把因緣耽誤，直至今年，那位小姐（唱）猶是香閨待字身，杏園深鎖一枝春。年華乍報逾風信，句詠標梅迨吉辰。壓線頻頻時作嫁，薛芸

彈 詞

四

端。合。號。鍼。神。姿。容。豔。稱。羞。花。譽。不。遜。嫦。娥。月。裏。人。(自)并。聽。僕。婦。們。傳。說。(唱)秉。性。溫。和。循。姆。教。料。將。來。相。夫。有。道。敬。如。賓。如。斯。淑。媛。真。難。得。(自)俊。翁。啊。(唱)休。說。看。破。塵。緣。已。了。夙。因。(自)我。看。這。椿。親。事。恰。極。爲。相。宜。郎。夫。人。那。邊。兄。弟。若。自。往。提。議。當。無。有。不。允。特。未。識。俊。翁。目。前。可。有。續。膠。的。意。思。麼。那。時。桌。上。的。酒。菜。已。喫。得。差。不。多。俊。甫。拿。着。個。杯。兒。早。有。了。醺。醺。的。狀。態。聽。少。谷。問。他。却。自。酌。自。斟。一。時。不。發。回。話。少。谷。看。了。他。祇。自。好。笑。停。了。一。會。俊。甫。方。才。把。杯。兒。放。下。說。少。谷。你。和。我。最。是。知。己。我。的。心。事。你。沒。有。不。知。道。的。怎。奈。續。娶。這。一。層。是。狠。不。容。易。世。間。上。做。繼。室。的。試。問。能。有。幾。人。稱。得。慈。母。我。那。亡。妻。呂。氏。遺。有。三。女。出。閣。的。無。庸。顧。慮。了。那。在。家。這。兩。個。豈。非。要。難。免。苦。楚。麼。弟。想。還。不。如。少。此。一。舉。罷。少。谷。點。了。一。點。頭。說。俊。翁。你。的。話。原。有。至。理。但。是。年。將。知。命。膝。下。無。兒。(唱)亟。應。計。議。早。從。長。莫。漫。躊。躇。失。主。張。須。知。不。孝。有。三。無。後。大。那。聖。賢。明。訓。要。思。量。(自)至。講。到。對。待。後。妻。祇。要。(唱)措。置。得。宜。休。過。寵。一。家。之。內。自。和。祥。倘。然。因。噎。便。廢。餐。食。豈。非。日。後。將。貽。伯。道。傷。(自)俊。甫。被。少。谷。諄。勸。了。一。番。也。覺。得。自。己。未。免。過。慮。便。幡。然。改。計。道。既。承。少。翁。厚。意。且。請。向。令。親。一。談。或。者。此。生。尙。有。良。緣。亦。未。可。料。少。谷。笑。嘻。嘻。的。道。這。才。是。曠。達。的。話。我。輩。男。子。漢。本。該。如。此。舍。親。那。裏。弟。日。內。卽。當。一。往。俊。甫。道。如。此。費。心。了。兩。人。談。畢。便。一。同。下。了。酒。樓。少。谷。又。爭。會。了。錢。鈔。分。頭。別。去。俊。甫。回。家。將。少。谷。替。他。作。伐。的。事。告。與。秀。小。姐。知。道。秀。華。追。念。萱。靈。雖。未。免。觸。發。哀。感。但。也。不。說。什。麼。阻。止。的。話。語。一。任。他。父。親。自。主。過。了。幾。天。聽。說。那。郎。家。姻。事。已。由。冰。上。人。說。合。成。就。唉。那。知。到。得。後。來。(唱)但。有。驚。人。聞。辣。手。難。求。借。老。協。同。心。看。官。們。欲。知。情。節。如。何。樣。請。向。下。卷。詞。中。繼。續。尋。

(未完)

齶

齶

空
前
傑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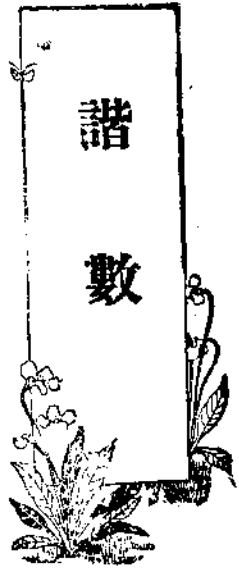


許
指
嚴
著

版 出

武進許指嚴先生特撰之稿先生為掌故說部大家海內咸知無俟贅述所著南巡秘記正補編銷行二萬冊以上梨園劇本傳播殆遍茲又將有清一代奇聞秘事搜羅綴錄都木一編人面無一過出典刊稿永之尤足令讀者愛不忍釋歷史事實繁縟得此患沈悶者此綵逸若身之作恍如目擊百年前日快常日之情狀何如之二十萬言兩厚冊定價大洋一元目錄如下

- (一) 奉安故事
- (二) 九王軼事十則
- (三) 下嫁拾遺
- (四) 董妃秘史
- (五) 顧命異聞三則
- (六) 拾明珠相國秘事二則
- (七) 奪嫡妖亂志七則
- (八) 九漢外史五則
- (九) 魚壳別傳
- (十) 和坤軼事四則
- (十一) 香廠驚斃
- (十二) 禮部堂議和
- (十三) 林夫人書
- (十四) 圓明園修復議二則
- (十五) 豹房故智五則
- (十六) 孝貞后五則
- (十七) 閻文介方正
- (十八) 四春瑣譚十則
- (十九) 垂簾波影錄五則
- (廿) 熱河行宮歡喜佛三則
- (廿一) 瑪噶刺廟二則
- (廿二) 崔李兩總管
- (廿三) 昌壽公主三則
- (廿四) 清末雀戲
- (廿五) 瓦將軍試金台書院
- (廿六) 肅順獄異聞
- (廿七) 剛愎自用
- (廿八) 寇太監
- (廿九) 劉太監
- (三十) 毓屠戶六則
- (卅一) 端王與溥儀
- (卅二) 榮祿與袁世凱四則
- (卅三) 控鶴珍聞十則
- (卅四) 瀛台起居注五則
- (卅五) 老慶記公司
- (卅六) 倚翠偎紅
- (卅七) 某福管與某伶
- (卅八) 靴子李
- (卅九) 小德張
- (四十) 春阿氏案
- (四十一) 賀昌運
- (四十二) 吏部醫官案



遊 戲 文 章

● 短命壽文

(詩 隱)

壽文之作。由來尙矣。連篇累牘。擗藻揚華。論其實無非卽貢諛獻媚之詞。希旨承顏之術。以是獎皆過當。擬不於倫。信口揄揚。隨聲附和。甚且貪官污吏也。邀清白之名。蕩婦淫娃。亦列堅貞之傳。無辭不頌。有口皆碑。風俗之偷。人心之壞。可謂至於此極矣。此雖時尙所爭趨。然亦文人之罪過也。僕慨世風之不古。歎文運之益衰。爰效實則虛之虛則實之之例。借題寫照。寓意解嘲。掇拾作此。當爲有心人同聲稱諒者耳。

蓋聞名傳。譬。睥。原。非。盲。者。之。稱。綵。舞。老。萊。反。作。嬰。兒。之。戲。高。年。誌。慶。詩。頌。頭。童。少。女。從。軍。雄。誇。首。將。天。則。傳。爲。九。野。也。是。殊。名。潮。則。稱。曰。三。山。豈。無。異。號。忘。憂。有。詠。草。也。而。別。作。萱。花。掠。岸。能。飛。禽。也。而。更。名。魚。虎。且。指。鹿。不。妨。爲。馬。而。大。智。畢。竟。若。愚。他。如。景。寫。元。宵。羣。稱。不。夜。以。及。時。逢。十。月。令。算。宜。春。是。從。來。顛。倒。之。名。詞。未。必。無。理。由。之。考。據。以。言。短。命。詎。乏。諛。辭。此。壽。之。所。由。祝。也。而。况。曇。花。之。現。佛。經。則。錫。以。嘉。名。泡。影。

之留造化。每遺茲缺憾。寄夢魂於蝴蝶也。足歡娛等天地。於蜉蝣。無非解脫。任光陰之忽忽。悟世界之空空。歎兩大之浮沉。捷足則魂先得。所免三年之乳哺。存心則孝已無虧。剎那而託跡。留踪仍教仙去。頃刻而現身。說法疑是神來。光輝騰瓦上之霜珠。玉瀉花間之露。矧禮稱不祿。論名與壽考同傳。或召赴修文。入世已繁華。早厭電光石火。莫非宇宙菁華。海市蜃樓。同此烟雲。起滅不必借引年之藥。何需嘗續命之湯。視富貴則差等浮雲。思顏色則每懷落月。甚且甫離襁褓。早學成辟穀之方。因而有效。參苓莫挽。此散花之駕。漫笑夏蟲見小。解語冰寒。居然駟馬羣空。恍如電掣。記幻遊於鴻印。曠昏老於龍鍾。深知駒隙。空拋早日。作回頭之計。好似蟲聲。寫怨深秋。爲振翼之鳴。且八旬餘。專制成魔。國號競稱洪憲。而一霎時。盛傳復辟。大名尤仰將軍。雖非百代之榮光。不啻萬年之遺臭。求生而空談。無濟樂小憩。而撒手先歸。漫云短卒。徒傷論齊物。原彭殤一致。始信此生有限。卽永年亦瞬息堪虞。况陽春之煙景。無常大塊之文章。易變卽空。卽色瞥眼。輪迴一吸一呼。驚心轂轉。孰若錦衣玉食。模糊付一枕黃粱。免教流水落花。惆悵感千絲白髮哉。

羣仙中秋遊月宮記

(穎川秋水)

金風颯爽。珠露葳蕤。銀漢無聲。玉盤靜轉。西王母乃傲武夷君幔亭之宴。設席瑤池。飲瓊漿。醉玉液。仰望明月。冰魄揚輝。晶球絢彩。不覺顧而樂甚。擬令諸侍女召集羣仙。重啓華筵。以張其盛。諸侍女進曰。竊聞仙家領袖。爲東海王公。盍借穆滿之八駿。邀請法駕。率領大羅諸仙。俾晉一觥。爲阿母祝無疆。壽乎。王母搖首不許。笑曰。彼爲男仙之管領。予亦諸女之班頭。我巾幗中。不乏仙真。豈必召得鬚眉。始稱高會哉。諸

侍女又進曰。昔者唐主明皇。曾與羽士葉法善。于中秋之夕。入廣寒清虛之府。至今猶留佳話。豈吾天上。轉遜人間。阿母欲召羣仙。盍駕我青鸞。遨遊月窟。使羣仙一覩未有之盛乎。王母始點首而笑曰。善哉善哉。實獲我心。今雖已值午夜。中秋之好景將過。然蟾魄團圓。晶瑩永耀。以俗眼觀之。則每月有圓有缺。而以我仙家天眼諦觀。則朏於此者。仍長於彼。本無所謂晦朔弦望也。故儘可作長夜之飲。十日之遊。以盡清興。遂率諸侍女。駕雲輶。登天路。一剎那間。已入月宮。嫦娥突聞有不速客來。急降月階。肅入。顧許飛瓊。謂王母曰。昔聞仙子有天風吹下。許飛瓊之句。今者可改作天風吹下西王母矣。王母輒然笑。飛瓊亦嫣然。嫦娥欲命月中諸仙子奏霓裳之曲。起羽衣之舞。王母曰。姑緩之。予將召諸仙子。同游於此。其可乎。嫦娥曰。幸甚。但無可使銜命者。將奈何。王母曰。是無妨也。予將以無線之心電召之。未幾。果見杜蘭香。執玉簡而來。萼綠華。御金環。而至。跨虎者。爲寫韻之彩鸞。騎鳳者。爲吹笙之弄玉。餘若洛溪步輦之神。緱嶺吹笙之妹。皆冉冉而來。嫦娥曰。有緣哉。承諸仙子之不棄。可爲月界生輝矣。於是始令月中仙子。婆娑其舞。婉轉而歌。王母亦命諸侍女。瑤池仙樂助之。但聞王子登彈八瓊之璫。董雙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金。許飛瓊鼓震靈之簧。婉凌華附五靈之石。范成君擊湘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而并以法嬰元靈之曲和焉。衆聲徹朗。靈音駭空。羣真顧而樂之。良久始畢。嫦娥復啓請諸仙遊歷各境。則見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也。紅牆碧落。遠處淨於措也。仰而瞻之。金闕峨峨。呼吸可通。玉陛也。俯而瞰之。塵寰擾擾。俗氣幾擾仙心也。游觀既畢。王母始興。盡欲返嫦娥。乃率月宮仙子。相送諸侍女及羣仙。各擁仙駕。而回。既入瑤池。詢諸未往者曰。夜嚮晨未。對曰。某等亦不識何時也。但刻聞地球之上。已近元宵矣。王母笑。

曰。昔人有言。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洵非虛語。惜未約上元夫人一與其盛也。乃復以心電通之。謂當於元宵之夕。乘人間火樹流華。金吾放夜之際。重借夫人遊月宮云。

●蘭盆會賦 仿阿房宮賦體

(詩 隱)

六月畢。捐款集。道場上。蘭盆設。接連一二三里。會無虛日。馬路東彎而西折。遊人轟轟。列如圍牆。饑口幾臺。供果幾桌。紙馬冥錫。齊掛草索。一路看來。轉彎抹角。挨挨焉。擠擠焉。經懺開場。正不知其屋梁月落。高臺滿座。旁蠹燈籠。香燒三炷。燭點雙紅。喧天鑼鼓。不知西東。焚來元寶。火光融融。念將鬼咒。冷氣淒淒。忽歌忽唱。忽吹忽打。而參差不齊。和尚道士。畫符捏訣。裝腔做勢。咸來於斯。斂錢打醮。實以欺人。明星熒熒。飛紙灰也。綠煙擾擾。剪蠟花也。霏霏雨點。噴甘露也。些些饅頭。施法食也。饒鈸叮嚀。召請過也。側耳旁聽。渺不知其所止也。一經一懺。香燭錠帛。開銷除過。而總計焉。有得贏餘者。三十六千。流氓之發起。青皮之贊成。空手之打算。幾術幾家。捐斂其人。收來如數。賒帳不曾付。胥入其囊。三朋四友。酒食賭博。任意花銷。若輩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場之費。千百家之資也。借鬼名頭。人竟措其油。奈何取之盡。鏹銖用之如泥。沙彼元梁之燒。無非清酒之分。潤礎和之菜。無非麥飯之沾。光麻雀之輪。無非香花之減少。新戲之券。無非紙錢之餘。燼茶圍之打。無非燈燭之扣頭。雙喜之烟。無非冥衣之節省。當瓜分之際。各眉飛而色舞。一年一度。作爲主顧人。不知鬼叫。苦嗟乎。蘭盆會者。借題也。非真也。寫捐者名也。實牟利也。蓋每年必舉此會。相習而成風。彼卽持化緣之簿。則自幾角幾元。積至數十元。而總算安得而不多也。他人不知此訣。而彼等得之。今年行之。而明年效之。是以善舉而適成爲惡習也。

●空心大老官傳

(穎川秋水)

空心大老官。初不知爲何許人。或曰。卽荷花大少之變相也。初大少。旣爲秋風客。所逐荷衣。瑟縮荷錢。告罄。家無擔石。簞瓢。屢空。窮極無聊。亟思變計。一日。忽顧及本根。恍然有悟。曰。吾以荷花得名也。久矣。夫荷花之根。爲藕。藕乃空心者。吾盍反本。還原爲空心。大老官乎。於是走入空山。親謁脫空祖師。願拜門下。傳受衣鉢。祖師見其心竅之嵌空玲瓏也。盡以妙手空空之術授之。未及一年。居然色卽是空空。諸所有。腹皤皤然似大腹之賈。其實則空無所有也。面團團然似富家之翁。其實乃空頭轉世也。而仍曰空。一切以爲苟持此術。以往可以橫絕太空矣。於是赤手空空。善做空盤。而自命爲實業家之鉅子。好說空話。而藉以欺無意識之鄉愚。旁人不料其空無所有。所行所言。悉是空中樓閣也。羣震其空名。而崇拜之大老官。竊自喜由是愈以善演說。好運動。空空洞洞。求遂其空。又袋獲米之計。嘗自詡曰。昔孫悟空七十二變。自以爲能空前絕後矣。然以僕較之。無多讓也。後忽遇一實行家。惡其空言無補也。急以破空之術。證其空而無實之罪。大老官不得已。初擬遁入空門。以了此身。旣念不若重至脫空祖師。許求計。祖師遂留之。空谷命名爲真空子云。

滑稽新語

●灌米湯

(少芹)

某妓一生善灌米湯。及死後。閻羅查其行爲。大怒。謂汝在陽世間。以米湯騙人錢財。直如山積。因受汝騙

而傾家蕩產流落於乞丐者。不知凡幾。汝實罪大惡極。非割汝之舌。不足以儆其餘。於是立飭割舌。司執行。妓曰。容我一言。雖死無憾。閻羅許之。曰。汝有何言。速說。妓曰。吾生平好灌米湯。誠屬罪不可道。但吾所灌者。實因其人之好吃米湯耳。如遇大帝聰明正直之神。吾雖欲灌。亦烏乎。而灌之。由此以觀。是罪在好吃我米湯者。不在小妓也。閻羅尋思。此言有理。遂免其罪。判官在旁笑曰。閻羅又被他灌米湯了。

●向賊索賀儀

(少芹)

竊賊某甲。口齒伶俐。衆賊皆喜與之交。一日。羣集古廟中。研究竊術。甲忽躍起曰。幾忘一大事。衆問之。故甲囁嚅不肯說。衆大譁。堅叩之。某始吞吐其詞曰。某處新娶婦。奩具豐富。我將往竊耳。衆大喜。請同往。某許之行。未半里。忽曰。我遺利器於某處。將往取。君等先行。衆曰。諾。甲乃去。衆久俟。甲弗至。乃撬門入。見室內尚有燈光。有二老人對坐。狀至悲慘。已而相謂曰。今新婦來。而明日餓粥無着。奈何。衆大失所望。然猶冀新房中有所獲。因逕穴壁入。則箱篋俱無。僅破被一床。舊帳一襲而已。時新郎尙未就寢。見衆入。不知其爲行竊者。因邀之坐。曰。諸君想是來恭賀我娶婦的。麼。乞各贈我菲儀若干。以備明日買飯。米衆呼晦氣而去。

●我知你不是滑頭

(少芹)

某甲。滑頭隊中著名份子也。勾欄各妓。無不受其侮弄。恨之刺骨。迨後有蕩子回頭之想。脫離匪黨。結識上流社會。後入妓院。妓女仍以白眼相加。且譁笑曰。滑頭老爺來了。甲厲聲曰。我輩正派人物。不是滑頭。一妓冰語曰。我因老爺不是滑頭。才敢以滑頭呼之。我能代老爺發誓。你如果做滑頭。你便是烏龜。亡八。

畜。生。咧。甲。明。知。其。罵。已。然。亦。無。如。何。也。

●大痢丸

(少 芹)

富翁僱用一僕。極魯鈍。一日。其子忽患大便不通之症。遣僕往市中購買下痢丸藥。僕不知藥店何在。埋首直行。逕至虹口日清公司門首。問曰。大便不通丸藥。售幾何錢。一粒。公司中人答言。此處並非藥肆。僕怒而罵曰。你家門外黑牌上。不是明明寫着大痢丸(大利之誤)三字麼。

●百斤小姐

(少 芹)

一癡兒偕其僕在馬路上閒遊。行經一家門外。見有少年女子獨立。衣衫華麗。丰致亦佳。癡兒低聲謂僕曰。這個俏人真體面得很。我想到他家去。白相白相。僕亟止之曰。小主人休得亂說。此女端莊穩重。不類俏人模樣。我猜他准是個大戶人家千金小姐。癡兒笑曰。你也太尊重他了。你說他是千觔小姐。在我看身段矮小。至多不過七八十觔。連百觔還不足呢。

●是父親教我說的

(少 芹)

東村一老翁。至西村晤契友某甲。入門。見友之子坐廳前讀書。翁詢之曰。令尊可在家麼。子起立對曰。可惜來遲一步。早則晤面。刻下已經出去了。翁叩以何往。子答曰。往後莊古剎。與和尚盤桓。翁曰。今日回來否。子曰。早則回來。晏則與和尚同榻。翁見友之子周旋有禮。應對中節。出而歎曰。此兒吐屬非凡。不似我家蠢貨。儼如鹿豕。蓋翁亦有一子。年十六七。雖布帛粟菽。弗能辨也。及歸。見己子面目可憎。語言無味。怒而罵之。且告以某甲子穎悟。翁之子曰。這幾句話。難道我不會說麼。下次有客來尋你。包管我不辱沒你。

諧 載

面皮就是了。一日其舅父至。迎其母歸寧。子出而答曰。可惜來遲一步。早則晤面。刻下已經出去了。舅叩以何往。翁子曰。往後莊古剎。與和尚盤桓。舅大驚曰。豈有此理。他幾時回來。子曰。早則回來。晏則與和尚同榻。舅駭甚。亟詢曰。你父親曉得麼。子曰。是父親教我說的。

●父死不着喪服

(少 芹)

某甲於其親出喪之日。不着喪服。僅反穿羔羊皮裘。足蹶玄青緞鞋。時論譏之。因爲一聯贈之云。『青緞鞋。表而出之。吾見亦罕矣。』白羊裘。偏其反而汝安。則爲之。』可謂刻劃盡致矣。

●你也會罵人

(少 芹)

有呂氏女善罵人。與之口角者。莫不敗北。其嫂馬氏戲之曰。小姑之善罵。無人能禦之者。以其姓可操必勝之權也。每與人爭論。上口不利。則以下口接應。兩口並用。故當之者。無不退避三舍。呂女答曰。如此說來。嫂嫂亦必善罵者。馬氏問其故。呂女曰。嫂嫂之姓也。與罵字相似。假若將我上下兩口一齊加在嫂嫂頭上。不是成了個罵字麼。

●學鼓入官

(少 芹)

清時某縣令有季常之癖。每聞河東獅吼。則魂飛魄散。穀蘇不敢動。一日因他故。致攪其婦之怒。婦操杖擊之。某駭而奔。婦追逐至大堂。某反身顧見婦已及其後。無可逃避。忽急智生。瞥觀堂口有巨鼓一。革已破。遂鑽而入。婦乃以杖擊鼓曰。人皆學古入官。子乃學官入鼓。麼。

●數目詩

(少 芹)

粵人某嘗作一至十數目詩。余曾見其作數目詩二絕。較古作一去二三里之句。有過之無不及也。亟錄如下。一姐不如二姐嬌。三寸金蓮四寸腰。買得五六七錢粉。裝成八九十分標。初九夜月八分光。七個仙女伴六郎。五更四次敲三點。二人同睡一張床。

●乞丐威風

(寄恨)

一丐求乞於人。人謂之曰。汝年紀青青。應該力圖上進。何故專乞別人嗟來之物。恥莫大焉。丐答曰。我好。好。求。乞。於。汝。肯。不。肯。憑。汝。自。己。主。權。汝。既。非。吾。親。族。又。何。故。深。來。責。我。須。知。窮。人。亦。是。一。個。國。民。當。年。也。曾。上。過。勸。進。表。於。洪。憲。帝。後。來。又。去。打。過。議。員。試。問。汝。等。庸。庸。碌。碌。一。錢。如。命。能。及。得。我。之。威。風。否。耶。

●男女之比較

(寄恨)

夫妻二人彼此閒談。妻問夫曰。汝等男人。與女人比較起來。究竟誰貴誰賤。夫答曰。女人依人成事。何得言貴。若說女人果貴。何以人家常喜歡育男。偏不喜歡育女哩。妻曰。否。否。若說女人不貴。何以汝等買來的小說。其封面上。本本都畫着美人呢。

●誨淫不誨盜

(寄恨)

某妓生涯惡劣。頭面插戴。多係贗鼎。一日。出局侑酒。客人譏之曰。卿一向時髦。今插戴首飾。誠珠圓玉潤。其值必重於連城矣。妓知其諷。已。即。應。之。曰。儂。近。來。蒙。大。少。照。應。生。意。到。也。不。惡。區。區。首。飾。有。何。稀。奇。所。以。用。此。贗。物。者。實。為。現。在。世。界。人。心。不。古。吾。輩。既。已。誨。淫。安。可。再。前。去。誨。盜。耶。

●鬼燐出現

(寄恨)

一鄉人初至上海。見電燈廣告。乍明乍暗。語人曰。我想上海地方怨鬼之多。甚於他處。此等鬼物。想多是電車碾斃者也。人異而詢之曰。君何由知之。答曰。汝等老於海上。皆因黃浦水吃得太多。以致糊裏糊塗。不若我。初至是地。萬分明瞭。你看這半明不滅之物。若不是個鬼燐。出現畢竟還有何物呢。否則想這大行家。就是要多點幾盞街燈。難道尙缺少煤油不成。

●罵丈人

(寄恨)

士人某。家極貧。善談諧。年逾而立。尙未有室。人謂之曰。君年已長。中饋猶虛。如此過去。恐爾子爾孫。永無出頭之日也。某答曰。爲此我心至怨。非汝所知。人又曰。想怨汝父母。未了子平願耳。某答曰。父母恩同罔極。焉可怨。我不怨別的。獨怨我的丈人。與我一樣。不肯上進。偷渠早些成室。養幾個兒女。下來。我又何患無妻子。耶。聞者大噱。

●女郎妙舌

(寄恨)

有男女二學生。同校肄業。男生見女生貌美。欲效自由結婚之故智。一日謂女生曰。我愛卿之心甚篤。欲得卿爲未婚之嬌妻。卿其許我否。女生答曰。奴但求常作君未婚之妻。於願已足。他豈敢復有希望哉。

●醜婦變相

(寄恨)

一婦甚奇醜。面扁眼凸。鼻歪唇撇。人多厭之。一日問其夫曰。妾貌甚陋。君憎我否。夫答曰。無他。今而後我願天天同汝到新世界。或樓外樓。前去白相。勝如悶坐家中多多也。婦答曰。君安有如此閒錢。可以常去白相。答曰。我家雖然無此閒錢。然爲卿故。不得不如此耳。因新世界有十樣鏡。樓外樓有哈哈亭。汝天天

照去能使扁者復圓。凸者成凹。歪處自正。掀處旋平。夫然後得遂我之所欲也。

●媚我必非賤丈夫

(寄恨)

一女在姊妹道中。自誇貌似天仙。美不讓人。人多笑之。女伴中有人戲之曰。東鄰生某。貌既不揚。見姊目灼灼如賊。其意欲想吃天鵝肉。足見賤丈夫之妄想耳。女答曰。非也。彼媚我者。其貌必能敵我。斷不至於不揚。何得以賤丈夫目之耶。

●自以為是

(寄恨)

有借人銀子。屢索不償者。一日途遇索者。責以失信。向與理論。欠者答曰。事雖如此。我亦確有我的理由。君惡能擅自駁我。因思某借君時。前曾大費周折。頗不容易。今借後遲遲歸。趙亦理所當然。君何責焉。

●洞房妙詩

(少芹)

某甲娶一婦。才女也。合卺之次日。賓客齊集。謂新娘子素有詩名。必欲一聆佳句。且欲其暗切昨宵之事。方合。新娘始則避謝不遑。繼為衆客勸之甚。乃曰。妾無才。本不能詩。然既為諸君所迫。姑假唐人詩一用。衆曰。不能。不能。新娘曰。此詩雖非己作。然諸君讀之。實與妾如出一口。不但切合昨事。而且語令滑稽。衆可其請。新娘曰。唐人有洞房昨夜停紅燭。四句詩。請諸君於每句上去首二字讀之。客中有一素熟讀唐詩之某甲。即吟曰。昨夜停紅燭。堂前拜舅姑。低聲問夫婿。深淺人時無。甲吟未已。座客無不捧腹。謂末二句妙不可階。

●孝子嘗糞

(少芹)

某甲放誕風流，慣喜尋花問柳。父死，某在家守制。見東鄰有女甚美，相與目成。女知某之羨，已顏色。乃潛約某。夤夜間踰牆至其家。某諾之。夜深某遂赴約。既達彼院，因不識路徑，誤墮入糞坑內，致眼耳鼻皆沾污穢物，乃垂頭喪氣而返。久之，事爲外間所聞，有滑稽家著俳體一首以嘲之。其末二句云：尊翁昨已歸西去，嘗糞猶思孝。老親可謂謔而虐矣。

●集四書句

(少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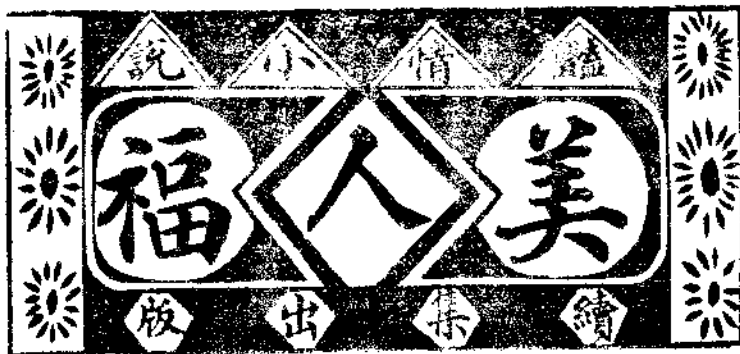
滑稽家某君善集四書句，運用如己出，妙造天然。一日閱子見南子章，乃集句曰：子見南子，望望然去之。若將挽焉。子路聞之，喜曰：有是哉！子之迂也。邦君之妻，國人皆曰：可。夫子拒人於千里之外，何也？子曰：吾老矣，力不足也。子路曰：若由也，與之處比及三年，見其二子焉。夫子聞之，勃然變乎色，曰：野哉，由也。是無君也。可殺。子路曰：請輕之。子曰：割雞。

謎



海

告 廣 書 新 局 書 華 國



美人李定夷先生生平第一部傑作
 編者自二十一回至四十一回
 路集自二十一回至四十一回
 先生刻意經營不稍懈怠
 愛諸君來函不稍懈怠
 不可得矣因是此書
 初集尤佳出書
 優點初集尤佳出書
 而德而比而無不與
 亦可驚優點二
 不年已不易而此
 所見優點一
 同與精而無不與
 四三黃精而無不與
 點點四三黃精而無不與
 劉一性實愛國而無不與
 十八景無一遺道
 往以遊覽優點五
 以發國人世界知識優點六
 皆麟之季節留學
 育麟之季節留學
 之外凡書初集者不可不讀也
 六角分半購預約券者可持券來取

事 人 美 書 奇 子 女



驚湖翠水散人所著女子
 子一書意緒綽綽有餘
 潔中鏡子友偶小古偶
 秋小神書張張香
 夜如虛雲卿都
 委婉屏其紅
 界之最奇小說
 值者精付石印
 包校訂
 冠以題辭
 趣與全四册連
 布套而定價
 五角現已出
 版 幸速購取



謎 話

●別有會心室談虎

(惟一)

性之所好。心即隨之。故凡作一事。營一業。苟屬所嗜。則朝夕孜孜焉以研求。雖奇寒盛暑。莫之輟也。喜作謎者。何獨不然。耽於斯道。寢食至廢。天氣和暖之時。閒遊野外。一草一木。一花一鳥。每思攬為謎材。即讀書詠詩。口誦心維。往往不審正義。偏與幻想。子路可作陰道。夫子可作良人。類此者。指不勝屈。正未審其心理之奚若也。亦以愛之成癖。不期而然耳。至友謝化身。極喜謎學。每蒞一處。目之所接。恒取為資料。予於居室之東偏。築小樓一。左竹千竿。右松一株。稍具幽靜之致。室內復懸漁樵耕讀綾畫四軸。各附題句。為名家王琳手筆。以資點綴。化身流覽之餘。謎思汨然而來。曰。環觀四境。所在都可為謎材。竹千。个。可猜。君子多乎哉。孤松。可猜。大夫。一位。漁。聯題句。非曰。今日。臨淵。得意。歸乎。猜以。詞牌。漁家樂。寧不。流動。耶。樵。聯題句。非曰。相逢。話到。投機。處乎。猜以。詩品。如。見道。心寧不。深切。耶。無意之中。叠得佳謎。脫非慧心。曷能致此。夫謎之最佳者。貴夫面用成語。果得表裏配合自然。端莊流利。若上數謎。均能銖黍莫差。是不啻當

日王琳代爲効勞。以供化身此時之用。遇合之巧。有如是耶。

聊齋誌異。取材極博。描摩盡肖。其筆墨之簡老。結構之精深。誠千古無兩。固家置一編。而人之所常閱。常讀者也。製謎者恒取以爲謎材。然區區三百餘目耳。稍加記誦。則可無遺。卽或腦力薄弱。記憶不真。開卷搜尋。頃刻亦得。故聊目之謎。勿論如何精深。一時不能揭去。逾日亦必洞穿七札。若稍隣平易。更如秋風掃落葉。一霎時捲得乾乾淨淨。然予固喜作此。今春二月。復奪得錦幟。越一月。設燈南市。以爲覆標計。是夕。懸聊目幾盈十則。華表射花。姑子箎射雙燈。周易射秦生地球。分五大洲射陸判。賈蘭射珠兒。故人之室射鬼妻。土豪射黃英。莫說我狂射顛。道人均先後被人命中。惟『清風明月豈無價』。『春蘭』兩條。始終不致被人猜破。實緣僻典異書。少有入目。隱晦難人。自矜淹博。予信背乎忠恕之道乎。然不若是。必如鏡花緣所云。糊迹未乾。便被狂風捲去者。故予使弄狡猾。而作以上二謎也。清風明月豈無價。卽射四十。千耳。春蘭。卽射申氏耳。却是依附典故。參以意匠。有若韓文杜詩。字字咸有來歷。姑蘇州學之南。積水瀾數頃。旁有一小山。高下曲折相望。廣陵王所作。旣積土山。因以其地瀦水。今瑞光寺卽其宅。而此其別圃也。及慶歷間。蘇子美謫廢。以四十千。得之爲居。傍水作亭曰滄浪。歐文忠公詩。所謂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祇賣四萬錢者也。四十千。謎其卽本此。謝小娥。豫章人。生八歲。喪母。歸歷陽。俠士段居貞。其父蓄巨產。隱名商賈。間常與居貞合買。往來江湖。遇盜劫金帛。父若夫死之夜。小娥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數日。復夢其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自解悟。廣求智者辨之。有李公佐者。爲之發明隱文云。車中猴。車子去上下各一畫。是申字。又申字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東。乃蘭字。

殺若父。申蘭也。禾中走。是穿田過。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畫。下有日。是春字。殺若夫。申春也。申氏之謎。亦即本此。此事詳見唐代叢書。未寓日者。何由着想。無惑乎續掛幾次。而未能打破之也。然終難逃冷僻之譏。

謎 錄

內廷值宿

四子一

館於上宮。

三人迷路

四子一

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嫁作商人婦

四子一

歸市者。

秋風雁塔報題名

四子一

時舉於秦。

竹有貞節

四子一

君子之守。

可以去

四子一

得行道焉。

見色心喜

四子一

則爲容悅者也。

天后

四子一

克配上帝。

承召謹謝

四子一

請辭。

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

四子一

故久而後失之也。

喜亂

四子一

反其所好。

貢馬

四子一

晉之乘

桐子

四子一

其生也榮

夷子曰

四子一

言及之

不稱

四子一

未可與權

門雖設而常關

唐詩一（雙繫鈴）

出塞復入塞

溶溶月色池塘柳

唐詩一

清輝澹水木

喪明之痛

唐詩一

感子故意長

思立

唐詩一

空憶謝將軍

長城遠眺

唐詩一

萬里眼中明

狄梁公登太行山

唐詩一

白雲迴望合

羣玉山懷古

唐詩一

穆王何事不重來

弄璋之喜

唐詩一

人生如此自可樂

七秩

唐詩一（升冠）

少年十五二十時

太陰

唐詩一

總爲浮雲能蔽日

初見

唐詩一

相逢何必曾相識

黯然銷魂

唐詩一

別有幽愁闇恨生

包

息媯不言

青條

燿

帝館甥於貳室

無違夫子

好女不嫁二夫

此路不通

虎

當年殿脚女

律令

誰是師雄夢裏人

日邊紅杏倚雲開

並頭蓮

新月照溪邊

火

禮記一(卷簾)

禮記一

禮記一

禮記一

易經一

易經一

易經一

易經一

聊目一

聊目一

聊目一

聊目一

花名一

古人名一

字一

神名一

共食不飽

夫人之諱

水曰清滌

不離飛鳥

二女同居

坤道其順乎

天一

其道窮也

狐聯

老龍船戶

雷曹

梅女

凌霄花

華合比

灣

后土

謎 海

謎 簿

禁烟

謎一

不許百姓點燈。

閻羅宴

市招一

包辦酒席。

(以上買叔香著郭蔭葵述)

此路不通

四子一

其回也歟。

恭

四子一

一日暴之。

二

四子一

其中。

樂只君子

四子一

小人長戚戚。

清廷供奉

漢人名

滿龍。

衣錦榮旋

明人名

歸有光。

犧牲一己

周人名一

宰我。

銀樓

字一

銳。

校服

字一

製。

金木火土

字一

沙。

辯護士

字一

讀。

畫裏情郎

詞牌名一 (捲簾格)

漢宮春。

遂迷不復得出路

詞牌名一

誤桃源。

花徑

詞牌名一

章台路

竹梯

曲牌名一

節節高

予

新小說名一

就是我

星月交輝

聊目一

夜明

庶子

聊目一

姬生

觀音像

科學名詞一

自在畫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詩經一句

孔棘且殆

項梁

鳥名一

燕子

(以上斯慕汪著)

兩小無猜

射穀梁一句

不以嫌代嫌也

圍人

又

司馬官也

當洒掃

又

卑者之事也

醫家鍼灸法

又

疾其以火攻也

養由基

又

最善射者也

陳蓮豆序昭穆

又

皆為宗廟之事也

鑽穴相窺

又

蓋以觀婦人也

總 海

寶龜

強弩之末

玩寇

弓弩手

酖毒

對奕

明

妾扶正

帝孽

(以上吳東園著)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蔡之貴者也

著力不足也

此為狎敵也

射人者也

酒而殺之

著以傳著

日繫於月

成之為夫人也

不成為君也



癩



專治疹癩疥癬
 痔瘡水皰爛瘡
 粉刺等有大效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每盒洋七角每打七元

上海北京路十五號兜安氏西藥公司啓